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上海太文書局印行



3 2285 0867 1

標點詳註
言文對照
古文觀止卷十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格韻判起一語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一句影射詩人多窮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繫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按古今詩人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惟窮而後工，故世所傳詩者多出于窮人之辭。一語點正引出聖俞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進五十，猶從辟書，為人

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辨書聘書也，為人佐如作幕賓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語出文章為詩作陪引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方正點世既知之矣，而未

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

MG
H194.1
42
44

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此段正寫聖俞之詩窮而後工如敘事如發議論合照題意極極

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

次也輒序而藏之詩出作序意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

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並舊所藏撥錄入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說所

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言于聖俞詩中已詳之詳故于序中不復言其所以工也○慨然不盡

【評語】「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通篇寫來低昂頓挫一往情深「若使其幸

得用於朝廷」一段尤突兀爭奇

【白話】我聽見世上說「做詩的人利達的少窮困的多」這話豈真是這樣麼因為世上所傳的詩多出在古來窮人的說話啊大凡士人蘊藏着他所有的學問却不能夠施行到世上來多喜歡自己放蕩在山頭水邊的外面看見那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的形狀往往察探他的奇怪心裏有憂思感情的鬱積他便興起在怨刺方面拿來說寫巨寡婦的所悲歎卻寫出人所難言的隱情大約愈加窮困就愈加工整這麼並不是詩的能夠窮人大約是窮的才能夠工整啊我的朋友梅聖俞少時因為祖上的庇蔭補了一個官累次考進士卻被屈抑在貢司方面窮困在州縣裏凡是十多年年紀到了五十還受人聘書做人家的幕賓鬱抑了他所蘊蓄不能夠發見長在事業上他的家住在宛陵自幼就習學做詩從做童子時候出來的詩句已能驚他的長老既長大學那六經仁義的論說他做的文章簡潔古雅而又純粹不肯苟且求合在世上世上的人只知道他的詩罷了然而當時不論賢愚談詩的必定要考求到聖俞聖俞也自己拿他不得志的意思喜歡在詩上面發揮出來所以他平生所做的在詩的方面更多世上既已知道他了卻是沒有人舉荐他到朝廷上的以前王文康公會經見

了嘆息道：「二百年來沒有這樣佳作了！」雖然知他很深，也到底不會著舉啊。如果使他造化得見用在朝廷，做成雅頌，拿來歌詠大宋的功德，獻上清廟裏去，直追商周，劉頌的著作，豈不偉大得很麼？怎樣使得他到老不能得志，卻做窮人的詩，就只發揮在蟲魚物類，羈愁感歎的說話上，世人只喜歡他的工整，恰不知道他的窮困長久，已經要老了，不可惜麼？聖俞所做的詩既多，不自己收拾他，他的內姪謝景初怕他多了容易散失，啊，拿他從洛陽到吳興以來所做的詩，排成十卷，我會經喜好聖俞的詩，却愁不能全得到，雖然間幸喜謝氏的能分類排列，啊，就做了一篇序，把他藏起來。過後十五年，聖俞因了疾病死在京師，我既經痛哭，了替他做了墓誌銘，因此又到他家裏，尋得他的遺稿一千多篇，和那舊日所藏，揀他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分成十五卷，咳，我對于聖俞詩中，已經論得詳細了，所以不再去說他。

送楊真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官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先自記在事提出學琴悉揚子意在此夫琴之為技小矣，頌及其至也，大者為官，細者為羽，觸觸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憐以急者，懷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伯奇尹吉甫後妻之言，疑而逐之，伯奇事後母，幸自傷，益罪，後死，屈原楚喜怒哀樂，動人必深，仁句為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必如此，此詩等典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

者焉。此極難予友楊君，以得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為尉劍浦。區

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三句總括鬱鬱之意，情至而語深。然欲平其

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讀至此則知通篇之說琴意不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

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冷然

【評語】送友序竟作一篇琴說，若與送友絕不相關者。及讀至末段，始知前幅極力寫琴處，正欲為楊子解其鬱鬱耳。文能移情，此為得之。

【白話】我會經有憂鬱的病症，退回來閒住，不能夠治好啊；後來學琴在友人孫道滋那裏，受那宮商的聲音和幾隻歌曲多時下來，很快樂，他不覺得病症的在身了。想那琴的技藝，也算小的了，論到了極點，大的是宮音，細的是羽音，接着絃索驟然彈起來，忽然的聲音隨情變，聲音急的悽慘的樣兒，很急促，緩的舒暢的樣兒，很和平，像那山崩石裂，高山上瀉出泉水和風雨的夜裏，到啊，像那怨夫寡婦的歎息，和雌雄兩聲，雍雍和睦的互相叫啊。他的憂深思遠，便是舜和文王孔子的遺音啊，悲感憂愁，感慨憤激，便是伯奇孤子，屈原忠臣的所歎息啊。喜怒哀樂的情節，感動人心，必定深刻，却是純古淡泊，和那三代之的說話，孔子的文章，易經的憂慮，楚辭詩經的怨恨，諷刺，沒有什麼兩樣。凡是能夠聽他在耳裏，應他在手上，取他和平的聲音，發散他的滯鬱，舒寫他的幽隱思想，那末在感人的方面，也有極至的道理呢。我的朋友楊君，喜好求學，能做文章，屢次因攻進士不得志，及到靠上人的蔭籍，做官到劍浦去，小小的地方，在東南幾千里外面，這是他心裏當然有不平的意思。并且他年輕時候，又多疾病，恰是南方少名醫良藥，風俗飲食，總不大相宜，拿多病的身體，有不平的心意，住在不相宜的地方，這能夠悶悶不樂的支持長久麼？然而要平他的心，來養他的病，對於琴上面，却也可以得些公處哩。所

以我做篇琴說，來送他的行，並且邀了道滋酌一杯酒，進一曲琴，拿來作離別的紀念。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修

嗚呼！感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

以知之矣。莊宗姓朱耶名存勗先世唐昭宗李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世言晉王之將終也，

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朱溫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拜為宣武軍節度使燕王吾所

立。燕王姓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為尚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遂稱帝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契丹耶律阿

保德既降而背盟更附于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收而

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鮮卑請其矢，感碑以錦囊，負而前驅，

及劔旋而納之。凱軍勝之樂方其係燕父子之組，守光之父仁恭周德威代燕守光曰候晉王至纔命晉王而擒之函梁君臣

之首，晉兵入梁梁主友貞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之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

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

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抑一段

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復作離神若出書曰：「滿招

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引書作歸隱故方其盛也，舉

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用方其字妙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

笑。伶人樂工也莊宗嘗音律或時自傅粉搨與伶人共戲于庭後伶人郭從謙所殺○又一段抑仍用及其字妙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

可是

所灑豈獨伶人也哉結出正意

【評語】起手一段已括全篇之意次一段敘事中後只是兩揚兩抑低昂反覆感慨淋漓直可與史遷相為頡頏

【白話】咳威震的道理雖說是天命難道不關乎人事麼推原莊宗的所以得天下和他所以失掉的可以知道了世上說「晉王的臨終時候拿三枝箭賜給莊宗對他說道：『梁是吾的仇敵啊燕王是我所親立的契丹和我約為兄弟居然背了我晉去歸梁國這三件事情是我的遺恨啊給你三枝箭你切莫忘記你父親的心志』

莊宗受了箭去藏在祖廟裏過到後來出兵便差官拿一隻羊去祭告祖廟請出這箭用錦囊裹着背了在前面而行等到得勝回軍的時候仍舊把箭歸還到祖廟裏」當他拿縛縛了燕王父子拿木匣感了梁君臣的首級

到太廟裏邊還箭先王報告成功他這時意氣的豪邁可說是雄壯極了及到寇讎已滅天下已定只一個人夜裏一喊亂黨四面響應倉倉皇皇向東奔逃沒有看見賊人那些兵將已經離散若臣嚇得你看我我看你不知

道歸那裏去竟至于向天罰誓將斷頭髮眼淚落下來溼了衣襟又何其這樣衰頹呢那裏是得天下來得誠難

失天下來得容易麼還是照樣他成敗的蹤跡却都在人自己所做麼

書經上道：「盈滿就招着缺損謙虛才受到益處憂愁勞苦可以與國放逸安樂可以亡身」這是自然的道理啊所以當他興威的時候天下的豪傑沒有能和他爭雄到他衰敗的時候幾十個樂工困迫了他弄得身死

國亡被天下人恥笑想那禍患每伏藏在忽略的中間那智勇多受困在素所溺情的裏面豈單是這樂工的事

情呢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自來場與寺只是並提此特與極加

盼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先總學二語是宦者為害之根下文俱從此轉出能以小善中人之意

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謂者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謂者之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謂者之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至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謂者之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挾謂者之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謂者之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謂者之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謂者之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謂者之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謂者之

可為千古龜鑑。

【白話】自古以來，那太監亂人的國家，他的根源深是女子的禍患。女子不過姿色罷了，太監的害處，不是一椿

哩，因為他的用事呢，親近而又習狎；他的存心呢，專一而又殘忍。會拿小善中人的意思，小信結人的心志，使得人主必定信任而且親熱他。等到已經信任，這就拿禍福來恐嚇他，把持一應政權。雖有忠臣賢士在朝廷上面，却是人主心裏，以為離自己來得疏遠，及不到起居飲食前後左右的親近，來得可靠啊。所以前後左右的人，一天親近是一天，那忠臣賢士便一天疏遠是一天，弄得人主的勢力一天孤單是一天，勢力一孤單，便怕禍的心一天一天的利害，却是把持的手段一天一天的牢固，安危出于他的喜怒，禍患伏在宮帷裏面，那從前當他可靠的，却就是以為禍的了。到了禍患已深，這才覺悟，要和疏遠的臣子，算計左右的親近，遲緩些處，便養着禍根，却格外變深，緊急些處，便挾了人主作為抵當物。雖則有聖智的人，也不能替他計劃，計劃了却不能做到，做了却不能成功，到了極處，便要俱傷兩敗。所以大的就要亡國，次之就要亡身，却使得一班奸雄，得借此為題，起來做事，甚至搜出他的種類，完全殺掉，拿來快天下的人心才罷。這是前朝史上所載太監的禍，常常是這樣的，不止一代了。

想那做人言的人，並不是要養禍在內裏，却離開忠臣賢士在外面，也是慢慢積成，弄得勢頭使他這樣的啊。那女色的迷人，不造化不能覺悟，便禍患到了，設使他一覺悟，扯着頭髮擲出去就是了。太監的為禍，雖則要懊悔覺悟，却是勢頭上有不能夠驅除他啊。唐昭宗的事情是了，所以說深是女禍的緣故，就是這個啊。好不警戒麼。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富貴歸故鄉，猶言畫堂而歸，榮如之，史記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畫堂之說，本此。四句，乃一篇大意。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

子不禮於其嫂，蘇秦字季子，說秦大困而歸，嫂不為炊。買臣見棄於其妻，朱買臣家貧，採薪自給，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待吾富貴，當報汝妻怒。曰：從君

能險死一且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
 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歷數世能及此
 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數句收語前惟大丞相
 魏國公則不然。韓琦字稚圭，封魏國公，相去人也。相州在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伏乞起下意。世有令德，為時名卿。
 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
 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二句起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
 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翻季子買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為公
 貴。高牙，通轡之牙，大纛，車上用旗，纛，旗也。桓圭，三公所執，袞裳，三公所服。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
 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此又道公平
異於季子公在至和中，至和，仁宗年號。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以武康節度來治相州，是富貴而歸故鄉也。乃作畫錦
 之堂於後園，點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
 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就詩中之言
而不以畫錦為榮故能出入將相，公先經略西夏，後同平章事。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夷平時，險處難至
 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在
說臣前後凡七十餘疏，及為相，勸上早定皇嗣，以安天下。故曰臨大事云云。此段所稱皆是實事，勿無深美。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披絃歌者，前
勳金石，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一書錄文只一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

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註出作

【評語】魏公永叔皆以書錦爲榮者起手便一筆撇開以後俱從第一層立議此古人高占地步處按魏公爲相永叔在翰林人曰「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卽書錦堂記以永叔之澤采著魏公之光烈正所謂天下莫大之文章。

【白話】做官做到了將相富貴回到了故鄉這是人情的所榮耀也是現在和從前所同的啊大約讀書人在窮的時候困厄在家鄉地方平常人和小孩子都要輕視而且侮辱他像那蘇秦不被他嫂子所敬禮買臣被他家妻子所棄絕一天發了迹坐著高車駟馬旌旗引導在前衛隊擁護在後兩邊路上的人交相挨著肩頭躡着腳迹觀望嗟歎那個所謂庸夫愚婦的人奔走不歇驚駭汗出羞恥慚愧俯首伏地來自己懊悔認罪在車塵馬足的中間這是一個讀書的士子得志在當時那意氣的雄威當初人比做穿著錦繡衣服的榮耀啊。

只有大丞相魏國公不是這樣公是相州人啊世代有好德行做當時有名的公卿從公少年時候已經中了高科做了大官海內的士子們聽在下風望著餘光的大約也有年代了所說將相和富貴都是公所該一向有的不像那窮厄的人僥倖得志在一時出乎庸夫愚婦的不料因此驚懣而且誇耀他啊那末高牙大纛不足以算公的榮耀桓圭衮裳不足以算公的貴顯惟獨恩德及到百姓功業施在國家刻在鐘鼎碑石譜入音樂詩歌拿來光耀後世傳下去沒有窮盡這是公的志願却是士子們也拿這個希望公的豈單是誇在一時榮在一鄉麼？

公在至和年間曾經因是武康的節度來治相州就築一座畫錦堂在後園中後來又刻詩在石上拿來留給相州人他的話說拿快意恩仇誇張名譽爲可鄙薄却是不拿前人所誇耀的算榮華且以爲警戒在這上面見出公的對於富貴是怎樣那他的志向豈容易測度呢所以能夠出將入相勤勞在王家太平和患難總是一樣至于臨到大事決斷大議垂了衣帶執了笏板不動一點聲色却治理得天下像大山一般的安穩可算是擔任

社稷的重臣了，他的大功盛業，所以銘刻彝鼎，和諧在盛歌的，却是國家的光輝，不單是鄉里的榮耀啊。我雖不得登公的堂，幸喜曾經私誦着公的詩，快樂公的志向，得有成功，却喜歡為天下人稱道，啊因此做這篇記。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除之明年，滁公守是州夏始飲滁水而甘。始飲而甘，明初至滁未幾知水甘也。只此句意極含蓄。問諸滁

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出其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上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

一中有清泉，淪淪上，然而仰出。泉俯仰左右，顧而樂之。左於是疏泉鑿石，闢地

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出亭以上叙亭之景，蓋之勝。未帝與滁人句為下文發端。張本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

地也。五代梁晉晉漢周也。歐陽修忽開十景結構。昔太祖皇帝通嘗以周師破李景廟兵十五萬於清流山

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周主梁世宗在淮南，唐人恐皇甫暉姚鳳所為用武之地，不能以樂以起下文。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闕，欲

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在深情是龍門得意之筆。自唐失

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上聲。若開一及宋受天

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削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

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

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

於百年之深也。歸重上之功德，是為樂之所由來。凡作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

許

愛其俗之安閒。應舟車商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閒，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

幽芳春而蔭喬木夏，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增刻呈露清爽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

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與滁人在遊句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

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結出作記意應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

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地極清壯

【評語】作記遊文，却歸到大宋功德，休養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闊大。其俯仰今昔，感慨係之，又增無數烟波，較之

柳州諸記，是為過之。

【白話】修既治滁州的明年，到夏天才飲着滁水，覺得味很甘美，便問了滁人，才得到這水源在州南百步的遠

近，這上面有一座高山，聳然的特立，下面有一個幽谷，竊然的深藏，中間有清潔的泉水，淪然的朝着上面流出

來，上下左右看着很為快活，因此就疏鑿泉水，鑿開山石，開闢一塊地方來築座亭子，好和滁人遊玩休息在這

裏。

滁州地方在五代爭戰的時候，是用武的地方啊。從前太祖皇帝會經領了周兵破李景的兵十五萬，在清流

山下活捉他的將官皇甫暉，姚鳳在滁州東門的外面，便因此平定滁州。修會經考察他的山川，尋經他的圖記

升到高處去望清流關口，要訪求暉、鳳被擒的地方，却是訪求不着，因為當時的老輩總沒有存在的了。現在天

下的太平已經長久，沒有人記得了。

自從唐朝政治不修，天下分裂，豪傑合齊興起，爭奪地方，到處成為敵國的那裏，數得清呢。到宋朝受了天命，

聖人出世，那四海便歸統一，向來倚靠地方險要的，逐漸剝削消磨，在百年的中間，盡絕了，只見那山高和水清，

要問他的事蹟，却是遺老都不在了。現在滁州夾在江淮的中間，凡是舟車商賈四方賓客，多走不到的，百姓也

不見外面的事情，只安安逸逸在田畝衣食方面，靠着樂他的生，送他的死，却那曉得皇上的功德，給百姓休養生息，涵濡煦育到百年這樣的深遠呢？他的來到這裏，樂他的地方僻靜，而且事體簡單，又愛他民俗的安閒，既然得着這泉在山谷的中間，就天和滁人舉着頭望那高山，低着頭聽那泉水，採取幽香的芳草，此處高大的樹木，到了秋冬時候，風霜冰雪，佈滿山林，更覺別露清秀，四時的景緻，沒有那一時不可愛。又幸而這裏的百姓快樂他的年歲物產來得豐盛，却歡喜和我同遊啊！因此照這裏的山川道達他風俗的良好，使得百姓知道所以能安享這豐年的快樂，這都是幸而生在太平時世啊！想那宣傳皇上的恩德來和百姓共同快樂，是做刺史的職事啊！就此記出來稱名這一座亭子。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滁川名在淮東。一也。字領起下文許多也字。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從山畢出。西南諸峰。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從琅琊山。琅琊山。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從泉。泉聲迴響，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從泉。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出作亭。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出名亭之人。法只應云太守也。又亦自謂二字，因有下注故耳。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接一句注自名亭之意。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朝暮之。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四時之。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樂字起下文數樂字。又總收朝暮四時申出。

至於下段，負者歌於塗，行者休

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上，僂，僂不，提攜，僂也，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

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冽，冽也，山肴野蔌，蔌，蔌也，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

也。先記滁人贊次，宴酣之樂，非絲非竹，下句實，射者中，中，中，奕者勝，奕，奕也，觥籌交錯，觥，觥也

所以，坐起而喧嘩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乎其中者，太守醉也。太守自醉已而

記下，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歸時，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

禽鳥樂也。歸後景，太守去賓客亦去，太守去又，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

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刻畫四語從前并，醉能同其樂，醒

能述以文者，太守也。作意，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記姓名

【評語】通篇共用二十個也字，逐層脫卸，逐步頓跌，句句是記山水，句句是記亭，句句是記太守，似散非散，似

排非排，文家之創調也。

【白話】環着滁州四面都是山啊；他的西南許多山峯，樹林溪壑，尤其來得好，看，望了去幽暗的樣兒，很深秀的，

是琅琊山啊。沿着山走進去約六七里遠，漸漸的聽得水聲潺潺，却瀉出在兩峯中間的，是個醜泉啊。山峯回環，

路徑旋轉，有座亭子，舒張着靠在泉水的上面，這就是個醉翁亭啊。造這亭子的是那一個呢？山上的和尚名智

仙啊。題這名字的是那一個呢？就是太守自己稱說的啊。太守和客人來這裏飲酒，少飲一點便要醉，却是年紀

又最大，所以自己號做醉翁啊。醉翁的意思，並不在酒上，在那山水的中間啊。山水的快樂，得到心上，却把他寄

在酒上啊。

至于那太陽出來，樹林裏的霧氣就開了；白雲歸來，山中的巖穴就暗了；忽暗忽亮，變化無窮的，是山間的朝

夜啊。野花開起來，便發生一種幽香，好的樹木，長得挺秀，便有濃厚的樹陰，風掃高潔，水落石出的，是山間的西

時啊。早晨去晚間回，四時的景緻不同，那快樂也沒有窮盡啊。

講到那背東西的人，在路上唱着歌行走的人，休息在樹陰底下，前面的人喊着，後面的人應着，彎腰曲背，互相提攜往來不絕的，這是滁州人來遊玩啊。靠着溪水去捉魚，溪水很深，那魚也很肥，釀這泉水來做酒，泉水很香，那酒也很清潔，山裏產的肴饈，野裏長的蔬菜，拉拉雜雜陳列在面前的，是太守在那裏飲宴啊。飲宴的快樂，沒有絲弦，也沒有竹笛，投壺的射中了，圍棋的着勝了，酒杯酒籌，交相錯雜有的坐有的起，人聲喧鬧的，是衆賓客的歡喜啊。蒼蒼的顏色，皚白的頭髮，頰倒着在那中間的，是太守吃醉了酒啊。

停了一會夕陽落下山去，人的影兒，散佈雜亂，這是太守回去，那賓客跟着一同行走啊。樹林陰沉沉的，遮蔽，鳥鳴的聲音，或上或下，是遊玩的人去了，那禽鳥在這裏快樂啊，然而禽鳥知道山林的快樂，却不知道人的快樂，人知道跟了太守遊玩的快樂，却不知道太守快樂他自己的快樂啊。醉了能夠和他們一同快樂，醒了能夠用文字來記述他，就是這個太守啊。太守是那一個呢？就是廬陵歐陽修啊。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號出悚然而聽之。釀字韻曰：「異哉！一初淅
也，繼以瀟颯，移入聲。合風雨句。忽奔騰而砰湃，澎湃。發聲。如波濤夜驚，一風雨驟至，二其觸於物
也，鏗鏘鏗鏘，鏗鏘。鏗鏘。金鐵皆鳴，台。鐵。鏘。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
之行聲。銜枚。所以止語也。枚。形似箸而端有小氣銜於口而繫於頸。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
出視之！」借視聲。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是方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不是視
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色其容清明，天高日晶，晶。精。晶光也。其氣凜冽，其容人肌骨

其意蕭條，山川寂寥。其意 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其意喚出其聲 豐草

緣縈，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未秋 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

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實為秋聲已畢 夫秋刑官也。司憲為秋 於時為陰，以二 又兵象也。主

於行為金。以五 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卿飲酒禮云：天地肅清之義氣也。天之於物，春

生秋實。類字合斷 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商聲屬金，故 夷則為七月之律。夷則七月

律中夷則，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注：剛無餘下，乃從秋轉發悲哉。意嗟

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草木無情而人有情，無情者向有時而飄零 百憂

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人之欲非 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

所不能。人或有時非秋也 宜其漉然丹者為槁木，黖衣。若欲任其憂思，於此身為金石而後可 然黑者為星星。黑髮而變白，猶髮

木之漉而色變，又欲故自尋秋也。衣 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也奈何非金石而欲與草木爭一日

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念此稿木星星乃憂思所致，是自為戕賊耳。亦 童子莫

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出一聲作餘淚

【評語】秋聲無形者也，却寫得形色宛然，變態百出。未歸於人之憂勞，自至少老猶物之受變，自春而秋，凜乎悲

秋之意，溢於言表。結尾蟲聲唧唧，亦是從聲上發揮，絕妙點綴。

【白話】歐陽子正在夜裏讀書聽得有一種聲音從西南方來的，很驚訝的聽着，說道：「奇怪呀！起初來得淅

淅而又瀟瀟，忽然變作奔騰和澎湃的聲音，像波濤的夜驚風雨的驟至。他的觸在物體上，鏗鏘錚錚，金鐵都直

鳴起來，又像赴敵的兵士，穿着枚趕快行走，不聽得號令，只聽得人馬的走路聲音。我對童子說：「這是什麼聲

音呢？你出去看他一看。」童子回來報告道：「星月的光輝皎潔，明亮的天河在天上；四面沒有人聲，聲音出在樹林的中間。」我說道：「咳，悲傷啊！這是秋天的聲音啊！爲什麼到這裏來的呢？因爲那秋天的情狀，他的顏色慘淡，烟霧霏霏，雲氣收斂，他的容貌清明，天高氣爽，日光晶瑩，他的氣候寒涼，刺入人的肌膚，他的意思蕭條，山川都寂寞冷靜，所以他發出聲音來，淒淒切切，呼號奮起。那些豐盛的草木，本來絳縛的，彼此爭榮，佳美的樹本來葱籠的，很可愛悅，如今草一編着了，顏色便要改變，樹一過着了，枝葉便要脫離，他所以摧敗零落的緣故，就是這一氣的威力。」

想那秋天是刑官用事的時候，在時令上屬陰，又用兵的景象啊，在五行上屬金，這是天地中間的義氣，常把嚴肅刑殺的意見，放在心裏，天的對於萬物，春天生長，秋天成熟，所以他在音樂上面，商聲主西方的音，夷則是七月的律，商是悲傷的意思啊，物類既已老了，就要悲傷起來，夷是殺戮的意思啊，物類過于興盛了，就應該遭殺戮了。

咳，草木是沒有知識的東西，有時候還要飄零，人是一個動物，并且是動物中的最靈敏的，百種憂愁感動他的心，萬般事體勞苦他的形，有感動到心裏，必定要搖撼他的精氣，况且還要想着他力量所辦不到的事情，憂愁他智識所達不到的目的，宜乎豐厚紅潤的面龐，變得槁木一樣，黑光可鑑的頭髮，變成花白的顏色，爲什麼並非金石之體質，要和那草木爭一時的榮威呢？想起來是那個去糟塌他的，又何必懷恨著秋天的聲音呢？童子沒有話回對我，低下頭來睡着了，但聽得四面壁根蟲聲唧唧的叫着，好像幫着我的嘆息一般。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維治平^{年號}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尙書都省令史李敷^異，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一生而爲英死，而爲靈^並，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

其不朽者後世之名。許其名傳後世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

引古聖賢一證言其名鳴呼曼卿！呼二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下喚起其軒昂磊

落落，兀岬嶒嶒，安而埋藏於地下者，十餘年，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

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注曰：此從生前想起死後必當化為金石為長松為靈芝奈何荒烟

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燐見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

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吟，非其今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令安知其不穴

藏狐貉與麕兔。悲其後此自古聖賢亦皆然，今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又虛

聖賢皆然嗚呼曼卿！呼三感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隔打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

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自述傷感尙饗

【評語】篇中三提曼卿，一歎其聲名卓然不朽，一悲其墳墓滿目淒涼，一敘已交情傷感不置。文亦軒昂磊落，突

兀岬嶒嶒之甚。

【白話】當治平四年七月某日，具備職官歐陽修，謹差一個尚書部省令史李敬，到那太清地方，用清酒薄肴的

奠品，致祭在亡友曼卿的墓下，并拿一篇文字來弔他。說道：「咳！曼卿啊！你生在世上是個英豪，如今死了成做

神靈，那和萬物一同生死，仍舊歸到無物的地方，是暫時相聚的形體，不和萬物一同消滅，却特出的樣兒，永不

朽壞的，是後世的名聲。這是從古以來的聖賢，沒有一個不是這樣，那著在書上的，明顯得像太陽和星光一樣。

咳！曼卿啊！我不見你長遠了，還能夠髣髴你的平生。在那軒昂磊落，兀岬嶒嶒的樣兒，却埋藏在地下的，想必

不化做爛泥，應該成做金玉的精英。不是這樣，定然生出長松的千尺，產出靈芝的九莖來。怎麼你坟上一片荒

烟許多野草，雜亂的荆棘，橫七豎八的生着，風露下，走的是燐火，飛的是螢光，只看見牧童樵叟，口裏唱着歌，或上或下，和那鶯鶯駭駭，悲哀不進的在那裏啼叫。現在已經這樣，再過了千秋萬歲下來，那裏知道不是洞裏藏着狐貉和鼯鼯呢？這是從古以來的聖賢，也都是個樣子的，單看不見那接連的曠野和荒城麼？

咳！曼卿啊！成表的道理，我固然知道他是這樣，却是感念從前的事情，悲涼悽慘，不知不覺當着風露下，眼淚來，有慚愧那「太上忘情」的一句話，還望你來享我的祭祀。」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乎！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瀧岡在江西吉安府永豐縣新華也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讓出種種恩榮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為下始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塊之植，以庇而為生。」十句詩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反賦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起下能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一敘汝父之孝，謂汝父之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讀語更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願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常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一敘承

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
 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
 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正訖
 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生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
 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謂死獄求生之語。送至此不勝歎楚。其平居教他子弟，常
 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雖情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雖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
 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段
 蘇籍，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_乎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
 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一總東政語有收格。以上達太夫人之言。修泣而志之，不敢忘。特授先公少孤力學，
 咸平_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
 九。葬沙溪之瀧岡。一段詳公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
 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一段詳太夫人自其家少
 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
 也。」一幾知後來德節之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
 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一段又表太夫人安於儉德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
 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

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禮記：七十曰老，而後稱大夫。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詳前年數應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嘉祐：宋仁宗年號。軒轅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一段放出自己出，處及歷朝實錄。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此段歸美祖，先方入己意。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名言至理，足以論事。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二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總發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總收父母教，諫言約而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指出己之立身本，指出自之立身本。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翌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評語】善必歸親，褒崇先祖，仁人孝子之心，率意寫出，不事藻飾，而語語入情，祇覺動人悲感，增人涕淚，此歐公用意合作也。

【白話】咳想我的亡父崇公，卜葬在瀟岡以後六十年，做兒子的名修才能夠立着墓表，在他的墓道上，不是敢遲緩啊，因為有所等待啊，我修不造化，生下來才四歲，就亡了父親，太夫人自己罰誓守節，居在窮苦的境地，靠自己力量去謀衣食，拿來養我，教導我，使得我到長大成人。太夫人告訴我道：「你父親做官廉潔，而喜好布施，又喜歡接待賓客，他的俸祿雖微薄，常常不使他積下來，說道：『不要拿這金錢來累我的清白。』所以他死了以後，沒有一片瓦的遮蓋，一畝田的種植，好拿來作為生活，我有什麼倚靠，却能夠自守呢？我對於你的父親，略知道他一二件事情，因此有希望于你啊。自從我做你家的媳婦，不會得侍奉我姑，然而知道你父親的能夠孝養啊，你早孤而年幼，我不能知道你一定能有成就，然而知道你父親一定要有好後代的啊。我在才嫁來的時候，你父親除了母親的喪服，才過了一年，逢時過節，祭祀到就要流着眼淚，說道：『祭祀再豐盛，此終不及活在世上奉養的菲薄啊。』有時候自己吃着酒菜，又流着眼淚，說道：『從前常不豐足，現在卻有餘了，但是怎麼得及奉養呢？』我起初一兩次見他這樣，以為新近免除喪服，偶然有所感觸罷了，到後來竟常常是這樣，直到一世過完，沒有不是這樣。我雖不會得侍奉我姑，却是因此知道你父親的能夠孝養呢，你父親做官的時候，曾經夜裏燃燭，治理官家的文書，屢次手開了數息，我問他便說道：『這是犯罪的案件呢，我想救活他的性命，會得能夠啊。』我說道：『性命可以救得轉麼？』你父親說道：『要救他的性命，實在不能救，那犯犯罪的人，和我都沒有冤枉了，況且有能夠挽回的麼？因為他有能夠挽回，便知道不想法子去救他，因此送命的便有遺恨了，想那常常想法子要救活他，還未免有失誤處，弄得他到死的地步，何況世上做官的人，常常要想法子定他的死罪呢？』回過頭來，看見乳娘抱着你立在旁邊，便指着你嘆口氣，說道：『那算命的人，說我年紀活到成年上，就要死了，如果他這話是真的，我來不及見這小兒成立了，後來須拿我的說話告訴他。』他平時在家裏，教訓別房子弟們，也常用這話，我聽熟了，所以能夠詳細記得的。他在外面做的事情，我不能夠知道，他住在家裏，沒有一點誇張文飾的事體，恰是所做的都像這樣，這真是根本在心裏發出來的，咳，他的心是注重仁仁的方

面麼？因此我知道你父親必有好後代啊！你總要勉力遵行他的說話，想那奉養不必豐盛，全然在乎孝順；利益雖不能夠遍及到萬物，全然要他心裏重在仁厚一邊，我沒有別的話教導你，這是你父親的心志啊！」

當時修一面流着淚，一面記着他不敢遺忘。先公在少年時候就沒了父親，極力研求學問，咸平三年上，中了進士，做着道州的判官，泗綿二州的推官，又做秦州的判官，活到五十九歲，葬在沙溪的瀟岡。太夫人姓鄭氏，他父親名諱德儀，世代是江南有名望的家族。太夫人恭敬儉約，仁愛而有禮節，起初封着福昌縣太君，後來進封着樂安安康彭城三郡的大君，自從他在家微賤的時候，治理他的家庭，統用儉約的章程，後來常不使過度。說道：「我的兒子不能夠苟且迎合在世界上，儉約淡薄，正所以預備過患難的日子啊！」

後來修被貶謫到夷陵地方，太夫人談笑自若的說道：「你家裏本來是貧賤的，我處這境界，很弄慣了；你能夠安逸的過着，我也安逸的過着便了。」自從先公的去世二十年，我修才得着俸祿來奉養母親，又過十二年，做官在朝廷上面，才得着贈封到尊親，又過了十年，我做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在南京地方，太夫人因病死在衙門裏面，活着年紀七十二歲，再過了八年，修是一個沒才學的人，竟進用爲副樞密使，就此參與政事，又過七年，便罷官不做，自從登了二府天子推廣恩典，褒封我的三代，因爲從嘉祐到現在，趁着國家有大慶的事體，必定要加榮寵的賞賜。

到這時候，我小子修哭着說道：「咳！爲善沒有不報的，不過遲早有沒定的時候，這是道理上的常情啊！想我的祖考積累善事，成就德行，應該享受隆盛的報施，雖然不能夠及身享受，到但是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在有三朝賞賜的恩命，這樣也足以表見在後世，庇蔭他的子孫了。」那麼就列敘世代的家譜，完全列在墓碑上，既而又載我先父崇公的遺訓，太夫人的如何教導，和有所希望于我修的話，一起揭不立碑在墓前，使得人家知道我小子修的德，豈能淺達了時，機竊取官位，卻造化能夠保全大節，不至于辱沒先人的，他的來由，自有根本的呢。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威公威公即桓公因齊宗廟改桓為威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功業管

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穆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湣公子商公子

其禍蔓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禍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

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管仲

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用之者威公也責威公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

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

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管仲稱桓公問曰舉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若公曰

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

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

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有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響不然天下豈少三

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

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何如對曰自官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

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入管仲罪處全在此段以下反覆暢發此意

嗚呼仲以為威公果

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

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有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

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

嗚呼仲

可謂不知本者矣。此句有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

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此段殺身置地代五霸莫感於威文，文公之才不

過威公，其臣以復禮讓先又皆不及仲。靈公文公之虐不如孝公威公之寬厚，文公死，諸

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

有老成人焉。賢而強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以齊

無賢而說。此謂管文案照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未有有君而威公

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見非天下無賢仲之書管有記其將死，論鮑

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管子說疾病到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讎是其心以為

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據仲之書竟以為吾

觀史鮑叔魚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家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

蘧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墮下于我願足矣其子從焉靈蕭何且死，舉曹

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謂二人俱臨死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

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結語

【評語】通篇只是管仲不能臨死薦賢，起伏照應，開闔抑揚，立論一層深一層，引證一段緊一段，似此卓識雄

文，方能令古人心服。

【白話】管仲輔相桓公，做諸侯的霸主，排斥夷狄，盡他的一生，齊國又富又強，諸侯不敢反抗他。到管仲死了，那

豎刁易牙開方這班人用事，桓公死在國家叛亂的時候，五個公子爭奪着要立爲君主。這種禍殃蔓延起來，直到簡公時候，齊國總沒有太平年份。想那事業的成就，不是成在已成的日子，大約一定有個原由。禍殃的興起，不是起在已起的日子，也一定有個預兆。所以齊國的太平，我不說是靠了管仲，卻說是靠了鮑叔及到亂的時候，我不說是害了豎刁易牙開方，卻說是害了管仲。這是什麼講究呢？豎刁易牙開方這三個人，他們固然是亂人國家的人，但是用他們辦事的是桓公啊。那有了嬖方才知道放逐囚凶，有了仲尼方才知道誅除少正卯，那桓公是什麼人呢？但是使那桓公得用這三個人的，是管仲啊。

當管仲病重的時候，桓公問他什麼人可以繼續他的相位。這時候我想管仲方且要舉出天下賢能的人來，回對他，卻是他的說話就不過道：「豎刁易牙開方三個人是不近人情的人，不可以親近他罷了。」咳，管仲以爲桓公果真不至于用三個人麼？仲和桓公相處有好多年了，他也知道桓公的爲人麼？桓公對於聲音方面，不絕在耳朵裏，對於女色方面，不絕在眼睛裏，如若不是這三個人，就不能合到他的心意。他們起初不能夠用事的緣故，只不過因爲有管仲罷了。一天沒有管仲，那末這三個人可以彈彈帽子，交相慶賀了。仲以爲將死的話，可以縛住桓公的手足麼？想那齊國不愁有這三個人，卻愁沒有管仲，有了管仲，那末三個人是三個平常的人罷了。要不是這樣，天下那裏少這三個一流的人物麼？便是桓公幸而聽仲，殺了這三個人，但是其餘的人，仲能夠完全的除掉他麼？咳，管仲可以算不知道根本的，了趁著桓公的問，便舉荐天下賢明的人來替代自己。那末仲雖然死了，恰是齊國不好算沒有仲啊，又何愁這三個人呢？就是不說他也使得的。

在五個霸主當中，沒有與成是桓文公公的才幹，不比桓公好，他的臣子，又都不及管仲。靈公的暴虐，不像孝公的寬厚，文公死了以後，諸侯不敢反抗，晉國晉國承襲了文公的餘威，還能夠做諸侯的盟主，到一百多年，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他的國君雖然不好，卻是還有老成的人在着哩。桓公的死後，便一敗塗地，不要疑惑啊。他單靠著一個管仲，那管仲已經死了，想那天下並不是沒有賢德的人，大約有好臣子，卻沒有國君能夠用他罷。

了桓公在世的時候，卻說天下不再有管仲這個人了，這句話我是不相信的。

管仲所遺的書有記他將死的時候論鮑叔賓須無的為人，並且各自批出他們的短處來，他的心以為這幾個人都不足以託他國家的重任，卻又預知他將要死了，這樣說法，他書上的話，荒誕不經，不足相信的啊。我看那個史鮑因為不能進用，遂怕玉和斥退，彌子瑕，所以有死後的諫諍，蕭何臨死的時候，推舉曹參來代己，做大臣的用心，應該是這樣的呢。想那國家因着一個人與旺起來，也因着一個人弄到亡滅，賢明的人，不悲傷他自己身子的要死，卻憂愁那國家的要衰敗，所以一定要再有賢人來替代，這才可以放心死去。那管仲這人是怎樣死的呢？

辨姦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謂成謂成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惟靜故能知微，此先生自真之言也。謂成三句言安石。

必見天下必見天下，但靜以觀之，自見處處皆起全篇。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礎，柱下石也。月旁昏氣，日暈，柱下石也。月旁昏氣，日暈，柱下石也。月旁昏氣。人人知之。天地陰陽之事，人無不知。

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

而賢者有不知，賢者有不知，生與非公亦勸先。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晉惠帝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令，皆嘗讀此論。少時，山陽人見之，必笑。他日，若得志，吾族無遺類矣。

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唐德宗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杞視盧有才，雖子孫無遺類矣。

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至不求，與物浮沉，無慮相使

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反照神宗伏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

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無王銜之虛名。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

而用之？下照神宗伏盧杞之姦。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此段言銜相之姦未甚，

待其過惠帝，德宗而為盧杞正形，安石為極姦。今有人安石，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

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有王銜之虛名。而陰賊險狠，與人異

趣。須盧杞。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厥後卒生境康之禍。夫面垢

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

面而談詩書，因不勝首屈者不洗面。○明指安石。此豈其情也哉！從情動出至姦所，謂見敬知者以此。凡事之不近人情者，

鮮不為大姦。應豎刁易牙開方是也。○注見管仲論中。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入

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神宗。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

特二子之比也。應上二子答。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不微有功，恐使斯人而

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

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章順安石不見用，使天下以吾言為過，毋願安石用使。

【評語】介甫名始盛時，老蘇作辨姦論，譏其不近人情。厥後新法煩苛，流毒寰宇，見微知著，可為千古觀人之法。

【白話】事體有一定要到這樣道理，本來是這樣的，惟有天下沉靜的人，才能夠見到隱微的地方，和知道顯著的地方。月亮四周昏暈了，便要起風，在石底下潮濕了，便要下雨，這是人人知道的。那人事的遷移，理勢的相

乘他疏闊得難以知道，變化得不可測度的，那裏過于天地陰陽的事情。但是實明的每每有不知道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好惡之見，擾亂他的心中，並且有利害二字，奪在他的外面啊。」

從前山巨源看見王衍說道：「羨盡天下百姓的，必定是這個人啊！」郭汾陽見盧杞說道：「這人得了志，我的子孫沒有遺類了。」照現在講起來，這個道理確有可以見出的，但是據我看來，王衍的爲人容貌言語，實在有處欺蒙世上和盜取名譽的，然而他也不害人，也不求人和物類浮沉的過着，假使晉朝沒有惠帝，只要得到一個中等君主，雖有百千個衍從那裏能夠亂天下呢？盧杞的毒險實在足以取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驚動人家，言語不足以眩耀世上，不是德宗的鄙陋昏暗，又怎麼樣就去用他？從這樣說起來，二公的預料這兩個人也或者有不一定是這樣的啊。

如今有一種人，嘴裏講着孔子的說話，身體學着伯夷、叔齊的品行，收羅一班好名譽的脚色，和不得志的人，交相捏造言語，私下立起名號來，以爲顏淵、孟軻又出世了，但是他的陰賊險狠，和別人的意趣不同。這是王衍、盧杞合起來成做他一個人了，他的禍患那還說得盡呢！

想那面上一污穢，不忘記要洗，衣裳一污穢，不忘記要浣，這是人的至情啊。如今却不是這樣：穿着奴隸所穿的衣服，吃着猪狗所喫的東西，像囚犯一般的頭像，居喪一般的臉，在那裏談論詩書，這難道合乎人情的麼？大凡事體的不近人情的，少有不做出大森大惡來，豎刁、易牙開方就是了。用他蓋世的好名譽來濟助他，沒有發現的禍患，雖有希望治理的君主，歡迎賢才的宰相，還要推舉而信用他，那末他的成功，天下下的禍患，一定是這樣沒有疑心的了。非但王、盧二人可以比得上呢！

孫武子說道：「善于用兵的人，沒有很顯名的功勞。」假使這人不被大用呢，便是我的說話過分，卻使得這人有不過的感歎，那個知道禍患的要到這樣麼？要不是這樣，那末天下將來受他的禍患，我却得了先見的名聲，真是可悲的事情啊！

心術

蘇洵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第一段言為將必先治心，此篇每段自為破表而以治心為主。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第二段言舉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所以蓄也。蓄則強，夜則舉，斥堠也。望望也，以望將火也。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雖平敵自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第三段言講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士當得智愚與。第四段言將與於險，鄧艾縋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後漢末與元年，將鄧艾入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至油江，遂至成都，後主稱出降，漢亡。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此段就上段分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

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段言王將當知理勢節三者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

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第六段言主將當善用 善用

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所恃 徒手過蜥，亦 變色而卻步，所恃 無人之情也。知此者，可

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此喻更深一層 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第七段言有備無患之道而更待其前論

【評語】此篇逐節自爲段落，非一片起伏，首尾議論也。然先後不紊，由治心而養士，由養士而審勢，由審勢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備，毀落鮮明，井井有序，文之善變化也。

【白話】爲將的道理，應當先治心，泰山崩在前面卻面色不變，麋鹿興在左面卻睛珠不動，然後可以制服利害，等待敵人。凡兵卒須尚義氣，不關乎義氣，雖拿利去誘他，不被搖動，不是一動就有了不得的利害，卻在他日用兵的時候，將有所不能安置手脚呢？那只有義可以憤怒士卒，士卒因義氣憤怒，可用他百戰大凡戰爭的道理，沒有戰爭時養他的財力，將要戰爭養他的力量，已經戰爭，養他的氣，既經勝了，養他的心，謹慎烽火，留心探望，使耕稼的人，沒有什麼顧忌，所以養他的財力，豐盛的犒賞，叫他安閒遊散，所以養他的力量，逢著小勝，格外急迫，小有挫折，再接再厲，所以養他的氣，用人不盡他的所要做，所以養他的心，所以士卒常常含蓄那憤怒，懷藏他的欲望，不盡憤怒，不盡，便有餘勇，欲望不盡，便有餘食，所以雖并吞天下，這士卒並不厭兵，那帝王的所以經了七十戰，卻兵士並不危呢，不去養他的心，一次打了勝仗，便不能用了，凡是做將的，要謀略精強，號令嚴明，凡

是士卒要愚笨，謀略精強了，便不可測度，號令嚴明了，便不可侵犯，所以士卒都委身來聽命，這那得不要他們愚笨呢？那士卒愚笨了，然後可和他們一同死生。凡是兵的行動，須要知道敵人的君主知道敵人的將官，然後可以冒險發動；劉艾把繩掛兵到蜀中，不是劉後主的昏庸，便百萬的兵可以坐縛了，他自然有所輕視的地方，才敢冒險發動呢？所以古時的賢將，能夠拿兵來嘗試敵人，却又能夠拿敵人來自己嘗試，所以去就可以決斷，凡是做主將的方術，明白了道理，然後可以起兵，明白了形勢，然後可以加兵，明白方略，然後可以用兵，明白道理，便不屈辱，明白形勢，便不喪氣，明白方略，便不窮盡，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和小患不足以辱沒吾的才能呢？那然後可以拿來支持大利大患呢？只有那保養才能，并且自愛的，才能無敵在天下，所以一忍可以支持百勇，一靜可以支持百動。兵卒有長短的地方，敵人和我是一樣啊，敢問吾的所長，吾出來用他，他如果不和我校量，吾的所短，吾隱蔽藏匿他，他如果定要和我角鬪，那怎麼樣呢？說道：「吾的所短，吾完全拿來暴露他，使他疑心，有所顧忌，吾的所長，吾隱蔽養護他，使他墮吾的術中，這是用短處長處的方法呢。」善用兵的人，使他無所顧忌，有所倚靠，無所顧忌，便知道死的不足惜，有所倚靠，便知道不至於必定失敗。拿尺寸的馬鞭去抵當猛虎，奮然呼喊，拿了追逐，空手碰着四脚蛇，變了面色，退步不前，人的常情呢？明白這個道理，便可以領兵了。露了手臂，拿一柄劍，便烏獲不敢相逼，穿了甲冑，據了兵器，睡覺，便童子也可以引弓殺他了，所以善用兵的人，拿形勢來自己鞏固，那能夠拿形勢來鞏固的，便力量有餘了。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細語精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足，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

朕師一辭天子言復是天子師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一使謂郡縣一寇來在吾無爾勞苦一明年正月朔日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一眉陽蘇洵言於衆曰一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一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敝一未墜於地一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一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繁以生惟爾父母一且公嘗為我言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一蜀人多變一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碓一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一不忍為也一公而前吾未始見也一皆再拜稽首曰一然一蘇洵又曰一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一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一皆曰一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

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

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此段就人之至情上曲曲寫出，曾像意文勢，激昂筆墨精彩。蘇洵無以

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數語起，易讀以系，係

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檢武臣謀夫不用而特用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於巷於

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于于，自足貌。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

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條，披也。此乃是歸也。撒守實際。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

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駢駢並茂也。淵淵鼓聲，和平和不。就歸也。撒守實際。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

鬢鬢閑閑，有童哇哇。哇，哇，亦既能言，得貌。哇哇，小兒啼也。閑閑自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

麻芘芘，倉庾崇崇。芘芘美盛貌。嗟我婦子，樂此歲豐。是歸也。撒守實際。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

子曰歸，公敢不承。轉到公像。作堂嚴嚴，有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

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錄有

【評語】前敘事，後議論，敘事古勁，而議論許多斡旋，回護尤高，末一段寫像處，不必有像，而亦不可無像，三四轉

折殊為深妙，系詩一結，更見風雅遺音。

【白話】至和元年的秋天，蜀人傳說有寇賊到邊境，邊軍夜裏呼喊，野裏沒有居住的人家，妖孽的謠言流傳開

來，京師震動恐懼，方才命令選擇元帥。天子道：「不要延誤，養成亂子！不要激他生變，許多的議論一同起來，我的意志自會決定。如果外面的亂子，沒有平定裏面還要生了變亂，既不可拿文教來感化，又不可拿武功來爭競，只有我的一兩個大吏，那個能夠治理？現在文武的中間，可以揀一個去撫慰我的兵士。」就大家推舉道：「張公方平，這個人可以勝任的。」天子道：「好的。」公要待奉謁上的話來辭謝，不能夠就此出行。冬十一月到蜀地到的一天，就召回戍守的兵，撤轉守備的官，差人對郡縣的長官說：「寇賊來，有吾在，無需你們勞苦的。」明年正月元旦日，蜀人互相慶賀，像以前一樣，竟沒有什麼事情。又到明年正月，互相報告說：「要留公的畫像，在淨衆寺。」公不能禁止。眉陽地方的蘇洵對衆人說道：「沒有亂，容易治理啊！既經亂也，容易治理啊！有亂的萌動，沒有亂的形迹，是叫將要亂，將亂最難治，不能拿文教來感化，也不能拿武功來爭競。那元年的秋天，像物類的傾側，沒有墮到地上，只有你們的張公安坐，在這旁邊，顏色不變，徐徐的起來扶正他，既經扶正，很和順的退下來，沒有驕矜的容貌，替天子牧養小百姓不倦的，只有你們的張公，生你們身體的，只有你們的父母，并且公會經營我，講道：「百姓沒有一定的性質，只要上面的人，跟了他走，人家都說：「蜀人的性質多變亂。」那麼就把待盜賊的心意來待他們，拿管理盜賊的法律來管理他們，裏足不前，屏藏氣息的百姓，卻拿鎗和斧鉞去號令他們，那麼百姓方才忍拿這父母妻子的所仰望靠託的身體，捨棄了去做盜賊，所以每每要大亂。想那約束他，拿法律管理他，用法律，只有蜀人最容易。至於激動他去生變亂，雖齊魯地方也是一樣。吾拿待齊魯的人來待蜀人，那蜀人也自己拿齊魯的人待他的自身。至於那任意放蕩，在法律的外面，拿威權脅迫齊魯的百姓，吾不忍做的呢。」咳，愛蜀人的深，待蜀人的厚，自公以前，吾沒有曾經見過呢。」大家都再拜叩頭道：「對的。」蘇洵又說道：「公的恩在你們心裏，你們死了在你們的子孫，他的功業在史官，何必要拿畫像來表示不朽呢？并且公的意思，不要卻怎麼好呢？」大家都道：「公固然不在這上頭，雖是這樣，然而我們心裏終有像放不下的在這上呢。現在那平居的時候，聽得一件善事，必要問這個人的姓名，和他鄉里的所在，一直到他的長

短大小美惡的形狀，是一等的，或要問他生平的嗜好，拿來想見他的做人，卻是史官也寫他在傳上。意思裏想差天下的人，思念在心裏，便存他在目中，存他在目中，所以他思在心裏的堅固不動，從這樣看來，這畫像也未始沒有一點幫助。蘇洵不能詰難，就此替他做篇記，公是南京人，做人慷慨，有大節，拿度量稱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以屬託的。接他一首詩道：「天子在位，歲在甲午的一年，蜀人傳說有寇賊在邊境，朝廷有一般武臣謀劃的人，像雲一般的多，天子道：『咳，差我張公去。』公從東面來，旌旗大纛，舒舒的樹立，蜀人聚了觀看，有在弄中有在路上，說公的貌，很是果毅，公的行來，很像自足。公對蜀人說：『安你們的家室，不要造謠言，謠言是不祥的，仍舊去做你們平常的事情。春天，你們去採桑，秋天，去掃你們的草場。』蜀人叩頭，公是我們的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的茂盛，公宴地的僚屬，有擊鼓淵淵的聲音。蜀人來看祝公的萬壽，無疆有美好的女子，在閨房裏安閒自得，有小兒呼啞的學語，也已經能夠講話。以前公沒有來，想把你們拋棄，不廢荒的繁盛，倉庫崇崇的高大，咳，我們的婦子，快活這年，豐公在朝廷做天子的股肱，天子說來，公怎敢不奉命，築這個堂，嚴嚴的高峻，有廊有庭，公的畫像在中間，著了朝服，冠上拖了長纒，蜀人互相勸勉，沒有敢淫逸荒廢。公還到京師，公的像在堂上。」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
正是這再處一層主意在此一句
 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
○總言以成終，起另是一層起法
 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
吁俞其不然之語，命應許之辭也。○成上
 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
呂侯告誦祥刑刑罰器而謂之祥刑，其詳民能于中其詳莫大
 成康既

考 其言愛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此段言表也而忠厚存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
當賞而疑則與與之當罰而疑則去
 忠厚來篇中不出此意，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
皋陶曰二句問卷人不知其出處及入詞實屬 四岳曰：「絲可用。」堯曰：「不可。」絲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方命或命而不行也把族猶也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絲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循學請以為尋焉場文式之例刑賞忠厚意使然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輕。」
罪可疑者與其殺之而寧彼之生猶生之而自受失刑之責 嗚呼！盡之矣。
刑想項在下乃楊發隨旨得意 可刑書如長江大河一鱗千里
 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至理 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
又將刑賞法若一番下便一轉而入決利無前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
到疑字 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己完下作餘說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祉喜也 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

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引詩引春秋亦見同歸於忠厚深著夫子作春秋之意有得于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心

【評語】此段公應試文也。只就本旨，從疑上全寫其忠厚之至。每段述事，而繼以婉言警語，天才燦然，自不可及。

【白語】堯舜禹湯文武成康的時候，為什麼愛民這樣的深，愛民這樣的切，卻待天下的人，拿君子長者的道理呢？有一件善事，就隨手去賞他，又隨手去吟歌，唱嗟嘆，他所以贊成他的起初，并且勉勵他的臨了，有一件不善的事，就隨手去罰他，又隨手去哀憐懲戒他，所以他改過失，并且開他的新路，所以他嗟嘆應許的聲，音快活，喜歡懷悲感，見在虞夏商周的書上，成康既經歿世，穆王立，那周道方才衰微，然而還命他的臣子，臣侯去告訴人家，刑期無刑，是莫大的祥瑞。他的說話，憂戚並不悲傷，威嚴並不怨怒，慈愛卻能決斷，惻然的哀憐，無罪的心，所以孔子還有可取在這上面呢。書上說道：「賞他有疑心，情願給他，所以推廣恩德呢。罰他有疑心，情願下罰他，所以慎重刑罰呢。」當堯的時候，皋陶做獄官，將要殺人，照皋陶的意思，要三次殺他，了堯卻說放他三次，所以天下的人，怕皋陶執法的嚴厲，卻喜歡堯用刑的寬大。四岳道：「鯀可以用。」堯道：「不可以，因為鯀違背命令，又是敗類。」後來說道：「姑且試用他。」為什麼堯的不聽皋陶的殺人，卻去聽四岳的用鯀呢？那麼聖人的意思，大約也可以見得了。書經上道：「罪孽有疑心的，從輕發落，功業有疑心的，從重賞他。與其殺沒有罪的人，情願給他生路，受失刑的責。」咳，說話也盡在這裏了。那可以賞，可以不賞的，賞他過了仁，可以罰，可以不罰的，罰他過了義，如果過了仁，還不失做個君子，過了義，便流入到做個殘忍的人，所以仁可以過的，義不可以過的。啊，古時的獎賞，不用爵祿，刑罰不用刀鋸，賞他用爵祿，是獎賞的道理，行在爵祿所應當加的，卻不行在爵祿的所不應當加的，啊，刑罰用刀鋸，把刑罰的威嚴，施在刀鋸的所應當加的，卻不施在刀鋸的所不應當加的，啊，先王知道天下的善人，不能個個賞到，并且爵祿也不足以去勸勉他們呢；知道天下的惡人，不能個個罰到，并且刀鋸也不足以去阻止他們呢。因是這樣，有了疑心，便歸他到仁道方面，拿君子長者的道來對得天下。

使得天下的人相連的都選到君子長者的方面，所以說是忠厚的極點呢。詩經上道：「君子如果快活，亂便快
受辱，君子如果動怒，亂便快要止。想那君子的對於已亂，豈有奇異的方法治理呢？也不過得當他的喜怒，不失
在仁道罷了。春秋的意義，立法貴乎嚴厲，却是責備人家，貴乎寬大，照他褒貶的規則，拿來制定賞罰，也是忠厚
的極點呢。」

范增論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閒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
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
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增一作增然則當以何事去增一作增增勸羽殺沛
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增一作增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
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增一作增答以起下正意。易曰：「知幾其神乎！」
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一作增而猶謂之霰，久而寒則大雪矣。○先引詩易語，又勢不迫。
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增一作增後帝命宋襄為上將軍，曰：「卿子冠軍。」陳涉之得民也，以項
燕扶蘇。陳涉初起，兵假楚項燕名。秦太子扶蘇為名。二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
侯之叛也，以弑義帝。義帝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尊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
帝之存亡。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感哀，亦增之所與同
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此言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感哀，亦增之所與同
禍福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

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正見增之去當于殺卿子冠軍時也。三見增之去當于殺卿子冠軍時也。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借陳平公引起

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與義帝勢不兩立羽既

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中上用殺卿

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帝則疑增之本句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

定也，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為增計者，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置一番增年

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於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能知衆由

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益抑揚之效

【評語】前半多從實處發議，後半多從虛處設想，只就增去不能早處，層層駁入，段段迴環，變幻無端，不可測識。

【白話】漢用陳平的計策，難問疏遠楚國的君臣，項羽疑心范增和漢朝私通，稍奪他的權柄。范增大怒道：「天

下的事情大定了，君王可以自己去辦理，情願乞賜骸骨，還到士卒行伍裏去。」沒有還到彭城背上的疽發便

死，蘇子道：「范增的去職，好極了，如果不去職，項羽必要殺增，但是單恨他的不能早早的去職罷了，那麼應由

之效。

因什麼事情去職呢？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到底爲了這事失掉天下，應當在這時候去麼？說道：「不贊增的想殺是人臣分內的事情呢？羽的不肯殺，還有入君的度量呢？增爲什麼要因這件事情去呢？」易經上道：「知道幾微的事，那就算神明麼？」詩經上道：「看那降雪的時候，先集合的只有細微的雪珠。」增的去職，應當在羽殺卿子冠軍的時候呢？陳涉的能夠得着民心，因爲假了楚將項燕和借了太子扶蘇的名義，項氏的興起，因爲立了楚懷王的孫子心，卻是那諸侯叛他的緣故，因爲殺了義帝，并且義帝的立，增是謀劃的主人了，義帝的存亡，豈單是楚國的威靈，也是增的所共受禍福呢？從沒有義帝死，却是增能夠單獨的長久存在呢？羽的殺卿子冠軍，是弑義帝的預兆啊！他弑義帝，是疑心增的根本啊！豈必要等陳平的離間呢？大凡物類，必定要自己先腐敗，這纔百蟲生出來，人必定自己先疑心了，這纔譎言可進來，陳平雖聰明，怎能夠離間沒有疑心的君主呢？昔會經論義帝是天下之賢主啊！單差沛公進關不差項羽，識得卿子冠軍在衆人的中間，却升他做上將，不是賢明，怎能這樣呢？羽既經矯命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受，不是羽弑帝，便是帝殺羽，不必等聰明的人，才能知道呢！增起初勸項立義帝，諸侯因此服從，中道去弑他，不是增的本意呢？那豈但不是他的本意，將要必定極力諫爭，却是不肯聽啊！不用他的話，却殺他的所立，羽的疑惑范增，必從這上起頭了。當羽殺卿子冠軍，增和羽比肩事義帝，君臣的名分，沒有定呢？替增計算起來，力量能夠殺羽，便殺他，不能夠便離開他，這豈不是很堅決的大丈夫呢？增年紀已經七十，合便留不合便去，不拿這時候明去就的分，却想靠了項羽，拿來成功名，鄙陋得極了，雖是這樣說，然而范增是高帝所怕呢！范增不去，項羽不亡，咳！增也是人中的豪傑呢！」

留侯論

蘇軾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伏龍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忍龍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龍忍是一篇主意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

人也，其事甚怪。楚人謂橋公也。史記張良嘗避下邳圯上有老父衣褐至良所直躡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子下取履，良愕然欲辭，之為其老，顧恐下取履，父曰：「吾見君業為取履，因長跪，願之。」父以足受笑而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會圯上，怒良後至者，再最後出一篇書曰：「此則當王者歸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魯城山下黃石，即我矣。後去不復見。」入事。然亦

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

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看者人專非論也。鬼怪特作劉案妙。且其意不在書，深及一篇之頭也。句乃一篇之頭也。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

上雖賁育夏無所獲，施矣。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有大勇者當此時自能忍之。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

不能容髮蓋亦危矣。良諱人其先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欲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椎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十日弗獲。此正不能忍之一筆。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哉？其身何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

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刺客之計，以僥倖於不死，再筆此圯

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惜其不是故倨傲鮮上腆而深折之。諱諛言不彼其能有所

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段見老人以「忍」字造就子房，是解上文意不在書一句。楚莊王伐

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鄭伯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

者，此匹夫之剛也。此下又接前論申之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

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

也

於草野之閒，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子房之於老人，可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敵加之而不怒矣。雖有秦皇項籍，亦不能驚而怒之也。此段極寫子房之能忍，以見其為天下之大勇。觀夫高祖之所不能怒也，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閒而已矣。忽推諸高祖，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淮陰侯韓信請為假王，漢王大怒，張敖、張敖王足因附耳。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其史記留侯世家，黃余以為婦人女子，如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談話作收，含著多少。

【評語】人皆以受書為奇事，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書」一句撇開，筆定忍字發議，滔滔如長江大河，而渾浩流轉，變化曲折之妙，則純以神行乎其閒。

【白話】古時所說英雄愛傑的士子，必定有過人的節操，人情所不能忍受的，就是匹夫受了恥辱，拔劍起立，挺身出來爭鬪，這不能算勇敢的。天下有大勇的人，驟然禍難臨頭，却一點不驚，怕無緣無故的去侵犯他，却一點也不怒，這因他所挾持的很大，并且他的志向很遠呢。那子房受書在圯上老人的事，這件事情很是奇怪，然而那裏知道不是這宋朝的時候，有隱君子的人出來試他，看他所以微露這意思的，都是聖賢互相拿來警戒的意義，却是世上的人不察，以為鬼物，這也太過分了，并且他的意思，並不專在書上，當韓國的亡，秦方興威的時候，拿刀錐鼎鑊待天下的士子，這好好兒居住，無緣無故遭誅戮的，不能夠細細計算，誰有孟賁、夏育的勇武，也無所施展他的手段，想那執法太急的，這鋒芒不能犯他，并且這時勢也不能夠利用。子房忍不住忿忿不平的心，拿匹夫的力量，却快意在一擊的中間，當這個時候，子房的不死，這中間細微得不能容一根頭髮，實在真

也是危險得極了。有千金的人子，不死在盜賊手中，是什麼緣故呢？他的身體可愛，却盜賊不能夠死他呢？子房拿冠蓋一代的才能，不做伊尹、太公的謀劃，却特然的出來做荊軻、聶政的計策，拿來僥倖求免死，裏逃生，這是圯上老人所替他著實可惜的呢！因此裝着驕傲不遜，自大輕人的樣兒，去着實挫折他，他如果能夠容忍呢，然後可以成就大事，所以說道：「孺子可以教訓呢！」楚莊王伐鄭，鄭伯斃身袒衣，牽羊的來迎接，莊王道：「他的君主能夠下人，必定能夠信任用他的百姓了。」就此赦免他，句踐的困在會稽，却能夠來做吳國的臣妾，做了三年，沒有倦容，並且那有報復仇人的志向，却不能下人的，是匹夫的剛強呢？想那個老人以為子房的才情有餘，却憂他度量的不足，所以着實挫折他，少年剛銳的氣，使他忍在小忿，能夠成就大的計劃，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非有生平的素相識，驟然的碰着在草野的中間，却命他做僕役，巨妾的事務，很和順的並不以為怪，這確實是秦始皇的所勿能驚動，那項籍的所不能動怒呢？看那高祖的所以勝項籍，所以失敗的緣故，多在乎能忍和不能忍的中間罷了。項籍就因為不能忍，所以百戰百勝，却是輕用他的鋒芒，高祖忍耐他，能夠養他的全鋒，等待敵人的疲憊，這是子房教他呢。當淮陰侯破了齊國，就要自己做王，高祖動怒，見在詞令面色，從這樣看來，還有剛強不忍的氣，不是子房，那個能夠保全他呢？太史公疑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他的狀貌却像婦人，女子不稱他的志氣，咳，這就是所以叫做子房呢！

賈誼論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賈誼，雋人，年以爲博士一歲，中至大中大夫，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錄權之屬，盡書之，乃短賈生，帝於是疏之，出居長沙王太傅，後召對宣室，并爲梁王太傅，因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者六，帝雖納其言，而終不能用，卒以自傷，哭而死者三。一，起讎立一，篇主意，哭
 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

者其自取也。以其不能待且忍故云自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危疑。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得君引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愛君厚引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愛身至引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得此一發方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此段說出得君勤愛君厚愛身至必如是始可以無憾，蓋篇古聖賢用世之不可不實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始至滑橋，太尉執轡上天子璽符之。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高后時請呂欲危劉氏，大將軍望與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此言其上疏中之意。此後發明賈生不會用才之故。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代為賈生發策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賈生為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有造託淵流令縈紆鬱悶，趨然有遠舉之志。高才今夫固自引而遠去句其後以

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梁王騎墮馬而死，賈生自傷，為傷結狀，殊位，歲餘亦死。是亦不善處窮者也。不善處窮，即不能自屈意。夫謀之

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關文補嗚呼！賈生志

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漢文之本，一字一體。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

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洪，堅得王猛於草茅之

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秦王特舉因呂，

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二十一字為一

才意，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仍歸結到本身上去，雙語。

【評語】賈生有用世之才，卒廢死於好賢之主。其病原欲疏閉絳灌舊臣，而為之痛哭，故自取疏廢如此。所謂不

能諳其所發也。末以符堅用王猛，責人君以全賈生之才，更有不盡之意。

【白話】不是有才的難，所以自己相用的實在難。賈生有輔佐王者的才情，却不能自己用這才情呢！那

君子所取的地方來得遠，便必有所等待。所就的來得大，便必有所忍耐。古時的賢人都負了可以羅致的才情，

却到底不能行他萬一的，未必都是這時君上的罪，也許他自己弄到這樣呢！我看賈生的議論，如果照他的話

做，雖在三代也，怎能夠勝過他！得君上像漢文帝，還要因為不用鬱死，那麼天下沒有了堯舜，就終究不能有為

嗎？仲尼是聖人，周遊天下的各國，如果不是大無道的國家，都想勉強扶助支持，庶幾有一天能夠行他的道理。

將到楚國，先把冉有去嘗試，再加上了子夏，君子想他的國君這樣的勤呢！孟子離開齊國，宿了三夜才出書

地，還說道：「恐怕王還能用我呢！」君子的不忍棄他國君這樣的厚呢！公孫丑問道：「夫子為什麼不快活？」

孟子道：「現在天下的人，離了我那個能夠治理呢？却我為什麼不快活？」君子的愛他身體這樣的謹慎呢？那樣的不能用然後知道天下的人，果然不足以和他們一同做事，却可以沒有遺恨了。像賈生的人，不是漢文帝的不能用他，是賈生的不能用漢文帝呢？想那絳侯親自拿了天子的玉璽去授給文帝，灌嬰結兵幾十萬，拿來決定劉呂的勝敗，又都是高帝的舊將，這是他們君臣結得來的程度，豈但單是父子骨肉手足的可比呢？賈生是一個洛陽的少年，想要使他在一朝一夕的中間，盡棄他的舊臣，却要用他新進的也已經難了。做賈生的人，上面得他的國君，下面得他的大臣，像絳侯灌嬰的一等人，安閑自得，漸漸兒和他交知已了，使得天子不疑心，大臣不妬忌，然後可以盡天下道吾的意思所要做，不過十年，一定可以得志。怎能夠在立談的中間，却驟要替人家痛哭呢？看他過湘江的時候，做一篇賦去弔屈原，愁緒像絲的環繞，鬱結不舒，躍然的有脫離塵世的感想。他後來因自己悲傷哭泣，竟弄到短命不壽，這也不會得處窮困的環境呢？想那謀略的一次不能見用，便怎知道終究不能再用呢？不知道一聲不發的，拿來等他的變化，却自己傷殘到這樣，咳！賈生的志氣大，却是度量小，才情有餘，却是見識不足呢？古時的人有高出世人的才能，必定有不合時宜的受累，因為這樣，不是那聰明通達沒有疑惑的人，主便不能全他的用。古時和現在多說符堅得王猛在草屋的中間，一天用他，便完全排斥他的舊臣，却單和他計劃，那符堅一個匹夫，竟大有天下一半的地方，也許因這個緣故呢？我着實悲傷賈生的志向，所以詳詳細細的論他，也使得做人君的，如果得着賈生一樣，的臣子，却知道他有一點耿介自持的節操，一不見用，便要受憤悲傷，垂頭喪氣，不能再自己振作，却是賈生的人，也要謹慎他不得志中的所發見呢。

曷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謂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謂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謂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謂

也。謂時說也。謂其言創始。

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閒，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置錯非其天下治平，暗說景無故

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制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新謂出事至而循循焉

欲去之，暗說錯使他人任其責，暗說使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暗說置錯○一段是承以

昔者臯臯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

察，以錯為之說。景帝三年臯錯患七國大誅制韓侯彭越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卬梁王卬齊王賢濟

而身居守喪空案與錯有隙因言誅錯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一句

全信便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惟堅忍不拔故能從容

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會，冒衝突可

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借禹作證為夫以

七國之強，而驟削之，不能徐其為變，豈足怪哉？其當然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

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一句指出置錯

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緊逼己欲求其名，求名安所逃其患？禍前以自將之至

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自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

而不平者也。置錯當此之時，雖無袁盎，亦未免於禍。下何者？己欲居守，而使

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閒。置

受痛者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置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

錯自取

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聞哉。此段是代爲錯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又說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到這只讀其不自將收足出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

自禍歟。以收上錯句

【評語】此篇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蠹錯之死，人多嘆息，然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東坡之論，發前人所未發，有寫錯罪狀處，有代錯畫策處，有爲錯致惜處。英雄失足，千古興嗟，任大事者，尚其思堅忍不拔之義哉。

【白話】天下的禍患，最難治理的，是表面上太平無事，却在實際上，有不可測度的憂患。坐觀他的變亂，却不替他

想個方法，便恐怕要到不可救藥的地步。如果起來，勉強做他，那就天下的人，習慣了太平的安逸，却不來相信我。只有仁人君子，愛傑的一等人，確實能夠挺身而出，替天下的人，去冒大患難，拿來求成就大功業。這本來

不是勉強在一年一月的中間，和那苟且求名的人，所能辦得到呢。天下太平，無緣無故的去發大難的端緒，吾

去發動他，吾能夠收住他，然後能夠免除禍患在天下。如果事體到了，却慢慢的想卸去他，使旁的人擔這責任

便天下，的禍患，必定聚集在我身上。以前蠹錯竭盡忠誠，心替漢家打算去滅弱山東諸侯的勢力，山東諸侯一齊

起來，拿誅錯做名義，却天子不能細察，就把錯殺了。平他們的氣。天下的人，悲傷錯的，因了竭盡忠誠，却受誅戮

的禍，不知道錯實在有自取的道理呢。古時建立大專業的人，不但有超出世人的才能，也必有堅忍不拔的意

志。以前禹王的治水，鑿開龍門，疏通大河，却放這水到海裏，當他功業沒有成就的時候，大約也有水的決出上

冒，和橫衝直撞可怕的憂患呢。只不過能夠預先知道他必定這樣，事體到了，並不怕懼，却慢慢的替他計算，所

以能夠到成功的啊。想那拿七國這樣的強盛，却要驟然去滅削他的勢力，他有這種變亂，怎能夠去怪他呢。錯

不在這時候去犧牲他的身子，替天下的人，做大難的衝要，去制吳楚的死命，却做自全的計策，想教天子親自

領兵，自己住在裏面防守，試問發動七國大難的人，是那一個呢。自己想求這名譽，怎能夠逃過這患難，拿親自

領兵的極大危險，和住在裏面防守的最大安逸；自己做了發難的禍首，反揀這安逸的來做，却留下天子去做這最危險的事情，這是忠臣義士，所以要憤怨并且抱不平之心的呢。當這個時候，雖沒有袁盎，錯也未見得能免這殺身的禍，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自己想住在裏面防守，却使人主去親自領兵，拿常情來論，天子本來已經難忍受了，却還要極力違背廷臣的議論，所以袁盎的說話，能夠行在這中間。假使吳楚反叛，錯能夠親身擔任這危險，成日成夜的磨礪他，領了兵朝東去等他，使得不至於累他的君上，那就天子將靠了他，拿來有恃無恐，雖有一百個袁盎，怎麼能夠去離開呢？咳！世上的君子，想求非常功業的，便不要專門爲自己安全的計策。假使錯自己領了兵去討伐吳楚，未必沒有功勞，只因為他想自己保全他的身子，弄得天子心裏不快活，奸臣能夠拿來逼他的間隙，錯的所以自己保全的大約就是他所以自己受禍的原因麼？

標點評註 古文觀止 卷十一

上海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鵂，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

講詩國風篇名，周公出成王管蔡流言，于國中曰：公將不利，于既而故周公哀。

在二年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鴟鵂之詩，以諷王。君奭，周書篇名，君者尊之，稱奭召公名也。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遂拜召公之乃作君奭。○勞，頭戴周公起春總之。

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

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

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

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通篇以樂字為主。○接乎又接孔子更奇。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

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

而夫子之所能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富貴而不樂貧賤，而足樂，以其後自比高，高而自取亦高。○引周公所以不如夫子也。

如古孟軻韓愈之徒。○先出賢。○陽公賢。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文出。○其後

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樂其所樂也。○只處其樂妙

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詩作詩及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

年，未嘗窺其門。○欲得其得見先寫其。○不得見文勢開拓。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

年未嘗窺其門。

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說異也。乃置公第一。○不第世俗之文，歷上脫去世俗之樂，正見知己處。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

請屬，祝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以上皆歐陽之舉，拔自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貴上富，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

占地步苟且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此東坡說出自己之真象，乃一篇之關鍵。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引成語四句收住。

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未復以樂乎斯道專，疑是公是樂字給穴。

【評語】此書敘士遇知己之樂，首援周公嘗蔡之流言，召公之不悅，以形起而自比於聖門之徒。披公之推尊，梅公與陰自負意，亦極高矣。細看此文，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其議論真足破千古來俗腸，絕妙。

【白話】軾每讀詩到鴟鴞一章，讀書到君爽一篇，常常暗地裏悲傷周公的不遇。等到讀了史記，看見孔子困厄在陳蔡的中間，卻是絃歌的聲音，仍舊不斷，顏淵仲由的一般學生，互相問答。夫子道：「不像牛的一類，不像虎的一類，到那曠野裏去，吾的道理不對麼？吾為什麼到這樣？」顏淵道：「夫子的道理太大了，所以天下的人不能夠容納。雖是這樣，不能容納，又有什麼害處？并且不能容納，然後可以見得是君子。」夫子油然的笑道：「回啊，如果你多財，吾情願替你做官。」那天下雖不能容納，卻是他的學生能夠自足，拿來互相快樂，竟是這樣。現在才曉得周公的有富貴，實在有不如夫子的貧賤。想拿那召公的賢明，管蔡二叔的親近，却不知道他的心。

思。那周公有什麼人和他一同快樂這富貴，却是夫子的所扣和他一同貧賤的，都是天下的賢才，便也足以快活在這上面了。賦在七八歲的時候，方才知道讀書，聽見天下有歐陽公的人，他的做人，像古時孟軻韓愈的一等人，却又梅公的人跟他一同交游，和他上上下下的議論，後來到了壯年，方才能够讀他的文章，詞賦想見他的做人，想他一定飄然的脫去世上塵俗的快活，却自己能够快活他的快活呢。剛才學做對仗排偶詩賦的文章，求一升一斗的俸祿，自己想來，沒有能夠進來見諸公的面，到了京師，一年多，沒有曾經一看公卿的門。今年春天，天下的士子多聚集在禮部考試，先生和歐陽公實在親身考試他，賦沒有自己想到，考中在第二，後來聽得人家說：「先生愛這篇文章，以為有孟軻的遺風，却是歐陽公也，因他能够不做世俗的文章呢。那錄取的原因，就在這裏。」沒有左右的人先替他通關節，沒有親舊的人替他請求囑託，却是在以前十多年的中間，聽他的名望，不能夠見一面，一旦做了知己，退下來想他人，果然不可以苟且求富貴，但也不可以只求貧賤，有了大賢人，我去做他的學生，便也可以靠託了。如果圖一時的僥倖，跟了成隊的車馬，幾十個人，使得鄉閭里巷的小百姓聚了觀看，并且贊美歎息他，也怎能够換這個快活呢。書上說道：「不怨天，不怨人。」因為閒暇自得，可以過年了，先生的名望滿佈天下，却是官位不過五品，先生的容貌面色，溫順的，沒有怒容，先生的文章，寬厚敦重樸實，却沒有怨言，這必定有所快活，在這種道理呢。這個道理，吾願雜在中間，參與參與呢。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

起筆便將喜雨亭三字拆開，顯與點出已盡一篇之意。

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

釋所以志。

周公

得禾，以名其書。

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名其書，以勸農公于東土，周公嘉天子命，作嘉禾。

漢武得鼎，以名其年。

漢武帝元符六年夏，得寶鼎，以名其年。

水上致元符元年。

叔孫勝敵，以名其子。

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敵，以名其子，曰僖如。

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

一也。朝遊于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

蘇軾

休息之所。饒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饒既而彌

月不雨，民方以為憂。饒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又丁卯

大雨，三日乃止。饒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醵

愛者以喜，病者以愈。饒而吾亭適成。饒於是舉酒於亭

上，以屬客而告之。饒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

「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

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饒今天

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

也。其又可忘耶？饒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

如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饒民曰：「太守

。」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

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饒非發文喜雨固必志而志喜雨何故

【評語】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寫，合寫，倒寫，順寫，虛寫，實寫，即小見大，以無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窮，筆態輕舉而蕩

漾，可謂極才人之雅致矣。

【白話】這個亭子拿「雨」字來題名，是記喜歡的意思呢。古時有了喜歡的事情，便拿來題物的名，表示不忘

記呢。周公得了嘉禾，拿來題他的書名；漢武帝得了寶鼎，拿來題他的年號；叔孫勝了敵人，拿來題他兒子的名

字。這喜歡事情的大小，雖不齊，他的表示不忘記，却一樣呢。我到扶風郡的明年，方才治理官衙，這個亭子在堂

的北面，又整個池在他的南面，引了流水，種植樹木，拿來做休息的地方。這一年的春天，落麥在峽山的南面，占卜下來，說是豐年的預兆，後來整月的沒有下雨，百姓方才因此憂慮得很。到了三月乙卯日，方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以為沒有夠了，卯日又大大的下雨了三天，方才停止。官吏彼此在庭上慶賀，商賈的人彼此在市上唱歌，種田的人彼此在野裏歡喜，憂的人因此快活，病的人因此全愈，卻是吾的亭子恰巧在這時造成。那麼在亭上備了酒，聚集了許多客人，并且問他們道：「五天不下雨，可以麼？」說道：「五天不下雨，伊沒有麥了。」十天不下雨，可以麼？」說道：「十天不下雨，便沒有稻了。」沒有麥，沒有稻，年歲就要一年兩荒了。監獄訟案夾雜起來，強盜竊賊陸續添多，便我和你們的幾個人，雖要想安閒自得，拿來快樂在這個亭上，這豈能夠得着呢？現在上天不肯拋棄我們的百姓，方才早就賜他的甘雨，使得吾和你們的幾個人能夠彼此安閒自得，并且快活在這個亭上的，都是雨的賞賜呢。這又可以忘記麼？既經拿來題這個亭子，又接了唱一隻歌道：「如果天上落下珠子來，冷的人不能夠拿來做衣裳；如果天上落下美玉來，餓的人不能夠拿來做米粟；下雨一連三天，是那個人的力量？百姓說是太守，太守不有這力量，賜到天子，天子說不對，歸到造物，造物不肯拿來算自己的功勞，歸到他太空，太空杳杳冥冥的，沒有地方去叫他，吾因此拿來題吾的亭子。」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韓林凌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終南山在陝西西安府而都邑之麗者，莫近於扶風。耀州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韓宜此凌虛之所為築也。韓出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韓未築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

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如二句正寫凌虛臺之狀，然不公曰：「是宜名凌虛。」一語出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

為記。軾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想甚遠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臺從無而有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是說廢臺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

穆之祈年臺，泉也。祈年臺，唐仁壽所建，官名九成，唐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所五柞，長楊殿之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仁壽，唐文官名九成，唐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

化為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推進一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不說出妙既以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評語】通篇只是興成廢毀二段，一寫再寫，悲歌慷慨，使人不樂。然在我有足恃者，何不樂之有，蓋其胸中實有曠觀遠識，故以至理出為高文。若認作一篇譏太守文字，恐非當日作記本旨。

【白話】住在南山的下面，那起居飲食，應當像和山接近呢？四方的山，沒有比終南再高，却是都邑附近山的，沒有比扶風郡再近。拿最近去求最高，這在形勢上可以必得的，却是太守所住的地方，沒有曾經知道有山的。雖不是事情的所以損益他，却物理上有不當這樣的，這凌虛臺的所以建築呢？當他沒有築的時候，太守陳公手中拿了杖，徜徉逍遙，在這下面，看見山嶺露出在樹木上面的，相連不斷的，像人的行在牆外，看見他的髮鬢呢。

說道：「這必有奇異可觀的。」使工人鑿他的前面，做個方池，就拿這個泥土做個臺，臺的高度，只不過高出屋簷為止。後來人家到這臺上的，恍恍惚惚，不知道臺的高低，却以為山的墮躍奮發迅速出來呢。公道：「這應當稱他『凌虛』。」拿來告訴他的佐吏蘇軾，並且求篇文章，做個紀念。軾回答公道：「物的興廢成毀，不能夠預先知道呢。以前的荒草野田，霜露的所蒙藏，隨被狐兔的所逃竄，伏匿當這個時候，豈知道有凌虛臺出現呢。廢興成毀的事，相循環到沒有窮盡，那便臺的再變做荒草野田，都不可以知道呢。我會經試和公登到台上去一望，他的東面是秦穆公的祈年臺，泉兩宮呢；他的南面是漢武帝的長楊場，五柞宮；他的北面是隋文帝的仁壽宮，和那唐朝的九成宮呢。計他一時的興盛規模，闊大形式奇美，建築堅固，不能搖動的，豈但百倍那凌虛臺呢。然而隔了幾代下來，想求他參禱的形象，就是破瓦壞牆，也沒有再存在了。早早的已經化做禾黍荆棘，上草田畝了。那何況在這個臺呢？想那臺還不能夠靠了長久，却何況那人事的得失，忽然去忽然來的呢？那有的人想拿來誇耀世上，并且自己滿足便差了。因為世上實有可靠的，却不在乎臺的存亡啊！既經拿來告訴公道，退下來做這篇記。」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樂，皆有可樂。樂字是一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醢，醢，醢也。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此即飲食飲水樂在其中，章句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不憂樂，是謂求禍而辭福。福可喜，禍可悲，今以求福辭禍之，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蓋，蔽也。承上起下。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然說物非有大小也，自其

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即孟子勿視如

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之小世界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

此段言樂於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若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錢塘屬浙杭州府西即膠州屬山東萊州府入夏，釋舟楫

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不設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

安得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秋食花多食杞菊

超然人固疑予之不樂也。反跌一句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

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銜而不樂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

邱高密之木，安邱高密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

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故意肆志焉。得樂放意肆志四字正篇樂字實照上下南望馬耳常

山，高二山名漢開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南而其東則廬山，即秦始皇避

洪門子秦人盧敖，秦人之所從遁也。東西望穆陵，兩名左傳齊桓公曰賜我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師尚父齊威公，師尚父之遺烈，猶有存者。西北俯濰水，濰水而韓且戰慨然太息，思

淮陰，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北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

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人擷^賢入園，蔬取池魚，釀^去秫酒，

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澹脫取也澹酒為醪秫稷之姓者即稷也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

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應謂安在而不樂乃遊于物之外句超然之意得此一語更張

【評語】是記先發超然之意然後入事其敘事處忽及四方之形勝忽入四時之佳景俯仰情深而總歸之一樂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白話】凡是物類一定都有可觀的，苟其有可觀，一定都有可以快活的，不必定要有怪奇偉大美麗的呢。米糟蕙酒吃了都可以醉，果實蔬菜草木一類的東西吃了都可以飽，照這樣類推出去，吾到那裏去怕不能快樂呢。想那所以要求福祿辭禍患的，因為福祿可喜，那禍患可悲呢？人的所要沒有窮盡，却是物類可以足吾欲望的有限，美惡的辨別在中心中戰爭，那去取的選擇，交涉在前面，這樣的做便可樂的常少，那可悲的常多了。這就叫做求禍患去辭福祿，想那求禍患辭福祿，豈是人的常情呢？實因為物欲去遮住他啊，他游在物的裏面，卻不能游在物的外面，物並不是有大小啊，從他的裏面看出來，沒有不高而且大的呢，他挾了高大來對我，我便常常昏亂反覆，像在洞裏看人家的爭鬪，又那裏知道勝敗的所在，所以美惡的心縱橫發生，那憂感快活出來了，豈不是大大的可以悲傷呢？吾自從錢塘遷移，守那山東膠州，放了舟楫的安逸，卻嘗這車馬的勞苦，去了雕刻牆壁的美麗，却居在椽木做的房屋，離了河山的大觀，却行在桑麻的野裏，方才到的時候，年歲屢次不熟，盜賊滿在野裏，獄中的囚犯充滿，訟詞相連接的，那辦素食的廚房，空然無生氣，天天只吃蔬菜一類的東西，人家固然要疑心吾的不快活了，却是吾住了一年，反而面貌加豐，頭髮向來白的，一天一天的反而黑起來，吾既經快活他風俗的淳厚，卻這裏的百姓也安我的拙笨呢，那塵就整理他的園圃，清潔他的庭宇，斬伐安邱高密的木材，拿來修補破敗的地方，做暫時安逸的計策，那國的北面靠了城，拿來做台的，已經舊了，稍為修理，拿他刷新一下，時常互相登台看望，放了心意，遲了意志，非常的快活，兩面望馬耳常山，出沒隱現，又像近又像遠，也許有隱君子在這裏，他的東面有廬山，秦人感敷所逃遁的地方呢，西面望瀾陵，隱隱然像城郭的一般，姜太公齊桓公遺下來的功業，還有存在的，北面俯下來望望濼，水愜然的嘆息，懷想淮陰侯的功業，卻弔他的不得善終。

這個台高大并且安逸，深廣并且明亮，夏天風涼，冬天溫暖，下雪的日子，風月的夜裏，吾沒有曾經不在，客人沒有曾經不跟的。採了園中的菜蔬，拿了池中的魚，釀了高粱的酒，煮了脫粟的飯，却去喫他并且說道：「快活啊，這種游散呢。」嘗這個時候，吾的弟子由恰巧在濟南聽見了，做篇賦，并且題他的台叫「超然」。因此見吾的，不論到那裏沒有不快活的緣故，因為能夠游在物的外面呢。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神宗}十年秋，彭城^{彭州}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雲龍山在州城東南}

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六〇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

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承寫}

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冥之閒，俯仰百變。^{又從異境上}

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車

田^澤，或翔於雲表，暮則俛^素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文雖名曰一撥郡守}

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落飲酒}揖山人而告之，曰：

「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三句是一}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詩小}

易中季九二爻辭言九二中之實而九五亦以中^{詩小}

字之實隱之如鶴鳴于九臯之處而于自和之也^{詩小}

在九臯至深至安而樂則聞于天猶德至幽而有至著者焉^{詩小}

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

好鶴則亡其國。晉書公好鶴出則乘舟而游一日獻鹿於周周公作酒誥。酒誥周書篇名商受國

都邑其染惡者建文王以其地衛武公作抑戒。抑戒即詩大雅抑之篇武公年九十有五作以為

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晉劉伶阮籍等皆向禮無事

事與阮咸山向秀王戎稽康為竹林七賢○引均從上名亭來引酒從上飲酒來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

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於鶴乎由此

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德上隱居之樂三句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

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

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閒兮啄蒼苔而履白石

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歌招

【評語】記放鶴亭却不實寫隱士之好鶴乃於題外尋出「酒」字與「鶴」字作對兩兩相較真見得南面之

樂無以易隱居之樂其得心應手處讀之最能發人文機

【白話】熙寧十年的秋天彭城地方的水大發雲龍山人張君草堂水浸到他的門一半明年春天水退遷到

舊時住屋的東面東山的山脚下登高一望得着一塊奇異的境地就築個亭子在這上面彭城所有的山岡嶺

四面圍合着隱隱然像大的圈兒單缺他西邊一方面那山人的亭子恰巧當他的缺處在三四月的時候草木

的茂盛像是春天一般秋冬的月光雪色千里一樣顏色風吹雨下或亮或暗的時候在一舉首一低頭的當兒

有百樣的變化山人有兩隻鶴性質很是馴良并且極會得飛朝晨便望了西山的缺處去放他隨他的意思到

那裏去；有時立在山邊的田上，有時飛翔在雲霧的上面；晚時便向東山歸來，所以叫他做放鶴亭。這裏的太守官蘇軾時常後面跟了一般賓客，佐吏僚屬，去見雲龍山人，飲酒在這個亭上，很是快樂，他酌了酒給山人，與并且告訴他道：「你知道隱居的快樂麼？雖是朝了南面的君主，也不能夠換這個快活呢。」易經上道：「鶴叫在幽隱的地方，這鶴子會得和他。」詩經上道：「鶴叫在九折的皋澤，聲音能夠聽到天上。」因為鶴的這個東西，清遠開放，超然在塵世的外面，所以易經和詩經，都拿來比賢人君子，有隱德的士子，常常把他玩弄，應當像只有益，也沒有害處了。然而衛懿公，喜歡了鶴，便亡他的國家。周公做酒誥去戒成王，衛武公做抑戒，一篇文字，拿來警戒自己，以為荒惑敗亂，沒有比酒再厲害的，然而劉伶、阮籍這等人，却因喫酒保全他的天真，并且名譽傳在後世，咳，做了南面的君主，雖是清遠開放，像鶴的東西，還不能喜歡，喜歡了便要亡他的國家，却是那一般隱在山林，逃離世俗的人，雖喜歡那荒惑敗亂像酒的東西，還不能去害他，何況喜歡這鶴呢？從這樣看來，他所有的快樂，竟不可在一天同說呢！山人聽了這一番話，很快活的築道：「真有這樣的麼？」那麼就做了放鶴招鶴的歌道：「鶴飛去呢，在西山的缺處，高高的飛翔，朝着下面望呢，披所安適的地方，驟然的收斂羽翼，像似打算停下呢，忽然的見了什麼東西，高高的在飛到上面，單是一天到晚，在澗谷的中間呢，嘴啄的是青苔，脚上踏的是白石。」鶴還來呢，在東山的北邊，這下面有個人呢，黃的帽子，草的鞋，穿了葛衣，坐了彈琴，自己種田自己喫呢，這多下來的一起來把你喫飽，還來還來吧，西山不可以長久居留！」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彭蠡即鄱陽湖，本經起更典實。鄺力元注：道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疑人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少室山人，唐順宗徵為左拾遺，稱疾不至。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

蘇軾

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音北音清越，音胡。枹_音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說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疑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按：下原云：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鏡

之德興尉，時公之長子邁適為 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閒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然，此即李渤 余固笑而不信也。仍然是疑 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鶴，元 人聲亦驚起，磔磔_音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息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一一段時微李景修淡溪其後人毛髮伏 余方心動欲還，折筆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增吹 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一處見聞 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 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窾與古鐘聲無異 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兩處見聞 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魏獻子晉大夫，○兩處 古之人不余欺也。古人

無射周景王所鑄鐘名 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人謂石罅水中不能鳴蓋於罅耳 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疑之句 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

實。一破余尤。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評語】世人不曉石鐘命名之故，始失於舊註之不詳，繼失於俗人之淺見，千古奇勝，埋沒多少，披公身歷其境，聞之直察之詳，從前無數疑案，一一破盡，爽心快目。

【白話】水經上說：「鄱陽湖的湖上有一個石鐘山。」酈元以為下面臨了深潭，微微的風，吹動波浪，水和石頭相撞，像撞大鐘的聲音。說這個話，人家都疑心他現在拿鐘磬放在水裏，雖有大風浪，也不能叫他沒有聲音。何況那石頭呢？到了唐朝的李渤，方才去訪他的遺跡，得着一隻石頭在潭的上面，敲起來聽他的聲音，南聲因胡的像宮音，北聲清越的像商音，鼓槌停了，聲音還是騰起，餘下來的聲韻，慢慢停歇，自以為得着石鐘山命名的意思了。然而這句說話，尤其疑心他石的鑿然有聲音的到處都是這樣，却單是這裏拿鐘來叫他，是什麼緣故呢？元豐七年六月丁丑的日子，吾從齊安乘了船行到臨汝，那大兒子邁將要到饒州府的德興縣尉任，送他到湖口，因此能夠一看所謂「石鐘」的景緻。寺裏的和尙差小童拿了斧斤，在亂石中間，隨意披一兩塊去敲他，有硃硃的聲音，吾仍舊笑他，却不相信呢。到了夜裏，月色明亮，獨和兒子邁乘了小船，到絕壁的下面，大石側面立着有千尺的高，像兇猛的獸，奇異的鬼，森然的像要咬人，那山上所棲的鸞鳥，聽見了人聲，也嚇了飛起來，嘩嘩的鳴叫，在雲霧中間，還有像老人歎嗽的聲音，并且笑在山中的，有人說道：「這是鶴鶴呢。」吾的心中受了驚動，想要還轉，却有大的聲音發在水面上，噌吰像鐘鼓的聲音，不斷，舟人大嚇，慢慢的去察他，却是山下都是石頭的縫，不知道他的深淺，小的波浪到縫裏面去，出出進進，澎湃衝突，才發出這種聲音呢。船遷到兩山的中間，將要進港口，有一塊大石砥柱中流，可以坐一百個人，中都是空的，并且有許多小眼，和風浪互相吞吐，有窸窣鏗鏘的聲音，和以前噌吰的聲音，互相應答，像是奏樂呢。因此笑對邁道：「你曉得聲音的道理麼？噌吰的聲音，是周景王的無射鐘呢；窸窣鏗鏘的聲音，是魏獻子的歌鐘呢。古時的人不來欺騙我呢，事情不是親眼看見，親耳聽得，却拿自己的心思，去斷他的有無，可以麼？」酈元的所見所聞，大約和我相同，卻是記他不詳細，士大

夫終究不肯拿小船，泊在絕壁的下，所以沒有能夠知道。却是一般的漁夫水手，雖是知道這樣，然而不能說出他的道理。這世上所以不能傳呢。到那鄙陋的人竟拿斧斤敲他去求他的聲音，自以為得了這實在的情形。吾因此記他，實在嘆息。鄧元的簡略并且笑李渤的固陋呢。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東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數十句是皆有以參

天地之化，闢感衰之運。用聖哲二字接抱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為。荀子傳謂乘東

申呂自嶽降，而孔氏以爲臣。仲尼即也。書呂刑禮記作前刑傳說爲列星。莊子傳謂乘東

子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韓愈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氣字來是氣也。

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

稷失其智，費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一還是真則富貴智勇是孰使之然哉！

故在健於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以上言古今

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

杜如姚崇，宋璟而不能救。斯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靡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

正。文公辨異端明天道正人心蓋三百年於此矣。若何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東漢魏晉而道

濟天下之溺，公源道等嘗與術深淺百川忠犯人主之怒，德宗從佛骨入禁中而勇奪三

軍之帥。袁州風發動洪正而立王寔崇韓公宣崇崇皆危之公至對廷凌力折其黨○四句說盡韓公一生此豈非參天地，闢威衰，而浩然獨存

者乎？應劭註在下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可以會惟天不容僞。○德二句感

智可以欺王公，人不可以欺豚魚；及豚魚○天力可以得天下，人不可以得匹夫匹

婦之心。天○四句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公自謂衡山南嶽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

須收盡掃衆卒出仰見突兀露晴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謂貶廟州人能馴，句鯉魚之暴，潮州鯉魚爲

空是誠能開衡山之雲也○天而不能弭，皇甫罇李逢吉之謗，逢宗得公潮州謝表頌感

袁州李逢吉因喜參之事使公與李紳交關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謂潮州立廟祀而不能

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貶山陽貶潮州移袁州行蓋公之所能者，天

也，其所不能者，人也。所不至二句收住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

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齊民等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于諫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

禱焉。于諫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

祐者宗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凡作說最要

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聽其民權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

年而廟成。記新廟下忽作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年而去沒而

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

往而不在也。何嘗不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烹薰蒿悽愴，鬼神精氣盡上虞是為靈，使人精神附於是，故若

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何嘗專在是，前點綴妙解妙語元豐神宗元年

詔封公昌黎伯。昌黎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點出廟上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點出碑

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謂公昔日騎龍作馬乘白雲于帝鄉

手扶雲漢分天章。詩曰：手扶雲漢分天章。公天孫為織雲錦裳，天孫織女也，言若織女為公織就雲錦文章之辭。此言

公從天而降，為一代文章之宗。此言公飄然乘風來帝旁，飄然然乘風而下，與濁世掃秕糠，文章之辭。此言

光。公光輝發越，及草木猶日月之照，同于天而光。公光輝發越及草木猶日月之照同于天而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李杜杜甫李杜參翺翔之追逐參列，翺翔于其間汗

流籍湜，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同名，不及公遠甚，汗流者言滅沒倒影不能望，謂公要觀南海窺衡湘，謂公

公被謫鄂州，改涉嶺海是謂要觀南海窺衡湘水。公被謫鄂州改涉嶺海是謂要觀南海窺衡湘水歷舜九疑，九疑山名在蒼梧零陵之間，舜所葬也。英皇堯女娥皇

甲英皇。英皇堯女娥皇也。從舜南狩道死，衡湘之間公應行舜所葬之地祝融先驅海若藏，祝融海神也。海若亦海神。公涉嶺外海道，約東蛟

鯉如驅羊。謂驅鯉魚之屬。此言公之鈞天無人帝悲傷，鈞天，天中天子上帝所居之宮。公

招遣巫陽。特遣巫陽，言公以下招文曝衣牲雞卜羞我觴，曝衣，曬衣也。牲雞，即牽牛繫卜，願表凡小事必卜之

不少留我滄滂。滄滂，傷公翩然被髮下大荒。韓公詩云：翩然下大荒。彼委諫諍，尋東坡用此

【評語】韓公躬於潮，而潮祀公爲神。蓋公之生也，參天地，關盛衰，故公之歿也，是氣猶浩然獨存。東坡極力推崇文公，豐詞瓌譎，氣燄光采，非東坡不能爲此，非韓公不足當此。千古奇觀也。

【白話】一個匹夫能夠做百代的師，一句話能夠做天下的模範，這一定多有可以參天地的造化，關盛衰的命運。他的生在上有所從來，他的死亡有所原因，所以申伯、呂侯從嶽神降下，儻說比做列星。古今所傳下來的，不能夠誣妄呢。孟子道：「我善養吾浩然的氣。」這個氣啊，寓在尋常的裏面，却充塞在天地中間。驟然的逢着他，便王公失他的貴顯，晉楚失他的富厚，張良、陳平失他的聰明，孟賁、夏育失他的勇敢，張儀、蘇秦失他的辨論。是那個人使他這樣呢？這必定有不必靠了形體成功，不必靠了力量行事，不必待生活去保存，不是跟了死，就一起遺失的了。所以在天上是星辰，在地下是江河山嶽，在幽冥做鬼神，在陽世就是人。這是道理上的常情，沒有可以奇怪的。從東漢到現在，正道喪失，文章衰頹，不正道的學說一齊起來，經過了唐朝貞觀、開元這樣的隆盛，加上了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的賢明，竟仍舊不能救。只有韓文公崛起在布衣裏，面芒談笑中間，指麾天下的人，因勢所趨，完全跟他，再還到正道。大約到了現在，已經有三百多年了。他的文章，興起八代的衰疲，他的道理，救濟天下的沉溺，一團惡心，犯了人主的怒，他的勇敢，能夠奪三軍的將帥。這豈不是參天地的造化，關盛衰的命運，浩然獨存的麼？吾嘗會論天命和人事的分別，以爲人事無所不到，可以拿智力勝的，只有天命却不能作僞的，聰明可以欺王公大臣，不能去欺豚魚，力量可以得天下的，不能夠得着匹夫匹婦的心，所以公的精靈誠信，能夠開衡山的雲，却不能挽回憲宗的迷惑，能夠馴服鱷魚的暴虐，却不能夠消滅皇甫、李逢吉的謗毀，能夠見信在南海的百姓，立了廟宇，百代的祀祭，却不能使他的身子一天安在朝廷的上面，因爲公所能夠的，是天命啊。他所不能夠的，是人事啊。起初潮州人沒有知道研究學問，公命進士趙德做他們的先生，從此潮州的士子，都極力在文章德行方面研究，一直普及到平常的百姓，到了現在，號稱容易治理。孔子的說話，真個可信的：「君子學了道，便能夠愛人，小人學了道，便容易差使呢。」潮州人的奉事韓公，一飲一食，必去祀祭。

水旱災病疫癘的災難，凡有請求，必定祈禱。那廟在刺史公堂的西面，百姓以為出進艱難，以前太守想請在朝上建個新廟不成。元祐五年，朝散郎王滌君到這裏來做官，凡他所有養士治民的方法，一起從公做。先生百姓大家快活誠服，便出一個號令道：「精願刷新公廟的都來聽令。」百姓很快活的趨附他，占下一塊吉地在潮州城南的七里，隔了一年，韓公廟造成，有人說道：「公離開故鄉論萬里，却貶在潮州，不到一年就離去，如果死了，有知覺，他的不眷戀在潮州，明白得極了。」蘇軾道：「不對，公的神靈在天下，像水的在地中，沒有一處地方不到的，却是單有潮州人信他這樣的深，想他這樣的利害，精氣上處，使人悚然，慘慘像是見他一樣的，譬如鑿井得着一個泉，知道水專門在這裏，豈是合理的麼？」元豐元年，皇帝詔封韓公做昌黎伯，所以題他叫昌黎伯。韓文公的廟，潮州人請寫他的事在碑上，因此做一首詩，拿來贈他，使他們用歌來祭公。這首詩道：「公以前騎了龍，乘白雲在帝鄉，親手扶開了天河，分爲天下的文章，織女替他織了雲錦的衣裳，飄飄然乘了高風，從上帝的旁邊降下來，到塵濁的世上，一掃簡陋的文章，當公出世的時候，西面游那咸池，和經過扶桑的地方，公的光及四方，像日月的光明，被及草木，光耀還轉到天上，追隨李白杜甫，遨遊在天地中間，張藉皇甫湜的一等人，愧汗交流，退避奔走的僇仆，公的道德光輝，耀人眼睛，不能望得到的。做了文章，排斥佛老，拿來譏諷君王，公被謫潮州，一路看見廣東的南海，和衡山，湘水經過九嶷山，去弔娥皇，女英的兩后，祝融神替他做先鋒，帶了海裏的怪物去藏匿，約束蛟龍，鱷魚像羊的一般，九天中央沒有公的一般人，上帝因此悲傷，差了巫陽，一面唱歌去招他歸來，從此把牽牛，雞骨，進我的酒杯，與這紅的荔枝，黃的香蕉，公不肯少留世上，使得我涕淚交流，望公翩然的降臨大地，來享受這祭品。」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蘇軾

臣等猥委以空疎備員講讀，時在講筵與韓琦等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自謙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

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設一確論便可轉入宣公奏議

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

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極發但其不幸，仕

不遇時。感發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之以推

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

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

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舉奏議中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荒○言瞶也心下為膏左傳晉景公

疾病秦伯使醫治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遂之其一曰居肓之使德宗盡用

其言，則貞觀年太宗可得而復。反振作頹頹下託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下

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取善不必昔馮唐論頗牧之賢，

則漢文為之太息。漢文帝謂馮唐曰昔有為我言將李齊之賢我于鉅鹿下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

魏相條鼯，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魏相好覽漢故事數條漢與以來國家便直行若陛下

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贄。此段勸勉仁宗夫六經三史，史記及兩漢書為三史諸子百家，非無

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緘幽遠，末學好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

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以經史諸子形出奏議深明臣等欲取

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

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趙鼎之意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評語】東坡說宣公便學宣公文章，諷勸鼓舞，激揚勸人。宣公當時不見知於德宗，庶幾今日受知於陛下。與其觀六經諸子之崇深，不如讀宣公奏議之切當，尤使人主有欣然嚮往，恨不同時之想。

【白話】拿臣等胸無實學的人，竟備充做一個侍讀的官員，幸而聖德聰明，沒有限量，學問一天一天的進步。但是臣等的才能有限，却是道術沒有窮盡，心裏想說，却是嘴上不能講，因此自己慚愧，不知道怎樣是好。私下說人臣的進納忠言，譬如醫生的用藥，藥雖從醫生的手裏用進來，藥方却是從古人傳下來的；如果已經在世上用他有效，不必要都要從自己想出來的。臣等伏見唐朝的宰相陸贄，本有王佐的才情，學問可以做皇帝的先生，議論切實，中肯在事情方面，說話不離在道德聰明像張子房一樣，然而文章勝過他，善辦像賈誼一樣，然而道術不疏遠。上面拿來正君心的差錯，下面拿來通達天下人的心思。但是他沒有運氣，做官不能遇時。德宗拿苛刻算能幹，贄卻拿忠厚去諫他，德宗拿猜忌做道術，贄卻拿推誠布公去勸他，德宗喜歡用兵，贄卻拿消弭戰事做先決問題，德宗喜歡聚財，贄卻拿散財做要緊的事情。至於那用人聽言的方法，治理邊疆，統御將帥的方術，責罰自己，拿來收拾人心，遷善改過，拿來適應天的道理，排斥小人，拿來除百姓的禍患，愛惜爵號，拿來等待有功的人，享受像這樣的一類事情，不能完全把他舉出來，可以說是進獻苦口的藥，鍼刺害身膏肓的病了。如果德宗完全用他的說話，便貞觀的治理可以再見。臣等每從衙門裏退下來，就大家私下談論，拿陛下這樣的聖明，必定喜歡贊的議論，但使得聖賢人的相合，就像臣主同時的一樣。以前馮唐論廉頗，李牧的聖明，漢文帝便爲他嘆息，魏相條陳，鄧通仲舒的聖明，拿來對答，孝宣便因此中興，倘然陛下能夠得師，便沒有比取法陸贄最近。想那書詩春秋，禮樂史記，前後漢書，以及諸子百家的書，不是沒有可觀，都可以治理的，但是六經的說話，幽深高遠，諸子百家的說話，支節不詳，譬如山海的高深，難拿尋常的意思去推測選擇，像贊的議論，開卷一目了然，聚集古今的精華，實在可以做治亂的龜鑑。臣等想取他的奏議，稍爲加一點校正功夫，謄寫

好了，進呈陛下。情願陛下放在坐位旁邊，像和對面一般；反反覆覆的熟讀他，像和對談論一樣；必定能夠發揮聖上性質的高明，成就治理功業，在幾年中間。臣等說不盡區區的意思。

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元豐}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表進劉備

萬里之船并黃蓋等先以黃蓋為號以言詐降時東南風發蓋以十餘著前鋒船相繼進去二里許同時火發火烈風狂霧奔北船操軍大敗石壁赤黃有二三流備折斷西北島林與赤壁相對乃周郎赤壁東坡所遊則黃州之赤壁誤也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先賦舉酒屬^祝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謂明月詩中窈窕一章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斗牛二星。○次賦月白露橫江，水光接天。賦

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葦謂小舟也。葦葉葦之屬。浩浩乎如馮乎。虛御風

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道家稱昇天為羽化。此賦用之。羽化。○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賦歌曰：「桂棹兮蘭槳，發後推日。擊空

明兮泝流光。蓋指上月。泝，月在水中，謂之空明。流光，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謂同

客有吹洞簫者，依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嫠，寡婦也。○忽因吹洞簫發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賦客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文選魏武帝短歌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繞樹三匝，無復西望。○先此昔所讀詩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武昌，即岳州。夏口，在黃州。○先此昔所讀詩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賦客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文選魏武帝短歌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繞樹三匝，無復西望。○先此昔所讀詩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武昌，即岳州。夏口，在黃州。○先此昔所讀詩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賦客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文選魏武帝短歌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繞樹三匝，無復西望。○先此昔所讀詩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武昌，即岳州。夏口，在黃州。○先此昔所讀詩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賦客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文選魏武帝短歌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繞樹三匝，無復西望。○先此昔所讀詩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武昌，即岳州。夏口，在黃州。○先此昔所讀詩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賦客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文選魏武帝短歌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繞樹三匝，無復西望。○先此昔所讀詩

好爲用耶北謂行樂爲用論
歿於赤壁○瑤指今所遺境
方其破荊州解下江陵自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

里旌旗蔽空騶詩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

在哉一後世有公發揚其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

舟小舟曰舉匏樽以相屬稱之質者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

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承安在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

夫水與月乎現請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客所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長也客所未知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客所自其不變者

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客所未知惟江上之清風

與山間之明月應請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

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曰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評語】欲寫受用現前無邊風月却借吹洞簫者發出一段悲感然後痛陳其胸前一片空闊了悟風月不死先

【白話】壬戌這年的秋天七月十五的後來蘇子和客人雇了一隻舟遊在赤壁的下面這時候清風徐徐的來

生不亡也

水面的波浪不起；舉了酒杯，勸客人飲酒，誦明月的詩，唱窈窕的一章。停了一刻，月亮出在東山的上面，徘徊在斗牛兩星的中間，雪白的露水橫在江上，水光和天色相連接。乘了葦葉的小舟，隨他去行，經過萬頃的地方，茫然不知，大得極啊！像臨在空中，列子的御風而行，却不知道到那裏才止。飄飄然的像離了塵世，入孤立的境界，又像道士羽化了，入仙界一樣。那麼飲酒快活得極，敲這船邊就唱起歌來，唱道：「桂的棹呢蘭的漿，過那水中的空明，衝破水色和月光，遠得極啊！吾的懷抱，望朝上君子，在天的那一邊。」客人中有善吹洞簫的，照了這隻歌，吹起簫來和他。這個聲音嗚嗚然的，像怨恨，像羨慕，像哭泣，像告訴，餘音嫋嫋的悠揚，不絕的像一縷細絲，可以舞動幽深山壑的藏蛟，可以哭泣孤舟的寡婦。蘇子變了面色，正衣襟，端坐的起來問客人道：「爲什麼有這樣的聲音呢？」客人道：「月色明亮，星光稀少，烏鵲向南面飛，這豈不是曹孟德的詩麼？西面望夏口，東面望武昌，山川相環繞，鬱勃的有蒼蒼的顏色，這豈不是曹孟德的被困在周瑜的時候麼？當他破了荊州，直下江陵，順了江流，到東面的時候，船頭船尾千里相連，旌旗蔽在空中，對了江，灑點酒，橫了矛，做首詩，固然是一代的英雄啊！現今却在那裏呢？況且吾和你捉魚樵柴，在江洲的上面，和魚蝦做伴侶，麋鹿做朋友，駕了一葉的小舟，舉了匏做的酒器，彼此勸酒，寄蜉蝣一般的生命，在天地中間，細小得極像大海中的一粒米粟，悲傷吾生命的不久，羨慕那長江的沒有窮盡，怎能夠挾了飛仙，一天到晚的游散，抱了明月長生不老，知道不能夠平空得書所以寄託餘音在悲涼的風景裏！」蘇子道：「客人也知道水和月，應水這樣的流，却到底不會去呢？圓圓缺缺，像那月亮，却到底沒有消滅生長呢？因爲從這裏的方面看他，便天地中實在不能有一霎時的不變化；從這不變的方面看他，便物和我都沒有窮盡的，却還有什麼羨慕呢？並且那天地中間，不論什麼物件，都有主人，苟其不是吾的所有，雖是一釐一毫，也不可以拿他，只有江上的清風和山間的明月，耳朵碰着了就成聲音，眼睛碰着了就成顏色，拿他沒有禁止，用他沒有窮盡，那是造化的無窮盡的寶藏啊！却是吾和你的所共同快樂。」客人聽了這幾句話，快活得笑了，洗了杯子再喫，等到肴饌喫完，杯盤也雜亂了，彼此縱橫相枕的在船裏睡覺，卻不知道東方已經發白。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蘇上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臬。公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臬亭，就東坡築，自號東坡居士，堂以大雪中藥之故名。○竟不必

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賦自本欲歸，客亦偕從。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

清，如此良夜何！」坡公一生悲懷。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

狀如松江之鱸，願安所得酒乎？」意與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

待子不時之需。」婦題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設舟復遊，○叙出復江流有聲，

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此景寫情，會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感微予

乃攝衣而上，履巖巖，攀援而登，箕踞石上，振衣而趨，虎豹視之，心驚而息，登虬

龍，草木有類，龍也。龍者登而擬之。攀栖鵲之危巢，俯視平夷之幽宮，夷，夷水神，息於深淵之

蓋二客不能從焉。句六句又據此一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

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先生至此亦不能反而登舟，

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賦出人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

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著想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

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臬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適樂問其姓名，俛

洞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

鶯寤音鴉寤道士奇開戶視之，不見其處。體惟無繡無道士并無魚并無酒并

賦同一機軸而無一筆相似。讀此兩賦，勝讀南華一部。

【評語】前篇寫實情景，從樂字領出歌來，此篇作幻想幻境，從樂字領出歡來，一路奇情逸致，相逼而出，與前賦同一機軸而無一筆相似。讀此兩賦，勝讀南華一部。

【白話】這一年十月的暮日，從雪堂出來，將要遷到臨皋，兩個客人，跟我過黃泥的坂地。這時候霜露已經降下，木葉完全脫落，人的影兒在地上，仰起頭來看見明月，瞧瞧他很是快活。一面走一面唱歌互相酬和，後來嘆息道：「有了客人沒有酒，有了酒沒有着饌，月白風清，怎麼這良夜呢？」客道：「今天將晚的時候，提起網來，得着一個魚，巨大的口，細微的鱗，形狀像松江的鱸魚，但是那裏地方能夠得着酒呢？」我還去和婁商置，婁道：「我有一斗酒，藏他長久了，拿來等你不時的需要。」那麼拿了酒和魚，再游在赤壁的下面。這時江裏的流水有聲音，斷續的岸頭有千尺的光景，山覺得高，月覺得小，水勢退落，石頭顯露出來，只隔得多少時候，那江山的面目，便不能認識了。那麼我就提了衣裳上岸，踏着高危的巖石，披開叢生的草木，踞坐在虎豹形狀的石頭，登那像虬龍的亡木，仰攀鸚鳥的危巢，下看水神馮夷的幽宮，因此兩個客人不能跟到這裏。劃然的長嘯一聲，草木震動起來，山谷叫應，風起來，水湧出，吾也悄然的悲傷，蕭然的恐懼，凜然的像不能長久居留呢。還轉來上船，放到流水中間，聽他所到的地方，纔休就是了。這時候將要半夜，四面茫茫，寂寥得很，恰巧有一隻孤鷗，橫渡江面，從東飛來，翺翼像車輪一般黑的，裳白的，衣翼然的長叫一聲，掠過吾的船，一直到西面去，停了一息，客人辭去，吾也到岸上睡覺。夢見一個道士，着了羽衣，打幾個盤旋，過臨皋的下面，向我作揖道：「赤壁的游散快活麼？」問他的姓名，低了頭不回答，咳嗽吾知道了前日的夜裏，且飛且叫，過我旁邊的，不就是你麼？道士回頭一笑，我也驚醒，開門看他，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

便作疑詞吾聞之申包胥楚人曰：一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一國世之論天者，皆不

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

未定者也。密得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

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物以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不必待其已吾以

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此句便是國之將興，宋語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

不食其報。晉語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指諸葛公故兵部侍郎

郎晉國王公莊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解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

以直道不容於時。其報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未定已

而其子魏國文正公旺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俱年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

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與守文太平之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

緣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

天之果可必也。前言其可必也審矣，此言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

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此言王氏之得元未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唐人者，

請作其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且說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

王氏等且說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請李栖筠只由是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

此又借一相近 懿敏公之子輩，共與吾遊，又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

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齊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

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是種 德

【語評】 起手以可必不可，兩設疑局，作詰問體。次乃說出有未定之天，有一定之天，歷世數來，乃見人事既盡，然後可以取必於天心。此坡公作銘微意。王氏勳業與槐俱萌，實與此文而俱永。

【白話】 天道可以說必定有麼？但是賢者不是一定貴顯，仁者不是一定壽長。天道可以說不是必有麼？却是仁者必定有好的子孫。這兩種主張，將取法那一種呢？吾聞得中包胥道：「人定能夠勝天，天定也能夠勝人。」世上論天道的人，都不等他定了去求他，所以算是天道茫茫難測。善的人因此放肆，盜跖的善長，孔子、顏淵的困厄，這都是天道的沒有定的呢。松柏生在山林中，間起初的時候，被蓬蒿圍困，牛羊欺侮，却是到了後來，通過四時，閱歷千年，不改他常度的，這是天定的呢。善惡的報應，到了子孫，便是他的定奪長久了。吾拿所看見所聽得去考察他，卻是這天道可以說必有的，是明白得極了。國家的將興，必定有世代積德的臣子，大大的布施，却不受他的報應。然後他的子孫，能夠和遵守文法太平的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祿。所以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貴在五代，漢劇的時候，歷事太祖、太宗、文武雙全，忠孝俱備，天下人望他做宰相，然而公因照了直道，做不能容納在當時，因此曾經親手種三棵槐樹在庭中道：「吾的子孫，將來必定有做三公的。」後來他的兒子魏國文正公做真宗皇帝的宰相，在景德祥符年間，朝廷清明，天下太平無事的時候，享他福祿榮名的，共總十八年。現在想那借一樣物件給人家，明朝去取他，有的得着的，不得着的，却是晉公修德行在自己身上，言

望報答在天道，拿得穩在幾十年的後來，像拿了左券，親手交割的一樣；吾因此曉得天道的果然可以說必有呢。吾來不及見魏公，却見他的兒子懿敏公，拿直諫去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的做將帥三十多年，這種位置不能盡他的德行。天將再要興起王氏的麼？怎麼他的子孫這樣的多賢明呢？世上有拿晉公比李桐錡的，他的雄才大略，剛直氣概，確是不相上下，并且桐錡的兒子吉甫，孫子德裕，功名富貴，大略也和王氏相等，然而這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從這樣看來，王氏的福祿，實在還「方興未艾」哩。懿敏公的兒子肇，和吾交游，好修德行，又善文章，拿來傳他的家聲。吾因此記錄他，做個銘道：「咳，感美得極呢。魏公的事業，和槐樹一齊萌動，種植的勤勞，必定隔了幾代才成功。既經做了真宗的宰相，四面四方像磐石一樣的太平，還來看他家裏的槐陰，滿在庭中。吾輩小人，朝晨等不到夜裏，擇了時候去求利，那裏知道保全他的德行，庶幾圖個僥倖，不去種植，要求收穫，不有君子人，怎能夠建這國家王城的東面，是晉公所住的地方，鬱鬱茂盛的這三棵槐樹，只有這樣德行，才能符合咳，感美得極呢。」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閒隱人也。伏少時慕朱家郭解，俱漢時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好飲

酒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仍然終不過。總是素飲氣概，伏下晚乃遯於光

黃閒，曰岐亭。伏庵居疏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

也。伏山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伏

書方山冠似進賢冠以五采為之。方山子是想像得名。姓名字余謫居於黃，黃州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

陳慥季常也。蓋點出何為而在此？」之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緊接

似一時適余告之故，居以諱俯而不答，仰而笑。通真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

奴婢，皆有自得之意。樂刻盡入情余既聳然異之。作一頓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

用財如糞土。其後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

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鵲如畫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

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更見非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意前山中之人然方山子世有勳伐，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己顯聞，而其家在

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

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神轉自得意余聞光黃聞多異人，往往伴狂垢汙，不可得而見。

方山子儻見之歟！作不凡語

【評語】 前幅自其少而壯而晚一一順敘出來，中間獨念方山子一轉，由後追前，寫得十分豪縱，並不見與前重

複筆墨高絕，末言舍富貴而甘隱遁，為有得而然，乃可稱為真隱人。

【白話】 方山子光州黃州的隱居人呢，年幼時羨慕宋家郭解的做人，鄉里中的豪俠，都歸附他。稍為大一點，屈

節下人，去研究學問，想拿來替世上做番事業，然而終究不遇。晚年來就逃避在光黃二州的中間，叫做岐亭地

方，在草茅的房屋裏，疏葺的東西，不和世上通音信，拋棄車馬，毀壞冠服，靠了兩只腳，來來去去，山中人沒有認

識的，見他所戴的帽子，四方的髻，然高出，說道：「這豈是古時方山冠的遺像麼？」因叫他做方山子。吾謫居到

黃州，路過岐亭，恰巧見他，我道：「咳，這是我故人姓陳名德，號季常，啊，為什麼在這裏？」方山子也很驚懼的問

我，所以到這裏的緣故，吾告訴他這個原因，他低了頭，不回答。朝天一笑，請我到他的家裏住宿。他的家裏四壁

蕭條的沒有一物，却是妻子奴婢都有自得的神氣，吾已經悚然的奇怪他了。草想方山子在年輕時候，專門喝

酒，喜歡弄劍，用起銅劍來，看得像蓋土一樣。以前十九年的時候，吾在岐山，見方山子，跟了兩個騎馬的人，挾了

兩枝箭，遊歷西山，看見請在前面起來，差騎馬的人追了射他，不能得著，方山子騎了快馬，自己出去，只一箭就得到他，因此和吾在馬上論用兵的方法，以及古今成敗的道理，自以為一代的豪傑，雄士現在回想起來，像是隔得幾天罷了，精壯強悍的面色，還現在眉目中間，這豈是山林中隱居的人麼？然方山子世代有功勞的人家，應當得個官職，如果他從事這中間，現在已經貴顯了，却是他的家裏，本在洛陽，花園房屋，雄壯富麗，和公侯相等，河北地方有田，每年得綢帛一千匹，也可以享富厚的快樂，他都拋棄了，勿拿單到這深山窮谷中間，這難道是沒有什麼心得，肯這樣的呢？吾聞得光黃兩州的地方多奇異的人，常常假裝顛狂，醜陋的行爲，人家不能夠看見，方山子或者能夠看見他麼？

六國論

蘇軾

嘗讀六國世家，史記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國先經六國先經六國，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爲計，夫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秦士不知，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此言韓魏爲六國之衝，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更一版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引以明己說之有據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

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是八句只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此切責韓魏委區區之韓魏，以當虎狼之強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此切責韓魏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通篇結穴下只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韓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閒矣。韓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韓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韓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韓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此段深著自安之弊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於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感歎作結

【評語】是論只在「不知天下之勢」一句。蘇秦之說六國，意正如此。當時六國之策，萬萬無出於親韓親魏者。計不出此，而自相屠滅六國之慮，何至於此。讀之，可發一笑。

【白話】曾經讀六國世家的一篇文字，讀地裏怪天下的諸侯，拿五倍的地方，十倍的地方，發憤朝西面走，拿來攻打山西地方只有千里的秦國，却到底不免到滅亡的路，常常替他細細計算，以為必定有可以自安的計策。因此未嘗不怪這當時的士子，思慮的疏忽，和見利眼光的淺，并且不知道天下的大勢呢？想那秦國所和諸侯爭天下的，不在齊楚燕趙呢，却在韓魏的城外；諸侯所和秦國爭天下的，不在齊楚燕趙呢，却在韓魏的野裏。秦國的有了韓魏兩國譬如人的有心腹的病呢，韓魏阻住了秦國衝要地方，并做山東諸侯的屏障，所以那天下

所最重要的，沒有像那韓魏的兩國。以前范雎用事在秦，却收服韓國；商鞅用事在秦，却收服魏國；昭王沒有收得韓魏的心，却出兵去攻齊國的剛壽，那范雎心裏以為可愛，那麼秦國所忌的，可以見得了。秦的用兵在燕趙兩國秦的危險事情啊，越過了韓魏，去攻人家的國都，燕趙抵敵在他前面，那韓魏乘勢攻擊在後面，這是危險的路呢。却是秦的打燕趙，不會有韓魏襲擊的憂慮，便因為韓魏附秦的緣故呢。想那韓魏做山東諸侯的屏障，却使得秦人能夠出進在他的地方，這豈是知道天下的大勢麼？委託小小的韓魏，拿來抵當虎狼一般的強秦，他們怎能夠不受挫折到秦國的手裏去呢？韓魏受了挫折，到秦人手裏去，然後能夠通他的兵，東面來打諸侯，却使得天下人都受他的禍患。想那韓魏不能單獨抵當秦國，却是天下的諸侯靠了他遮蔽那西面的秦國，所以沒有再好，厚結韓國，親近魏國，拿來攔絕秦人，秦人不敢越過韓魏，拿來窺探齊楚燕趙的四國，那齊楚燕趙的一般國家，因此能夠拿來自己保全在這裏面了。拿四個太平無事的國家，幫助適當攻擊的韓魏，使韓魏沒有東顧的憂慮，却替天下人挺身出來抵當秦國的兵，拿韓魏二國，抵敵秦國，却是齊楚燕趙休息在裏面，拿來暗地裏助他的急難，照這樣做，可以應敵無窮，那個秦國有什麼方法去破他呢？不知利用這個計策，却去貪疆場上尺寸的利益，背棄盟約，自己，拿來互相屠滅，秦國的兵沒有出來，却是天下的諸侯已經自己困乏了，弄得秦人能乘這機會，拿來取他們的國家，怎麼不可以悲傷呢？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大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以養爲謂起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一太史公詞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豪俊交遊，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二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三其氣充乎其

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非明文為氣之所形，非說管者不能道此。轍生十有九年矣，謂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鄰里鄉黨之人，一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

野，可登覽以自廣；二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

三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下四段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一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二至京師，仰觀

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太尉傳自

見太尉傳自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太尉傳自

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公○又引一發限太尉以才略冠天下，

而轍也，未之見焉。上一句接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謂轍之來也

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

也。勢一情激，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

者矣。東華如千錢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

其所樂。志氣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

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然

【評語】意只是欲求見太尉以盡天下之大觀，以激發其志氣，却以得見歐陽公，引起求見太尉，以歷見名山大

川京華人物，引起得見歐陽公，以作文養氣，引起歷見名山大川京華人物，注意在此，而立言在彼，絕妙奇文。

【白話】太尉鉤鑿轍有生以來，就喜歡做文章，想他很深，以為文章是從神氣內形容出來的，然文章不可以一學就成的，氣可以涵養求到。孟子道：「我善於養我浩然的氣。」現在看他的文章，寬厚宏大，廣博，充滿在天地中間，恰稱他氣的大小。太史公游歷天下，看盡四海的名山大川，和燕趙地方的豪傑交游，所以他的文章疏落豪蕩，很有奇氣。這兩個人，豈是常常拿了筆，學做這樣的文章呢？因為他浩然的氣，充滿在胸中，就洋溢到他的容貌，發動在言論，却露在文章上面，自己也不知道呢。轍活到現在，已經有十九歲了，我住在京裏，所和我交游的，不過是這鄰里鄉黨的人，所看見的，不過幾百里中間的事情，沒有高山大野，可以登臨游覽，廣自己的見識。諸子百家的書，雖沒有不讀，然而都是古人的陳迹，不能夠激發我的志氣，恐怕就此埋沒，所以決心離開本鄉，求天下的奇聞壯觀。拿來知道天地的廣大，經過秦漢的故鄉，恣意看終南山、嵩山、華山的高峻，北面看黃河的狂奔橫流，慨然的想像見得古時的英雄豪傑，到了京師，舉起頭來，看天子宮闕的壯麗，和倉廩府庫城池苑囿的富厚，并且廣大呢？方才知道天下最雄壯的所在，看見翰林歐陽公，聽他議論的宏大，辨析瞻仰他容貌的秀麗魁偉，和他的門人賢士大夫交游，方才知道天下的文章，聚在這裏呢？太尉拿雄才大略，冠蓋天下，天下的所靠，因此沒有憂患，四夷的所怕，懼因此不敢發難。進來是周公，召公，出來是方叔，召虎，却是轍從來沒有見過的，并且那人的求學，不記他大的地方，雖多要來什麼用場，轍的來到這裏，在山看見終南山、嵩山、華山的高峻，在水看見黃河的大並且深，在人看見歐陽公，還以為沒有見太尉，覺得美中不足，所以情願一瞻仰賢人的光耀，聽一句話，拿來壯自己的志氣，然後可以盡天下的大觀，沒有遺恨的了。轍年輕，沒有能夠通習吏事，以前的來，不是單要求升斗的俸祿，偶然的得他，不是我所有的快樂，但是難得賜歸等選，使得優游在這幾年中間，將拿來研究那文字，並且學習行政的事情。太尉如果以為可以教訓，却不以為恥，辱來教訓我，那是更加有幸了。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

西陵即黃州也

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

原

北合漢沔

沔○湘沅二水名漢水出嶺東南流經

得謫居齊安

齊安即黃州

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

勝字

而余兄子瞻名之曰

快哉

嶼趾

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合瀾灩澦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

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

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植列烟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河

指敦

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

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

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風流遺蹟亦足以稱快世俗

之官有風颯

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

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

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

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

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

何與焉

張翥得身上若屬若領無限期說則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

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稽計之餘

會稽指無

而自放山水之閒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

其上語

將蓬戶養牖無

為龍軒管吹前操赤壁下陸遜亦權將軍攻曹林拔旅過武昌權以

向善領出八官第巨龍颯颯曰齊○一段帶往去之事以為快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

於蘭

仲謀字孟德孫仲謀字

張翥得身上若屬若領無限期說則

得明君語居之快來

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

將蓬戶養牖無

稽計之餘

會稽指無

而自放山水之閒

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

其上語

將蓬戶養牖無

稽計之餘

會稽指無

而自放山水之閒

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

其上語

將蓬戶養牖無

稽計之餘

會稽指無

而自放山水之閒

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

其上語

將蓬戶養牖無

稽計之餘

會稽指無

而自放山水之閒

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

其上語

將蓬戶養牖無

稽計之餘

會稽指無

而自放山水之閒

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

其上語

將蓬戶養牖無

稽計之餘

會稽指無

而自放山水之閒

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

其上語

將蓬戶養牖無

稽計之餘

會稽指無

而自放山水之閒

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

其上語

所不快；

漢戶梅... 戶... 以

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

以自適也哉！魏何... 魏...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

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為快也！有餘味

【評語】前幅推定「快哉」二字洗發，後幅俱從謫居中生意，文勢汪洋，筆力雄壯，讀之令人心胸曠達，龍辱都忘。

【白話】長江出了西陵，方才得着平地，他的流水，奔馳放蕩，水勢浩大，南面合湘沅的水，北面合漢沔的水，他的水勢愈加浩大，到了赤壁的下面，各處流水，漸漸的灌入，像海一樣。清河張君謫得謫居齊安地方，就在他屋的西南築個亭子，拿來望江流的勝景，却是我的哥哥子瞻題他的名叫「快哉」。因為在這亭上的所見，南北有百里光景，東西一齊會合，波浪有洶湧的水勢，風雲開合，白天便船隻出沒在他的前面，夜裏便魚和龍悲慘的長嘯在他的下面，變化倏忽無常，動人心意，嚇人眼睛，不能常久看他。現在却能夠玩弄他在几席的上面，抬起眼來，就可看個滿意。東面望武昌的許多山岡，巒起伏，草木一行一行的排列，煙氣消滅，太陽出來，捉魚人，樵柴人的房屋，都可以指點計數，這就是所以叫「快哉」的道理呢。至於那長洲的水濱，故城的遺址，曹孟德，孫仲謀，邪了眼光的經營，周瑜，陸遜的所馳驅戰爭，這種風流遺跡也足以稱快世俗。以前楚襄王跟了宋玉，景差到蘭臺的宮裏，有一陣風，颯然的到他面前，襄王披開了衣襟，迎這風道：「快活的很呢！這陣風啊！是寡人和尋常百姓所共有的麼？」宋玉道：「這單是大王的雄風罷了，尋常百姓那裏能夠共同享受這陣風呢？」宋玉的說話，大約有所譏諷啊！想那風沒有雌雄的分別，却是人事有遇不遇的變化，楚王的所以算快樂和尋常百姓所以算憂慮，這是人事的變化呢，和風有什麼關係呢？士子生在上，如果他的心中不得意，不論到什麼地方，總不能快活的。如果他的心中坦然無憂，不拿物欲害他的本性，不論到什麼地方，總是快活的。現在張君不拿謫居算憂慮，在治理銀錢賬簿餘下來的時候，却能自己放蕩在山水的中間，這是他的心中一定有過

人的地方就是這做的門，瘳做的窗，沒有什麼不快活的，何況洗了長江的清流，引了西山的白雲，窮竭耳目的勝境，拿來自己安適呢？不是這樣那相連的山，幽絕的壑，長的森林，古的樹木，清風去振動他，明月去照耀他，這都是牢騷的人愛思的士的所以悲傷，容貌憔悴不能忍受的啊，怎見得他的快活呢？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必勒之石，或留于家，顯或置之墓前，其義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與史申明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也。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此段言袁世豈不得實起下段當觀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銘以人重，此句為通篇鑰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或埋則失是，或諛則失公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又銘非其人，則出公與是一語見矣，然則孰為

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此一精錄上引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公於衆人，則能辨焉；是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辨之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是議之不徇，道德者而後可以爲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從道

到文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此以見必畜道德而能文章而後可以爲此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此段申明能盡公與是以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下，便可直入賢公，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

遇之難，又如此！可直入賢公矣，備又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此語至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此語上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於所可感，則往往盡與入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此語下

痛也。况其子孫也哉？况鞏也哉？敬轉感其追晞者祖德之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即感思圖報意，頓住下，乃發出絕大議論，正是

殿與史異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媿？孟憲前段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此一入而天下之爲父祖子孫者，皆知所當爲，其爲美更多於作史者數美於先生一語也。

爲誰重歐公者，作爲己之祖，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以誠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父作感是謂一人之私耳教而加詳焉。承歐公來書愧甚不宣。并結出

【評語】子固感歐公銘其祖父，寄書致謝，多推重歐公之辭。然因銘祖父而推重歐公，正是歸美祖父。至其文紆徐百折，轉入幽深，在南豐集中，應推爲第一。

【白話】去年秋天，有人回來，承蒙賜一封信，以及所做的墓誌銘，反覆的吟詠誦讀，又是感激，又是慚愧。那墓誌銘的著名在世，意思和歷史差不多，却也有和歷史兩樣的地方，因為歷史上對於善惡的事情，沒有不寫的，那銘誌的記載，大約古時人的有功德，才能嘉行，志向道義美好的，人恐怕後代的人不知道，便必要做了誌銘，顯露他（有的進獻到廟裏有的存在墓上，道理是一樣呢）。如果這人是惡人，那麼在銘上有什麼記載呢？這所以和歷史有兩樣啊。這銘誌的作意，所以使死者沒有遺憾，活在世上的人，能夠得他的尊敬，那善人喜歡能夠見在傳上，便勇於自立，惡人沒有什麼記載，便因此慚愧恐懼。至於那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好的言論，善的事情，都見在文章上面，也可以做後代警戒勸勉的道理，不是近乎歷史，是和那一種相近呢？到了世道衰微，做人子孫的一味想褒揚他的祖宗，却不根據那誌銘原來的道理，所以雖是惡人多專心要刻了銘誌，拿來誇耀後世。立言的人，既是不能拒絕他不做，又因他子孫的請求，如果寫他的惡事，在人情上，有點說不過去，這樣一來，那誌銘的所記載，就失了真實面目。後來做誌銘的，應當看他做的人怎樣，如果請託不得當的人寫起來，那就不能夠秉公和求是，便不能夠行在世，傳給後代。所以千百年來，從公卿大夫，一直到里巷的人，沒有一個不有誌銘的，却是傳的人很少，這個緣故，沒有別樣，因請託不得適當的人，做起文章來，不秉公和求是的緣故呢。那麼要怎樣一等人才能夠秉公和求是呢？不是積善道德，并且能夠做文章的，不能當這個責任呢？因為有道德的人，對於惡人，就不肯受理，替他做誌銘，在衆人裏面，能夠辨明他該做不該做，却是人的行爲有動機是好的，却結果不好的，有意思奸險的，却外面像好的，有善惡大相懸殊，却不能夠實在指出的，有的實際比名譽大真的。

名譽過了實際；好像那用人一般，不是素有道德的人，怎能夠辨他不疑惑，議他不徇私；不疑惑不徇私，便是秉公并且求了；然而他的文辭不精工，還不能傳世，那麼又在他的文章上面拿來取勝了，所以說道：「不是積善道德，并且能夠做文章的人，不能當這個責任呢。」豈不是這樣麼？然而積善道德，並且能夠做文章的人，雖或同時生在世上也有的，但也許隔了幾十年，或者幾百年，方才有的。這傳流的不易，已是這樣，遭逢的不易，又是這樣。像先生的道德文章，確就是所說隔了幾百年才有的呢！先祖的言行，卓然不羣，幸而逢着先生，能夠去銘他的公道和實在這傳留世上，行在後代，沒有可以疑心了，却是世上的學者，每每看傳記上所載古人的事情，到了可感的地方，便往往悲傷哀痛，不知涕淚的落下哩！何況是他的子孫呢！何況自己呢！我這慕先祖的德行，想因此傳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推廣這一種賞賜在輩的身上，却及到了三代，這感激和報答的心，應當怎樣的去打算他，并且還想輩的學問淺薄，性質愚笨，却是先生引進他，先祖的因了顛連困厄死亡，卻是先生顯揚他，那世上一般的魁閣豪傑，不當出世的士子，那一個不情願進先生的門牆來，潛藏隱遁，抑鬱不遇的士子，那一個不有希望在上，善事那個不願做，惡事那個不慚愧恐懼，做人家祖父的那一個不要教訓他的子孫，做人家子孫的那一個不想寵愛榮幸他的父祖，這幾樁美事，一起歸到先生身上，已經拜受賞賜銘誌的屈辱，並敢說明感恩的意思，先生所論世族的次序，怎敢不奉承教訓，並且詳加攷察呢！慚愧得很，不再宣布。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二生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一總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

行，請予言以為贈。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通篇意在

勸二生以行道不當但求為文詞 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插入安生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

求予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因迂闊解惑二句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

甚於予乎？相煩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於

今而不自知也。班固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體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

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

乎？一段皆他笑以為迂闊句然則若予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

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適前語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

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一段皆他解惑于里人句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照起

【評語】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則其文必佳。予固借迂闊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讀之覺文章聲氣

去聖賢名教不遠。

【白話】趙郡蘇軾，吾的同年友啊，從四川到京師，拿封信給我，稱道四川的士子，有黎生安生兩個人。後來黎生

拿他的文章幾十萬言，安生攜他的文章，也有幾千言，不以為恥，辱拿到我處，看他的文章，確是闊壯雋異，偉大

會得有詩歌一般的，可以反覆吟詠，像馬的馳騁窮竭了事理，他材力的英放豪縱，像不能測度的呢。二生確

是可憐，魁奇特起的士子，却是蘇君也可算善於知人的了。不多幾時，黎生補了江陵府的司法參軍，將要出發，

請吾拿句說話來做贈別。吾道：「吾的知道生已經明白在心裏了，卻要拿說話相求，做外面的虛聲，」黎生

道：「生和安生的學這種文章，鄉里的人都譏笑吾們，以為迂闊，所以現在要求先生的說話，實在想解解里人

的疑惑。」吾聽了這句話，自己想想，覺得很是可笑。想那世人的迂闊，那裏有過景我呢！只知道信用古人，卻不知道迎合現代，只曉得傾心道理，卻不知道求同世俗。這吾所以窮困到現在，卻自己不知道呢。世上迂闊的人，那裏有比我再過呢。現在生的迂闊，只不過因為文章不近世俗，是迂闊中的小事罷了。何必憂被鄉里人的譏笑，像我的迂闊，才是大了。如果生拿了吾的話歸去，並且要重重的得罪，那裏只在譏笑便罷呢。那像我的對於二生，將用什麼說話贈別呢。如果說我的迂闊算好，那我的憂患是這樣。如果說他不好，那可以拿來迎合現代，必定違背古人，可以拿來求同世俗，必定離開聖賢的道理了。我勸生不要急在解釋里人的疑惑，就在這個道理上面，必定能夠選擇，取他就此寫了贈給黎安二生，並且給蘇君看，以為怎樣呢。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秦昭王囚孟嘗君，使欲殺之。孟嘗君使人夜為狗入秦宮，中取以獻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乃赦孟嘗君。孟嘗君遂出。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一號。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餒得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得盡○疾轉

【評語】文不滯百字，而捋捋吞吐，曲盡其妙。

【白話】世上的人，都稱道孟嘗君能得賢士的心，賢士因此歸附他，卻是到底靠了他們的力量，拿來逃脫在虎豹的秦國。咳，孟嘗君不過是雞鳴狗盜的梟雄罷了，豈能算是得賢士的人麼。不是這樣，靠了齊國的富強，只要得着一個賢士，應當就可以南面去制服秦國，還要用什麼雞鳴狗盜的力呢。想那雞鳴狗盜的出他們下，這賢士的所以不到呢。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俱以古處自期也。○分提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先彌予攷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字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同上相似總照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變換自成傳永法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從發同學二字統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余，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此處微分主客夫安驅徐行，輻輳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室。此處微分主客舍二賢人者而誰哉？此處微分主客余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此處微分主客自以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此處微分主客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此處微分主客

【評語】別子固而以正之陪說，交互映發，錯落參差。至其筆情高奇，淡而灑遠，自令人尋味無窮。

【白話】長江的南面有一個賢人號子固——不是現在所說一般的賢人——吾慕他和他交友。淮水的南面有一個賢人號正之——不是現在所說一般的賢人——吾羨慕他和他交友。這兩個賢人，足跡不會彼此過往的，嘴裏不會彼此講過的，辭令幣帛不會彼此接近的，他們的先生和友人，豈是完全同呢？吾考察他們的言論德行不同的地方，為什麼這樣的少呢？說道：「只因爲效法聖人罷了。」效法聖人，那就他們的先生朋友

必定效法聖人的；聖人的言行，豈有兩樣呢？他們的相像，固然應當。吾在淮南，嘗止之，譚起子固，正之不疑心；吾的遷到江南，替子固講起正之子固，也以爲對的。因此吾又知道，所說賢人的，既是相同，又彼此相信，沒有疑心呢？子固做懷友一首詩贈給我，他的大概意思，想互相攀引，拿來到中庸的路，正之也會經講過的。想那安爲驢，驢慢慢的行，到中庸之道的庭上，卻登他的堂，雖了這兩個賢人，那個能夠到呢？吾以前不是敢自己必定能夠到這個地步呢，也願從事在左右，幫助了進去就是了。咳！官有職守，私情有記念，會合不能夠常見，所以做同學一首和子固分別，拿來互相警戒，並且互相安慰呢。

游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由名所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通名借華山開發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伏蓋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獨數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其衆所謂前洞也。是前洞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游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是後洞予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謂下正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已上敘遊事筆蓋余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借此以證方是時，余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願旣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乎游之樂也。此一句於是余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

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敲補夫夷以近，則游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接意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

彌望盡級下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撥火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讖，應雖其而在己為有悔，隨之句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讖之乎？此余之所得也。無悔與讖便是有得真諦學名言○一時頓悟

願是道川上山余於仆碑，應篇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誠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直至此方點明學者四入者

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人註

【評語】借遊華山洞，發揮學道，或敘事，或論解，或摹寫，或道故意之所至，筆亦隨之逸興滿眼，餘音不絕，可謂極文章之樂。

【白話】袁禪山也叫他華山，唐朝的和尚慧褒，開始住在這個地方，死了葬在這裏，因此後代的人稱他做「褒禪」。現在所謂慧空禪院的就是褒的廬墓呢。隔開這禪院東面五里，所謂華山洞的，因他在華山的南面，所以這樣叫他呢。離洞一百多步，有塊石碑倒在地上，他的文字已經糊塗，單只兩個字，還可以認識是「花山」。現在說「華」字像華實之「華」的，大約是聲音弄錯呢。這下面土地平曠，有個泉水從旁邊湧出來，那遊玩的人記在上面，的很多，所謂前洞的，就是從山上走去，過五六里有個洞很清靜的進去，很冷，問他的深度，便是好遊的人，也不能窮盡。是稱他叫後洞，吾和四個人拿了火把進去，進去愈深，這走路愈難，卻是這所見命，中間有能渡

倦的人，想出來的，說道：「如果不出來，火將熄滅。」就此和他一同出來。大約吾所遊的地方，比那好遊的人，還不及十分之一。然而看這左右兩面來遊的人，記在上面的，已是很少，因為他愈深，那到的人愈少了。當這個時候，吾的足力還能夠進去，火光還能夠明亮呢。到了我們出來，有的人便怪這要出來的人，卻是吾也懊悔跟了他們出來，不能夠窮盡遊散的快樂呢。因了這樣，我就發生了一種感想：古人的看那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心得，因他求思的深，並且沒有不到的。想那平夷路近，就遊的人多，危險路遠，就到的人少。卻是世上的奇偉瑰怪非常的大觀，常在那險遠，並且人家所少到的地方呢。所以不是有志的人，不能到的。如果有志向了，不跟人家停止呢。然而力量不夠的，也不能到呢。有了志向和力量，卻又不跟人家念情，如果到那幽暗昏惑的地方，沒有像火的東西去幫助他，也不能到呢。然而力量可以到的，卻不去做，在人家是可以譏笑在自己是有懊悔。如果盡吾的志向，仍舊不能達到的，可以沒有懊悔了，這那個能夠譏笑他呢。這是我所有的心得啊。我對於傾倒的碑，又拿來悲那古書的不能保存，後代傳聞的差謬，竟不能得他真實名稱的，怎能夠細細的講呢。這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長思慮，並且謹慎取法啊。同游的四個人是：廬陵畫君圭、號君玉、長樂王回、號深父、吾的弟安國、號平父、安上、號純父。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有識得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歸寶元元乾宗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又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長才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為。下君諱平，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為。

然終不能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下發辭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

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齟齬固宜。

謂不過也。此是另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

可勝數。似說許又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

國。此又何說哉！韓非工說而發橫子韓王李廣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收社

盡君年五十九，以嘉祐仁宗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

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

人，進士周奉先，秦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當先嗚呼！

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不盡

【評語】起手敘事以後，痛寫淋漓，無限悲涼。總是說許君才當大用，不宜以秦州海陵縣主簿終，此作銘之旨也。

【白話】君諱平，字秉之，姓許。吾曾經敘他的世家，就是現在所謂秦州海陵縣主簿的呢。君既經拿兄弟的友愛，

被天下人所稱美，卻是自少就卓然超絕，善長辯論，和他的兄元，都拿智識才略，被當代士大夫所器重。寶元年

間，朝廷特用兵方法謀略的徵求，拿來招天下異能的士子，那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季先拿君所做的

的書來薦舉，因此能夠召見面試，做大廟齋郎的官職。後來選做秦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許君有大才可試

用做事，不應當拋棄他在州縣，君也會經慨然的自己期望，想做一番事業，然而終究不能一用他的智能，竟懷

才死亡，咳，這也真可憐呢！士固然有離異世俗，獨行他的意思，挨罵受譏，被人笑侮，窮困受辱，卻是不悔，他們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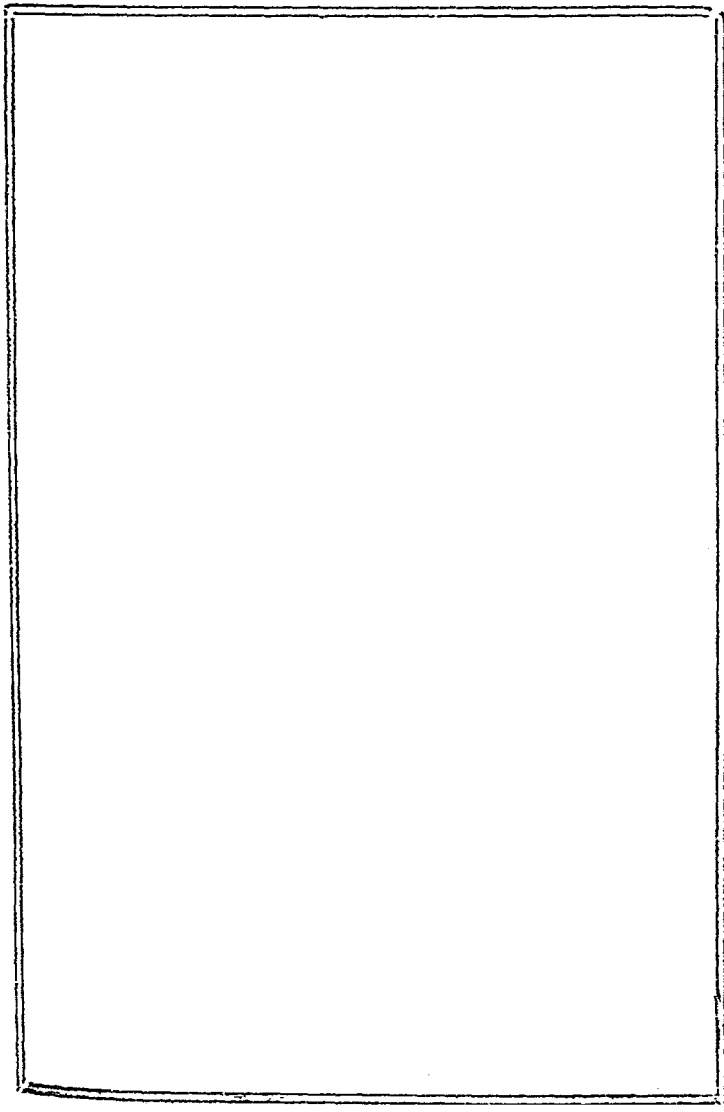
因沒有衆人的請求，卻有所等待在後世的呢？這不合時俗，確是應當。至於那有智謀功名的士子，探了時候，上下逢迎，去求權勢利祿的會合，然而常常不遇的，卻也不能細細計算。至於辯論，可以移動萬物，卻窮困在用行游說的時候，謀略能夠侵奪三軍，卻受辱在尚武的國家，這還有什麼講呢？咳！那有所等待却不悔的，早以知道了。君年五十九，在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日，葬在藍州的楊子縣甘露鄉某所的墳地。夫人李氏，兒子壞，不做官。兒子璋，做藍州司戶參軍。兒子琦，做太廟齋郎。兒子琳，舉進士。女兒五個，已嫁的有兩人。一個女婿是進士周奉先，一個是泰州泰興令陶舜元。做個銘道：『有人去提拔他，沒有人去傾軋他。咳！許君卻到底止在這上面，是那個人使他這樣的。』

古文觀止

卷十一

秦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五十一



標點評註 言文對照 古文觀止 卷十二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提一句作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上道之險，一水有壘
 唐灑衍，灑，瀨也。頡頏之虞，灑，瀨也。跨馬行，則竹閉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
 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為之掉，灑，瀨也。栗，灑，瀨也。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灑，瀨也。詭舟一
 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鮑魚，灑，瀨也。其難至如此，灑，瀨也。故非任有力者，不可以遊；
 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於其地。灑，瀨也。嗜奇之士，恨焉！灑，瀨也。
 天台陳君庭學，能為詩，灑，瀨也。由中書左司掾，灑，瀨也。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
 川都指揮，司照磨，灑，瀨也。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
 侯，灑，瀨也。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迹，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灑，瀨也。
 益工，灑，瀨也。越三年，以例自免歸，灑，瀨也。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
 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灑，瀨也。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願以
 學未成而不暇，灑，瀨也。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灑，瀨也。逮今聖主興，而宇內
 定，極海之際，合為一家，而予齒益加耄矣。灑，瀨也。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灑，瀨也。

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勸進一語 山水再應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應續

【評語】先敘遊蜀之難，引起庭學之能遊，是正文。繼敘己之不能遊，與前作反觀，末更推進一步，起伏應合，如峯迴路轉，真神明變化之筆。

【白話】西南山水，只有四川最奇。然而離開河南幾萬里，陸路有劍閣棧道的危險，水路有瞿塘峽、滄瀨堆的憂慮。騎馬走那竹林中間，山嶺高峻的，走了十多天，不見他山嶺的邊際，到上面朝下一望，極險的小壑有幾萬尺深，杳杳冥冥的，不能測量他的窮盡。肝膽爲他戰慄，水路上走，那江裏石頭凶悍尖利，波浪險惡，水勢不順，船一失了勢，一尺一寸，都要粉碎泥沉，到下面飽魚鱉的腹，這難走的，竟到這樣，所以不是做官有力量，不能去遊，不是材情有文采的，即使去遊，也不能有所得，不是強壯的人，多老死在這塊地方，好奇的士子，很恨在這上呢。天台陳君庭學，能夠做詩，從中書省左司掾，屢次跟大將北征有功勞，升四川都指揮使，照磨，從水路到成都，成都，是四川的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的所住，英雄豪傑戰爭攻伐，駐防守禦的遺跡，詩人文士遊覽眺望，飲酒射箭賦詩吟咏，歌唱歡呼的地方，庭學沒有不到處遊覽，既經遊覽，必定發揮在詩上，拿來記這景物時世的變化，那麼他的詩愈加工正，隔了三年，援例自免歸來，碰着吾在京師，他的氣愈加充感，他的說話愈加雄壯，他的志氣愈加高尚，大約得益在山水的幫助，是很多的，吾很自已慚愧，當吾年輕時，曾經有志要出去遊歷天下，但因學業未成，沒有空閑時候，到了壯年，可以出去，卻是四方兵起，沒有插足的地方，到現在聖主興起，天下平定，盡四海之內，合做一家，却是吾的年紀老了，想要照庭學的游歷，還能夠麼？然而吾聽說古時的賢士像顏淵原憲的一等人，都坐守陋室，那蓬蒿沒他的門戶，卻是志氣常常很充然的，像能夠包括大地的，這個原因，是在那裏呢？也許有出在山水的外面麼？庭學可以歸去試做，試做在這上面求他，如果有所得，便拿來告訴我。

我也可以不是一塊到底了

閱江樓記

宋濂

金陵為帝王之州

金陵即江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

謂東晉宋齊梁陳也五逮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闕湖南

代時參知蓋遠為南唐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為天下後世法

南湖北與極南之地也再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遠其下

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為閱江云以上錄名登覽

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豁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夫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

之偉觀者歟登高一呼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矚○山讀曰勑必

悠然而動遐思許多思字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

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日宗小雅所稱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

廣益思有以保之以一段思有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上下番舶接跡而來庭燦

姪姪素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陸之

遠益思有以柔之以一段思有見兩岸之閒四郊之上耕人有灸膚駝均足之煩農女有

將入柔行饁之勤也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於衽席者也萬

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思字發出三大段義觸類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樓

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邗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
駁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臨春結綺齊雲落星皆古樓名不過樂管絃之淫

響，藏燕趙之艷姬，不旋踵聞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又齊謂代所建之樓以高麗規意雖然

長江發源岷山，委蛇在嶺山七千餘里而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

天塹。應去聲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前從開字上注想此又從江字上點綴筆無參漏然則

果論之力歟？上起下逢掖之士，逢掖大衣也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

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可謂贊揚之至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

興耶？意極則臣體臣不敏，奉旨撰記，欲上推宵旰，圖治之功者，勒諸貞珉。民○珉石

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意何等鄭重

【評語】奉旨撰記，故篇中多規頌之言，而為莊重之體，真臺閣應制文字。明初朝廷大制作，皆出先生之手，洵堪稱為一代詞宗。

【白話】金陵是帝王的住處，從六朝到南唐，大概都偏居一方，不能相應山川的王氣。到了我朝皇帝，建都在這裏，方纔能夠當他。從此風聲教化所到的地方，不分南方北方，心神所注和穆清高和天一樣，雖是一件榮事，一種遊戲，也可以做天下後世的模範。京城的西北，有個錫子山，從廬龍蜿蜒到這裏，長江像如一般的橫貫盤曲環繞他的下面，皇上因這地方形勢雄勝，詔諭築樓在山巔，和百姓同游觀的快活，就此賜一個嘉名叫「閱江」。呢，登臨遊覽的時候，萬千氣象森然布列，千年來的秘密，一天裏軒豁顯露，豈不是天造地設拿來等那一統的君主開闢千萬世大觀的麼？當那風日清美，御駕到來，升到這山巔，靠了欄干，遠望出去，必定悠悠的要動深

遠的思想：看見江漢的遠到海裏，諸侯的敘述自己職守，城池的高深，關塞的嚴固，必定說道：「這是我的風梳髮雨沐頭，戰勝攻克所得到的代價呢。」中國的廣大，愈加想拿來保存他，看見波浪的浩浩蕩蕩，風帆的上下，外國船隻相連的來朝見，矚欲的寶貝，聯肩的進貢，必定說道：「這是我的德行安他，威嚴服他，延及內外所到的地方呢。」四疆的遠遠，愈加想拿來柔服他，看見兩岸的中間，四野的上面，種田人有肌膚經太陽薰炙，脚受寒冷拆裂的煩勞，農家婦女有採桑送飯的勤勞，必定說道：「這是我把他們提拔在水火中間，去登那被席上的安逸呢。」萬方的百姓，愈加想拿來安寧他，觸類旁通的思索，不止一樣。臣知道這個禮的建築，皇上所以用來發舒精神，因了物類，興起感想，沒有不齊寓求治的思想，豈止看那長江就罷了，那臨春結綺的樓，不能不算他華麗了，齊雲落星，的樓，不能不算他高了，不過他們的樓，只聚了管絃的淫蕩聲，音藏了燕趙的妖豔，姪人不多幾時，就煙消火滅，感慨隨他發生了，吾不知道他們有什麼說法呢，雖是這樣，長江發源岷山，曲曲折折的行了七千多里，纔入海，白浪淘湧，碧波翻騰，六朝的時候，往往靠了他做天然的險要，現在卻南北一家，看做安流，沒有用事在戰爭了，那麼，果真是誰的力量呢？著了儒服大衣的士子，自登這個樓，去望這個江的，應當想聖德像天一樣，蕩蕩乎的不能形容，和神鳥疏通開鑿的功勞，一樣的沒有窮盡，忠君報上的心，怎能不油然而興起麼？臣愚笨得很，幸旨做這篇記，想推求皇上日夜圖治功勞的，刻在美石上面，至於那流連盤桓，風物景緻的說話，都略去不說，恐怕褻瀆呢。

司馬季王論下

劉基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王而卜焉。郢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季王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瘞者思嚏，帝○城伏義也，遠頃問也，隱身。聖賢○三句，隨處久則思用。吾聞之：蓄極則洩，悶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

往不復。六句必用僕竊有疑，願受教焉！一當復用而終不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焉？」卜以決疑，疑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不知之疑

稱何。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故陰不必卜之理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昔者謂見用之日，今日謂處廢之時也。季主論陰也。全在此二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蠶風蟬，昔日之鳳

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舊鬼火象白，蠶螢皆美味。○六段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指昔用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今廢者用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浚谷。之句與東陵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為？」一聽前作收緊餘

【評語】通篇只說得一個循環道理，喫緊喚醒東陵處，全在「何不思昔者」一句。以下總發明此意，世之人類多時命之感，讀此可以曉然矣。

【白話】東陵侯既廢，到司馬季主地方去占卜。季主道：「君侯為什麼要占卜呢？」東陵侯道：「睡得長久的想起來，整伏長久的想開通，煩昏長久的想噴嚏。吾聽見說積蓄過分便要發泄，昏悶過分便要通達，熱度太高便要生風，壅塞過分便要開放。一個冬季，一個春天，沒有屈而不伸的；一起一伏，沒有去而不來的。吾暗地裏有點疑心，情願來請教。」季主道：「這樣說來，君侯已是明白的了，還要什麼占卜呢？」東陵侯道：「吾沒有澈底明

疑心，情願來請教。」季主道：「這樣說來，君侯已是明白的了，還要什麼占卜呢？」東陵侯道：「吾沒有澈底明

白這奧妙，情願先生盡情的教導我！季主就說道：「咳！天道有什麼親近？只有道德是親近；鬼神有什麼靈感？靠了人才能有靈感。那著是枯草呢，龜是枯骨呢，彼此都是物呢；人比物靈的，啊，為什麼不聽自己卻聽在物呢？並且君侯何不去想一想以前的事情呢？有了以前的原因必有今日的結果，所以碎瓦破牆，是以前的歌樓舞館呢；荒榛斷梗，是以前的瓊樓玉宇呢；臨風呢，露風中的蟬，是以前的風笙龍笛呢；鬼燐螢火，是以前的金缸華燭呢；秋天的苦菜，春天的甘菜，是以前象白駝峯的佳肴呢；紅的楓葉，白的菽花，是以前的蜀錦綉呢；以前的所沒有，現在有了，不算過分；以前的所有，現在沒有，不能算不足。所以一日一夜的循環，花開的謝去，一春一秋的時候，物類舊的變新，急流的下面，必定有深的潭水；高山的下面，必定有深的山谷；君侯也早已明白了，還要來占卜什麼呢！」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聲○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映街外意。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為欺也！」提出欺字作主通。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寺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欺世盜名，舉天下皆是下歷。說居官之為欺者以實之。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號皮。恍恍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賊將。峨大冠，拖長紳，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文臣或將何處可置面目。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取，觀其坐高堂，騎大馬，

醉醇醴而飫_去 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
敗絮其中也哉_{上二段細寫之借題馬} 今子不是之察而以察吾柑_{一作反詰語} 予默
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_{滑稽說諧也東方} 豈其念世嫉邪者耶而託
於柑以諷耶_{言之旨}

【評語】青田此言為世人盜名者，而借賣柑影喻滿腔憤世之心，而以痛哭流涕出之。士之金玉其外而敗絮
其中者，聞賣柑之言，亦可以少愧矣。

【白話】杭州有個賣果的人極善收藏柑子，就是隔了寒暑也不壞；拿出來很是燦爛，有玉的質地，金的顏色；剖
他的中間，乾燥像破敗的棉絮一樣。吾很奇怪，就問他道：『你所賣給人家的，打算藏在邊豆中，敬奉祭祀，供給
賓客，還是顯耀外面，拿來欺騙笨的人，和盲目的人麼？太過分了你的欺心呢！』賣柑的人笑道：『吾做這個
行業多年了，吾靠他養活吾的性命，吾賣他，人家買他，不會聽見有什麼說話；卻單是不足你的方面麼？世上做
欺心事情的不少了，卻單是我一個人麼？你沒有去想過呢！現在那佩了兵符，握了虎皮的人，一貌看去像是國
家干城的才具呢！但是他果然能夠授孫臏吳起的謀略麼？戴了大冠，拖了長帶的，昂昂然的像是廟堂的大器
呢！但是他果然能夠建立伊伊臯陶的事業麼？盜賊起來，不知道抵禦，百姓困窮，不知道救濟，官吏奸險，不知道
禁止，法律破壞，不知道治理，徒然耗了倉廩的米粟，卻不知道羞恥。看他們坐了高堂，騎了大馬，吃醉在醇醴的
美酒和吃飽在肥壯鮮美的食品，那一個不巍巍的可怕，赫赫的可形容呢！又那裏不是金玉他的外面，破敗棉
絮他的裏面呢！現在你不到這上面考察，卻單來考察我的柑子。』吾聽了這番話，竟默默的不能回答，退下來
想他的說話，像是東方朔滑稽一流的人物，豈是他悲念世人，痛恨流俗的人麼？卻寄託在柑子上，拿來諷世麼？

深慮論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從人事例到天道，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彊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秦事一變，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事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景帝二年，景帝崩，七國起，大誦制，諸侯罷，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卬，齊王卬，楚王戊，趙王如意，梁王彭越，韓王孫，皆王。齊王卬，濟南王卬，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事人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漢魏晉一變，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貞觀二十三年，有傳，魏記云：唐二世之後，女主武氏代有天下，廢唐子孫，殘害其親戚，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人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天

唐事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事人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天道○引此其人，承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機，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人三意，即錢其甚緊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深慮之論，尤見其法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深慮之論，尤見其法古之聖人，知天

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此後幾說出工於謀天而能為深慮者一篇主意總在此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板律作結見老法

【評語】天道為智力之所不及，然盡人事以合天心，即天亦有可謀處。此文歸到積至誠，用大德，正是祈天永命工夫。古今之論天道人事者，多得此乃見透快。

【白話】憂慮天下的人，常常在難的方面着想，卻忽略這容易的，防備這可怕的，卻漏下了這不疑心的。然而禍患常常發生在所忽略的中間，擾亂常常起在不足疑心的事情，豈是他的思慮沒有周到麼？因為思慮所能及到的，是人事的當然，出在智力所料不到的是天道啊。當秦朝時代，能夠滅亡諸侯，一統天下，他的心裏以為周朝的亡國，在乎諸侯的強盛罷了，變了封建制度，改做郡縣，方且以為兵革可以不再用，天子的位置可以世代傳守，卻不知道漢高帝起在田野中間，到底亡了秦的國家。漢朝警戒秦的孤立，那麼大封子弟做諸侯，以為同姓的親近，可以世代繼續下去，沒有變亂了，卻不知道七國吞了篡位弑君的謀劃，武帝宣帝後來稍為削他的地方，去分他的勢力，以為可以沒有事情了，然而王莽到底奪了漢朝天下。光武帝警戒哀帝平帝的禍患，魏國警戒漢朝的禍患，晉朝警戒魏國的禍患，各自警戒，這所以亡國的原因，拿來防備，卻是他的滅亡，都出在所備的外面。唐太宗聽說姓武的女人，將來要殺他的子孫，就求人在將信將疑的中間去剪除他，卻是武后天待在他的左右，竟沒有覺悟。宋太祖見五代時候，各方藩鎮的能夠制他的國君，就遷釋他們的兵權，使力弱容易制服，却不知道他的子孫到底被敵國所困。這種人都有超出常人的聰明，冠蓋一代的才華，對於治亂存亡的

幾微，想得詳細，並且防備周到了，但是他的憂慮見到這裏，却是禍患與在那邊，終究到擾亂滅亡的，是什麼道理呢？因為智識可以謀人事，却不能拿來謀天道，良醫的兒子多數死在病裏，良巫的兒子多數死在鬼裏，豈是會得治人，卻不能夠治自己的兒子麼？這就是會得謀人事，不能夠謀天道啊！古時的聖人，知道天下後世的變動，不是智識受庸的所能周到，不是法術的所能制服，不敢放肆他的私謀詭計，單只有積那至誠的心，用那重大的功德，拿來結合天心，使得天眷顧他的功德，像慈母的保護赤子，不忍放棄他，所以他的子孫，雖有極笨不會的，可以亡國，卻是天不忍叫他驟然亡國，這是憂慮中之遠大的呢？那如果不能自己結合天心，却想拿小小的智識，牢籠運籌當代的事務，並且必定要後代的沒有危險滅亡，這是理上所必無的，就難道是天道麼？

豫讓論

方孝儒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就正意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炫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唐說：豫讓一死，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讎。晉書：豫讓子約，韓魏大政，智伯單遠殺之，盡情。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第一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第二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初豫讓入襄子宮中，欲刺襄子，交難，襄子義而舍之，讓又漆身為炭，為難行名，實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言，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申讓之死，固忠也。

中行說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讓子出讓讓伏於橋下獲之襄子曰：子不當君荒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使兵環之諺曰：今日之事臣固伏於君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讓子讓之持衣與讓讓故劍三釋解天

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康伯請地於韓

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智伯

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方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以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解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畫集信手拈來

之先而申國士之報若如此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先而申國士之報若如此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

之肥瘠，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升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安符既命爲國士而旁觀其主殺欲荒暴不救其亡者乎如此轉殺足令九泉心服雖然以國士而論，讓固不足以當矣。轉謂彼朝爲讎敵，暮爲君臣，視天上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意謂百端口給處忽與讓讓無感感悔

【評語】此論責讓不能扶危於智氏未亂之先，而徒欲伏劍於智氏既敗之後，獨闢見解，從來未經人道破。通篇主意，只在「讓之死固忠矣」二句上，先揚後抑，深得春秋褒貶之法。

【白話】士君子立身事主，既稱知己，便應當竭盡智識謀略，忠告好的道理，銷滅禍患，不沒有顯露，保全治理，在沒有發生，使得自身安全，君主安寧，活在世上，做個名臣，死了後來做個上鬼，垂榮光到百代，照耀史乘，上面這纔算美呢。如果逢着了知己，不能夠扶助危難，在末亂之先，就不過捐了身體，死了生命，在既敗的後來，約名買譽，眩耀世俗。從君子人看來，多以爲沒有可取的。因此曾經論讓讓的做智伯臣子，等到趙襄子殺了智伯，讓讓也報仇，聲名轟轟烈烈，雖是憑夫憑婦，沒有不知道他是忠臣義士啊。讓讓的死節，固然忠了，惜乎處死的道理，還有未忠的存在呢？是什麼緣故呢？看他的漆了身體，嘴裏吞炭，對他的友人說道：「凡吾做的事情，多是極難，實在要拿拿來慚愧天下後代做人家臣子的，卻存兩條心的呢。」這樣看來，說他不是忠臣，可以麼？等到看他的斬襄子衣服，拔劍三躍，襄子責備他不死在中行氏，卻單死在智伯，讓讓回答道：「中行氏拿平人來待我，我所以拿平人的節操去報答他，智伯拿國士的禮節待我，我所以拿國士的節操去報答他。」就照這上面論下來，讓讓有餘恨了，段規的事，韓康任章的事，魏獻不會聽見拿國士的禮節待他們呢，卻是規啊，章啊，極力勸他的人，主從智伯的請求，給他地方，拿來騙他的志向，卻是僅他上滅亡的路呢。魏獻的事，智伯也不會拿國士的禮節待他呢，卻是魏獻能夠審察韓魏的真情，拿來諫智伯，雖因不用他的說話，竟弄到滅亡，卻是魏獻的忠告，已經沒有虧

愧在心裏了。國廷總自以為智伯待他以國士禮節了；（國士是救濟國家的士子呢。）當智伯在請求地方沒有獸心的日子，於繼物欲，荒淫暴虐的時候，做讓的人正應當表現順美正惡的力，然後能就人臣的位置。諄諄的去告訴他道：「諸侯大夫各安分封的地，不要互相侵奪是古時的制度呢。現在無緣無故的拿人家地方人家不給我，我憤恨的心就要生出來。如果給我，我的驕傲心就要生出來。憤恨了必要爭鬪，爭鬪必要失敗，驕了必要做做了必要亡國。」忠厚切實，誠懇周到的說明，進諫不諛，再諫不聽，三次諫他，三次再不聽，便拿他刺殺了。時的按劍自刎死在這一天。智伯雖是冥頑不靈，感動他至誠的心，庶幾能夠覺悟，替韓魏講和，趙國的國保全智氏宗，支守他的祭祀；如果這樣，便讓雖死，還是像活一樣呢。豈不勝過那斬衣而死麼？讓在這個時候，卻沒有一句說話，開悟主上的心，看智伯的危懸存亡，好像越人看秦人的壯瘦呢。袖了雙手，作壁上觀，坐等他的成敗；國士的報答，真是這樣的感到智伯既死，恰不能忍受血氣悻悻的心情，願自己附在刺客的一流人物，有什麼足以稱道呢？雖是這樣說，拿國士來論讓，固不能當了。如果看那朝晨是仇敵，夜裏就變做君臣，老了面皮，很自得的一般人，那又是豫讓的罪人了。咳！

親政論

王鏊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一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闕而不得上聞，上下閒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二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三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閒，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四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五國家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廷下此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與明之治異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此句謂一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王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江表禮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注玉篇：西句一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漢制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西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唐制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請之一輪對，一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鞵，蓋亦有二朝之遺意焉。游一法變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再提三朝之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朝官本皆在內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明初之制，有正朝、外朝、而內朝獨缺，乃以禮部武英等殿

禮合內朝

洪武

太祖

中如宋濂

劉基

永樂

成祖

以來如楊士奇

楊榮等

日侍左右

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常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明一殿言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對下不設孝宗年號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親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焉無礙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刻產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二殿倣古內朝之意在此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交泰之象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外朝內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收盡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評語】稽核朝典融貫古今而於興復內朝之制深致意焉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日多親宦官宮妾之日少則上下之情通而奸偽不得壅蔽矣論詩庸虞之治不可見於今哉

【白話】易經上的泰卦道「上下相交他的意志便相同」這否卦道「上下不相交便天下沒有國家」因上面的情能夠達到下面下面的情能夠達到上面上下一體所以是通泰下面的情壅塞不能達到上面上下間阻隔膜雖然名為有國卻像沒有國了所以是閉塞呢上下相交便通泰不相交便閉塞自古多是這樣卻是上下不相交的弊病沒有像近代再利害的了君臣相見的時候不過在上朝幾刻中間臣子的奏章君上的批答

彼此關接，和刑名法度互相維持罷了。不單是沿照舊例，也是地位形勢使他這樣；是什麼緣故呢？國家常朝在奉天門，不會一天荒廢，可說是勤了，然而寶殿玉階，相去極遠，天子威儀，赫奕美威，御史糾正朝儀，鴻臚贊禮，引導沒有不照法度，通政司引奏，天子不過看了一看，就謝恩見辭，心裏惴惴的退下來，皇上何嘗治理一件事情，臣下何嘗進一句說話呢？這沒有別的原因，因為地位形勢，相隔懸殊，所謂天子堂上，還在萬里，雖要說話，沒有進言的路啊！我以為要上下的相交，沒有比恢復古時內朝的方法再好。因周的時候，有三種朝見，庫門的外面，是正朝，風問那謀劃的大臣在這裏，路門的外面是治朝，每天上朝在這裏，路門的裏面是內朝，又叫燕朝，禮記玉藻篇道：「君主在太陽出來的時候去上朝，退下了到路寢宮辦理政事。」因上朝去會見羣臣，所以正上下的名分，辦理政事到路寢宮，所以通遠近的情分，漢朝的制度，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的許多官吏，是中朝丞相以下，到六百石的官職，是外朝，唐朝皇城的北面南三門，叫承天，元日日冬至節，受萬國的朝賀，進貢才駕臨這殿，大約就是古時的外朝呢，他的北面叫太極門，他的西面叫太極殿，初一月半，坐在這裏上朝，大約是古時的正朝呢，再北面叫兩儀殿，日常上朝聽治事情，大約是古時的內朝呢，宋朝時候，常朝在文德殿，五天一問皇上的起居，在垂拱殿，元日日冬至節，天子聖誕日，受賀在大慶殿，賜宴在紫宸殿，或是集英殿，考試進士在崇政殿，從侍從官以下，隔開五日，一個官員上殿，叫做輪班奏對，便必定進來陳說現時政治的利害得失，在內殿引見也，或有賜坐，或者免穿靴子，大約也有三朝的遺意呢，因天有紫微，太極，天市三垣，天子仿效他，正朝像太極呢，外朝像天市呢，內朝像紫微呢，自古這樣了，本朝天子聖誕日，元日日冬至節，大朝會在奉天殿，就是古時的正朝呢，日常上朝在奉天門，就是古時的外朝呢，卻是獨缺內朝，然而並不是缺少啊，華蓋，護身武等殿，豈不是內朝的遺制麼？洪武年間，像宋濂，劉基的一等人，永樂到現在，像楊士奇，楊榮的一流人，天天侍奉在左右，大臣奏議，夏元吉的一等人，常在便殿奏對，當這個時候，豈有閉塞隔膜的憂慮呢？現在內朝沒有恢復，駕臨常朝的後來，臣子沒有再進來朝見，三殿的門，高高關起，少有人能夠看見的，所以上下的情分，閉塞不通，天

下的弊病從此中積，孝宗晚年來，着實有感慨在這上面，屢次召見大臣在便殿談論天下事情，方纔要做一番事業，卻是百姓沒有幸福，不能夠看見極治的美事，直到現在天下的人，多以為一件恨事，卻是要帝陛下遠的取法聖祖，近的取法孝宗，完全刻除近代閉塞隔障的弊病，在常朝以外，就在文華武英兩宮殿上仿古時內朝的意思，做大臣隔了三天或五天，進來問一次起居，侍從官和御史各擇一員，上殿來輪流對答，百官有事來商賈解決，皇上照所見的決斷，他有難決的，和大臣當面議他，不時的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行，引見的一類，多可以上殿陳述奏事，虛了心去問他，和顏悅色的替他講，這樣人人能夠拿來詳說自己的意見，陛下雖深居九重，然而天下的事情，很光明的一起陳在面前，外朝所以正上下的名分，內朝所以通遠近的情分，這樣做法，豈有近代閉塞隔障的弊病呢？唐虞的時候，眼光明亮，耳朵聰明，好的言論沒有藏匿，野裏沒的漏下的賢人，也不過這樣罷了。

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辨乎變疏經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性論
又一篇之領心字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一段提出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序也，別也，信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四段提出以言其陰陽消長之行，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

以言其歌咏性情之發，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說六經而論之，於心後是學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一，言以尊心。

一言求之吾心，所以尊心。此分作兩屏說，得至平，易獨深。蓋昔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一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虞虞才脫吾心二字，雨語為一，是也。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再論。而世之學者，

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察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經經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亡散失，至為寶

巨人丐夫，而猶喜喜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即前句只是一增翻則念折處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穢毀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修淫辭，競詭辨，飾奸心，盜行，逐世蘊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穢亂經侮經賊經三項正與妄經指反惡似而非不可不深辨也

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甯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前論辨也

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大吉，既

數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

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後尋出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

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入閱只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

而求知其心焉，則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已。仍辨心

【評語】六經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經，學道者何事遠求返之於心，而六經之要，取之當前而已。陽明先生一

生訓人，一以良知良能根究心性，於此記略已備具矣。

【白話】經是常道呢，他在自然方面叫他做命，他賦給在人叫他做性；他主在身上叫他做心。心啊、性啊、命啊，是

一樣東西呢，流通人物，傳達四海，充塞天地，橫亘古今，沒有不完備，沒有不相同，沒有一些兒變化的呢。這是常

道啊，他應在感想方面，便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推辭退讓是非之心，他見在事情方面，便是父子的親，近君臣

的義氣，夫婦的分別，長幼的次序，朋友的信用，這惻隱之心啊，羞惡之心啊，推辭退讓啊，是非之心啊，這親近啊，次序啊，分別啊，信用啊，多是所謂心啊，性啊，命啊，流通人物，傳達四海，充塞天地，橫亘古今，沒有不完備，沒有不相同，沒有一些兒變化的，這是常道呢。拿來講陰陽消長的道理，就叫他做易經，拿來說典章法度，政事的布施，就叫他做書經，拿來講唱歌吟詠情性的所發出，就叫他做詩經，拿來說條理品節文章的著作，就叫他做禮記，拿來說快活和平的生活，就叫他做樂經，拿來講誠實作偽，奸邪正道的辨別，就叫他做春秋，這從陰陽消長的道理，一直到誠實作偽，奸邪正道的辨別，一樣的啊，多是所謂心啊，性啊，命啊，流通人物，傳達四海，充塞天地，橫亘古今，沒有不完備的，沒有不相同的，沒有一些兒變化的，這樣就叫他六經，六經的道理，沒有別樣，就是吾心裏的常道呢。所以易經的東西，記吾心裏的陰陽消息啊，書經的東西，記吾心裏的典章制度政事的啊，詩經的東西，記吾心裏的唱歌吟詠性情的啊，禮記的東西，記吾心裏的條理品節文字的啊，樂經的東西，記吾心裏的快活和平的啊，春秋的東西，記吾心裏的誠實作偽，奸邪正道的啊，君子的對於六經，求在吾心裏的陰陽消息，卻照了時候行他，這所以尊易經呢。求在吾心裏的紀綱政事，卻照了時候行他，這所以尊書經呢。求在吾心裏的唱歌吟詠，卻照了時候發動他，這所以尊詩經呢。求在吾心裏的條理品節文字，卻照了時候去著他，這所以尊禮記呢。求在吾心裏的快活和平，卻照了時候去生發他，這所以尊樂經呢。求在吾心裏的誠實作偽，奸邪正直，卻照了時候去辨論他，這所以尊春秋呢。因為以前聖人的扶持人，道變廢後世，去著述六經的意思，好像富家的父和祖，愛他的產業庫中貯藏的積蓄，做他子孫的人，或者要弄到遺亡散失，到底困窮，不能夠自己保全呢，就登記在簿上，把全家所有的傳他，使世世代代，守這產業庫中收藏的積蓄，享用無窮，拿來免除困窮的憂患，所以六經的東西，是吾心裏的帳簿呢。那六經的實際，卻存在吾心裏，好像那產業庫中貯藏的實在，隱隱形形色色，都存在他的家裏，那帳簿不過是記這名狀數目罷了。卻是世上的學者，不知道求六經的實在，在吾心裏，卻不過思考在如影如響的中間，牽制在文章意義的小事，見淺固執的，以為那就是六經了。這好比那富家

子孫不知道專心守財，享用他產業庫中貯藏的寶在，隔了長久，遺亡散失，做個窮人或是乞丐，卻還要鬱鬱然的指他帳簿道：「這是吾產業庫中貯藏的積蓄呢！」有什麼兩樣和這件事情呢！六經的學問，他的不明在世上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了，著重幸福利益，崇尚邪說，這叫做擾亂六經學習，注解傳授記憶誦讀，沉溺在淺聞小見，拿來遮飾天下人的耳目，這叫做欺侮六經，修大波蕩的辭令，競爭詭辨不正的辨論，飾了奸心，盜竊名譽，跟了俗人，奪人家的所得，歸自己所有，卻還要自以為通經，這叫做賊害六經。這樣的人是并他，所謂帳簿的，也割碎分裂，拋棄毀壞他了，怎能再知道所以要尊經的道理呢！浙江省舊有稽山書院，在歐羅西岡，荒廢長久了，郡守潤南人南大吉，既經布行政治在百姓便慨然的悲哀近代的學業不能條達，將要引進他在聖賢的道理，那麼差山陰縣令吳君濂，開拓書院，拿來刷新他，又築個尊經閣在這書院後面，說道：「六經的道理正真便百姓與感，沒有奸邪藏在心裏了。」閣築成後，請我說一句話，拿來告訴許多士子，吾既然不能辭讓，就替他這樣的做篇記。咳！世上的學者，得着吾的說話，卻還轉去在心裏一想，便也許可以知道所以要尊經的意思呢。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宣尉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提出毀曰：「新之。」提出毀「新之也，何居乎？」提出毀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_唐之祀，唐之人，蓋嘗毀之。」提出毀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壞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提出毀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提出毀而况於聖人之弟子哉！然則祠者，為舜非為象也。提出毀

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禹攻鉅野萬衆獻文德舜于不然

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蓋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

流澤之遠且久也。以下從舜德看出當祠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

於舜也。始字二字伏後歸案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馨叟亦允若」也讚和

進也又善也格至也言舜道入倫之變而能以孝使之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

諧。音解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底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

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

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於舜。再故

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益到象諸侯之卿命於天

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

之人也。推開一律下急收住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苗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

一節論義只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

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益出也人正意

【評語】倣見見化於舜從象祠想出從來未經人道破當與柳子厚毀鼻亭神記參看各闕一解俱有關名教之

【白話】靈壽山和博南山有舜弟象的祠堂。這下面許多苗夷住在這裏的。都以為神道去祭他。宣慰官安君因

爲諸苗夷的請求，修新他祠堂的房，却來請我做篇記。吾道：「毀他麼？還是刷新他麼？」說道：「那是要刷新他的。」吾道：「你要刷新他爲著什麼道理呢？」說道：「這個祠堂的開初呢，大約也沒有知他的原因了，然而吾們許多蠻夷，住在這裏的，從吾父吾祖，推到會租高租上面，都是尊敬奉重，並且竭誠的去祭祀，相傳下來，不敢荒廢呢。」吾道：「爲什麼道理去祭他呢？有異地方象的祭祀，唐朝人曾經毀了他象的做人，做兒子不孝，做弟子驕傲，排斥在唐朝，却還存在今日，毀壞在有鼻，却還威在這個地方啊，是什麼道理呢？我知道了，君子的愛這個人啊，推到那屋上的烏鴉，却何況那些人的兄弟呢？那麼祭祀的是爲舜，不是爲象呢？吾想象的死大約在干盾羽翟，既經感化三苗的後來麼？不是這樣，古時乖戾凶暴的人，豈是少數呢？却是象的祠堂，祇能延及到今世，吾在這上，因此可以見得舜王德行的，大入人的深，和那德澤流傳的遠，並且長久呢。象的不仁，大約他起初這樣罷了，又怎知道他終究的不能感化在舜呢？書經上不說麼：「舜能和他的弟，拿來孝養父母，蒸蒸日上的使象能自治，不使他的入姦邪的孫，驛驛也信順。」便已經化做慈父，如果象還不能善事兄長，不能算和睦，但是進他到善的路，就不致於做惡人，不到奸邪的路，便必入善的路，真個象大約已被舜感化了。孟子道：「天子差官吏治他的國家，象不能拿來有所作爲啊。」這大約是舜愛象的深，並且思慮的詳細，所以扶持輔佐，教道他的周到呢，不是這樣像周公這樣的聖人，却是管蔡二叔不能免，這可以見得象的被舜王感化，所以能夠任用賢人，量才錄用，却安住在他的位置，恩澤加到百姓身上，死了後來人家懷想他呢？諸侯的公卿，必出命在天子，是周朝的官制，這也許仿效那舜的封象呢。吾在這上面，因此信人性的本是善，天下沒有不可教化的人呢。那麼唐朝人的毀壞他，是照象起初的行爲呢？現在許多苗夷的奉祀他，承接象後來的行爲呢？這個意義，吾想要拿來表白在世上，使知道人的不善，雖像象的一般，還能夠改過，那君子人的修德，到了極點，雖像象的不仁，却還能夠感化他呢。」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

場，正德二年先生以兵部主事議放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

北來事不果。按領一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

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作稿摩妙薄暮，復有人

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

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

持畚，本鍤，指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死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處只

在此二童閔然涕下，請往。感動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子○孟

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何人繫何人之姓後，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

仁也。告以已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為茲山之鬼乎？疑古

者重去其鄉，游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

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

益以爾子爾僕乎？嗚呼傷哉！為五斗傷身又益以爾子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

道，胡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其憂者？夫衝冒霜露，援崖壁行萬峯

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瘴癘固能死

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前云益以

云不謂子與僕僕於轉前宋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勝其愛非自取而何

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乃

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聚如車輪，亦必

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非當苦心自吾去父母鄉

國而來此三年矣。歷漳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

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有惜歸之無情，深於學問之言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

「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游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惟天則同。異域殊方

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莫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言雖身處異鄉，總同在天之中，不必悲也又歌

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

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邀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躡兮，登望故鄉而嗙啼

兮。酒酒滋滋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

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為

厲於茲墟兮！「精誠可以格幽冥」

【評語】先生罪謫龍場，自分一死，而幸免於死，傷心慘目，悲不自勝。作之者固為多情，讀之者能毋淚下。

【白話】在正德四年秋月的第三日，有一個吏目從京裏來的，不知道他的名姓，攜一子一僕，將要到任，路過龍

場地方，投宿土苗家裏。吾從竹籬中間望見他，這時陰雨沉沉，天色昏黑，想過去問他北來的事情，不能夠。明天

早晨，差人去看他，已經走了。到午時相近，有人從蜈蚣坡來說：「有一個老人死在坡下，旁邊兩個人哭得很哀

切。」吾道：「這必定吏目死了，悲傷得很呢！」到晚時相近，有人來說道：「坡下死的有兩個人，旁邊一個人坐着哭泣。」問他的形狀，便知道他的兒子又死了。明天再有人來說道：「看見蜈蚣坡下，積着三個死屍呢，却是他的僕人又死了。咳，悲傷得很呢！吾想這暴露骨殖，沒人收殮，領了兩個童子，拿香鋪的器具去埋藏他，兩個童子面上有疑難的樣兒。」吾道：「咳，吾和你的環境和他們彷彿呢！」兩個童子就很悲傷的弔下眼淚，請求同去。就在這旁邊山脚下掘了三個洞去埋藏他，再拿一隻雞、三碗飯、嘆氣下淚的告訴他道：「咳，悲傷呢！你是什麼人？你是什麼人？吾是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呢。吾和你多是生在中國地方的人，吾不知道你生的地方，你爲什麼來做這個山上的鬼呢？古時的人，對於離鄉看得很重，出來做官，不過千里，吾因放逐來到這裏，是應當的，你也有什麼罪孽麼？聽說你不過做一個吏目，官罷了，俸祿不過五斗，你領了你的妻子親自耕種，可以得到的，爲什麼拿五斗的俸祿換你堂堂七尺的身體？又嫌不夠，還要加上你的兒子和僕人麼？咳，悲傷得很呢！你如果貪戀這五斗的俸祿，纔來便應當欣然的上路，爲什麼我昨天看見你容貌很憂愁的，像受不住這憂傷的麼？想那衝霜冒露，攀援山邊的石壁，經過萬墓的頂上，飢渴勞苦，困頓，筋骨疲倦，困乏，却又要瘴氣痠痛，侵他的外面，憂鬱攻他的胸中，這怎能不死呢？吾固然知道你的必死，然而不會料到這樣的快，又不料你的兒子僕人，也驟然的奄奄物化呢！多是你自己招來，講他什麼呢？吾想你們三堆骨殖的沒有依靠，纔來埋葬，卻不知道使吾有無窮的悲感呢！咳，悲傷得很啊！即使吾不來埋你，幽崖的狐狸成羣，陰壑的蛇虺像車輪，也必定能夠葬你在腹中，不會長久暴露，你你既已沒有知覺，然而吾心裏怎能過得去呢？從吾離開父母的鄉國來到這裏，已是三年了，自己着想的輕呢？吾不應當再爲你悲傷了！吾爲你做隻歌，你聽罷。」歌道：「山峯相連，和天相接，飛鳥不能通過，遊子懷想故鄉呢，不知道西東，不知道西東呢，只有天是同的，異地遠方呢，在四海的中間，抱了蓬蒿，隨處安身呢，不必要自己的房屋。魂呢，魂呢，不要悲痛。」又做隻歌去安慰他道：「我和你都是鄉土的離人呢，靈爽

人的說話，彼此不知道呢；性命的死活不知道，吾果死在這裏呢，領你的兒子僕人來跟我呢；吾和你遨遊嬉戲呢，駕了紫彪的馬，又騎文驪的馬呢，登高眺望故鄉去，太息呢，吾如果能夠活着歸去呢，你的兒子，你的僕人，還跟着你做一淘呢，道旁的墳墓相連接呢，多是中國人的流落離散呢，彼此呼嘯徘徊呢，餐的風，飲的露，你們不要飢餓呢，朝晨和麋鹿交友，夜裏和猿猴一同棲息呢，你們安你們的居住呢，不要做厲鬼在這塊地方呢！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論者，以竊符為信陵君之罪，

信陵君魏公子無忌也，秦國趙邯鄲公子，始為平原君夫人平原君趙書公子請救於魏，魏侯使將軍晉鄙救趙，晉鄙軍於平原，平原君使諜

公子曰：諜所以自發為竊符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遂人之困也。公子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竟門監者侯生教公子請如魏，魏兵符於王之臥內，公子嘗倚如指，報其父仇，果盜兵符與公子，秦晉謂軍救邯鄲存。

余以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立一夫疆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

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為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

為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

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先替六國大發明信

此說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一語抵信

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此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

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

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為魏也，非為六國也，為趙焉耳，非為趙也，為一平

原君耳。疑入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

趙無平原，或非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又反證一則是趙王與
 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
 一姻戚之用。議者謂人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為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
 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信陵真難置喙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
 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為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
 信陵，不知有王也。後半篇議論張本余以為信陵之自為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於
 王，不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為信陵計，曷若見魏
 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
 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為公子死者，而死於
 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一段代為區處反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
 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為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幸姬，外則鄰
 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作一總收深明信
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
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
蓋君若贅旒，同久矣。魏侯秦昭王相穰田廣卿趙孝成王相平原與魏齊去由此言之，信陵
 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深一其為魏也，為六國也，縱竊符猶可。深其為趙

也，為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文深雖然，魏王亦不得為無罪也。因

罪信陵而並罪侯生如在此處又以罪魏王作波瀾深淵因嘆辭語無窮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

朽而蛀生之矣。精洽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立此二語斷則信陵安得

私樹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其所來由此言之，不特衆人不知有

王，王亦自為贅旒也。是如此立故罪信陵君，可以為人臣植黨之戒，罪魏王，可以為

人君失權之戒。全屬變春秋書「葬原仲」，「一翬帥師」，嗟夫！聖人之為慮深矣。

莊公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葬葬原仲，公子友即季子也。如陳，亂行也。原仲，陳大夫隱公四年秋，翬帥師以滅鄭，用父也。宋公乞師，以不義後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書葬原仲，以戒人臣之植黨。書翬帥師，以戒人君之失權。此聖人之深慮也。○為意深然。

【評語】誅信陵之心，暴信陵之罪，一層深一層，一節深一節，愈駁愈醒，愈轉愈刻，詞嚴義正，直使千載揚詡之案，一筆抹殺。

【白話】一般議論的人，以竊取魏王的符算信陵君的罪孽；吾以為這還沒有足以罪信陵君呢。想那強秦的暴虐，太利害了，現在起傾國之兵來攻趙國，趙國必亡，趙是魏國的屏障呢，趙國亡，魏將要做他的後身，趙魏又是楚燕齊諸國的屏障呢，趙魏亡了，那楚燕齊諸國就要做他的後身，天下的形勢，沒有岌岌的像這件事情呢。所以救趙國，也就是救魏，救一個國家，也就是救六國呢。竊取魏王的兵符，拿來解魏國的患難，借一國的兵，拿來分六國的災難，這那有不可的道理。那麼信陵君，果實沒有罪麼？說道「又是不對的。」吾所責罰的，是信陵君

的心啊。信陵君一個公子罷了，魏國却還有王呢。趙國不請救兵在魏王，却諄諄的只知道請救兵在信陵君；這是趙國知道有信陵君，不知道有魏王呢。平原君拿婚姻的事情，去激動信陵君，却是信陵君也自己因為婚姻的緣故，要緊想救趙，這是信陵君知道有婚姻的親近，不知道有王呢。他的竊符啊，不是為魏啊，不是為六國啊，為趙國罷了，不是為趙國啊，為一個平原君罷了。如果禍患不在趙國，卻在別國，就雖是撤除魏國的屏障，撤除六國的屏障，信陵君也必定不肯救。如果趙國沒有平原君，或者平原君不是信陵君的親戚，雖是趙亡國，信陵君也必定不肯救。那是趙王和國家的輕重，不能抵當一個平原公子，卻是魏國的兵將，所靠他拿來保護國家的，不過用來供信陵君一個親戚的用場。幸而戰勝還好呢，不幸打仗不勝，做秦國的俘虜，這是傾覆魏國幾百年的社稷，拿來給親戚犧牲，吾不知道信陵君怎樣的好辭謝魏王呢。想那竊符的策計，實在出於侯生和那如姬成功他的。侯生教公子竊符，如姬為公子竊符在王的臥室裏面，這兩個人也只知道有信陵君，不知道有王呢。吾替信陵君打算自為的計策，何不拿魏趙唇齒相連的形勢，直諫在王面前，如果不聽，便拿要死在秦師的心，卻死在魏王的面前，王必定明白了。侯生要為信陵君計，何不去見魏王，游說他救趙國，如果不聽，便拿要替信陵君死的心，死在魏王的面前，王也必定明白了。如姬有意要報答信陵君，何不乘王的機會，日夜的勸他救趙，如果不聽，就拿想替公子死的心，卻死在魏王的面前，王也必定明白了。這樣做法，就信陵君不負魏國，也不負趙國，侯生如姬不負魏王，也不負信陵君，為什麼不用這個計策？信陵君只知道有婚姻關係的趙國，不知道有魏王，裏面寵幸的姬人，外面鄰近的國家，貪賤像夷門的野人，又多只知道有公子，不知道有魏王，那是魏不過有一個孤王罷了。咳，從世道衰微以來，人家都憤常在違背公道，死在黨派的行為，卻忘記了守節奉公的道理，有重權的宰相，就沒有威嚴的君上，有私人的仇敵，卻沒有正義的公憤。像那秦人，只知道有魏侯，不知道有秦王，慶卿只知道有布衣的交友，不知道有趙王，大約君主像贅旒一般，虛設位置，已是長久了。從這樣講來，信陵君的罪孽，實在不專門關那符的竊不竊呢。他如果為魏國着想，六國着想，即使竊符還可原諒，如果只為趙國着想，為一個親戚着想，即使求兵符在王面前，卻公然得到他，也是有罪呢。雖是這樣說，魏王也不能算是沒

有罪的呢兵符藏在臥室裏面，信陵君也怎能偷他；信陵君不避忌魏王，却直接請求那如姬，這是一向看王的疏忽呢，如姬不避忌魏王，竟膽敢偷符，這是素來靠王的寵愛呢。木材朽腐，蛀蟲纔生出來了，古時的君主拿了權柄在上面內外的，人沒有不肅然起敬的，那麼信陵君怎能夠樹立私交在趙國趙國怎能夠私下請求救兵在信陵君，如姬怎能夠銜了信陵君的恩惠，信陵君怎能夠施恩惠給如姬，履霜堅冰的由來，豈是一朝一夕的緣故呢？從這樣講來，不特衆人不知道有魏王，王也自己情願做贅旒呢！所以信陵君可以做植立黨派的警戒，魏王可以做人君失權的警戒。春秋上寫「葬原仲」三字，表明魯季子的植黨寫「暈帥師」三字，表明魯君的失權。咳！聖人的思慮可以算深遠了。

報劉一丈書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者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餽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謂念及其父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相愛情深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後案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為甚。二句伏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借孚字一讀昔夕策馬，俟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見，若禮立殿中，僕馬之閒，惡氣襲衣袖，即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公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出華一接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盥洗走馬推門，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可發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

出見客乎？不釋客心恥之，至此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

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殿中，撒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

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則上上所壽金。主者固不受，則固請；主者故

固不受，則又固請。繼句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則五六揖始出。無

婿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勿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

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窮馬上兩拜我

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

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繼前語長者謂僕能之乎？以下乃言前所謂權門

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閒鞋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

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

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為迂乎？一段道出自己氣骨兩

評語是時嚴介溪攬權，俱是乞哀昏暮，騎人白日一輩人，摹寫其醜形惡態，可謂盡情末說出自己之氣骨兩

兩相較，薄薄不同，清濁異質，有關世教之文。

【白話】幾千里以外，得着長者時常賜一封信，拿來安慰長相思，就已經幸甚了；怎當得還要降了尊貴，饋賜贈

遺，那吾沒有才能的人，將怎樣來報答呢？書中的情意很是殷勤，就是長者的不忘老父，知道老父念長者的深

呢。至於那上下互相信任才情德行，稱這位置的這句話來告訴不才，那不才在這上面著實有感想呢；想吾才

的是怎樣呢？朝朝夜夜，騎了馬，恭候在權貴的門上；管門的人，故意不肯進去通報，便用了甜的說話，諂媚的辭令，做婦人形狀，袖中出金，拿來私給他；管門的人，方纔拿了名片進去，却是主人又不立刻引見，立在馬棚裏，在馬夫馬匹的中间，臭惡的氣味，侵襲衣袖，就是受飢受寒，受毒熱的氣，不可忍耐，也情願不去的。到了晚時，那以前所受贈金的人出來，回答客人道：「相公疲倦，謝絕再見客人了。」客人請明朝來，就是到了明天，又不敢不來。夜裏已披衣起來，聽得雞啼就起來，洗面梳髮，上了快馬，跑到那門上，門上的人動怒道：「是那個？」便道：「昨天的客人來了。」便又動怒道：「爲什麼客人這樣的勤呢？豈有相公在這個時候出來見客呢？」客人到了這裏，也覺得難受，勉強忍住了，和他說道：「我沒有方法了，姑且容我進來。」管門的人，又得所贈的金，便起來放進他，又立在以前所立的馬棚中，幸而主人出來，南面的召見，便担簦走上，匍匐在階下，主人說道：「進來。」便拜了兩拜，故意的遲遲不起，起來了，就進呈所上壽的金子，主人故意不受，便再三請他受，主人故意再三的不受，便又再三再四的請他受，然後纔命手下的人，納他便，又拜了兩拜，又故意的遲遲不起，起來作了五六個揖，纔出來，出來對管門的人作揖道：「官人幸而照顧我，他日再來，希望不要阻止我呢？」管門的人，還一個個方纔大喜奔出來，馬上碰着了素來認識的人，就揮揮鞭子說道：「方纔從相公家裏來，相公看重我，看重我！」並且虛造說話和形狀，就是素來交游認識的人，也心裏害怕相公看重他了。相公又是偶然和人講起道：「某人很好，某人很好。」聽得的人，也大家心裏想，彼此稱贊他，這就是世上所謂上下彼此信任的呢！長者看來，說吾能夠做的，歷上面所謂權勢的門上，從年節伏臘時候，投了一個名片以外，就常年不去的，間或路過他的門前，便也掩了耳朵，閉了眼睛，加馬快鞭疾走的過他，像有什麼追逐的一樣，這是吾的漏急心腸，因此終究不能見悅在長官，吾却更加不顧呢。常常大聲說道：「人生自有命運，吾只知道安分守己罷了。」長者聽這番說話，能夠不厭吾的迂闊麼？

吳山圖記

歸有光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吳山據清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靈巖獨若虎邱劍池及天平尚方支硎，刑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太湖又另傳沙以上叙水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為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為給事中，君之為縣有惠愛，百姓扳並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為贈。叙出圖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忽起一筆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官也，固宜文情甚宕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又重開昔蘇子瞻稱韓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思黃州詩，子瞻為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借韓公美用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諱作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耶？結有餘韻

【評語】因令贈圖，因圖作記，因贈圖而知吏之不能忘情於民，因記圖而知民之不能忘情於令，婉轉情深，筆墨在山水之外。

【白話】吳縣長洲的兩縣，同在蘇州府的範圍內，分了境界治理，那郡西的許多山，都在吳縣。這最高的穹窿陽

山劉尉西眷銅井，卻是靈巖山有吳國故宮在上面，還有西廡的遺跡。像虎邱劍池以及天平，尚方支圃，都是名勝的地方呢。那太湖的水勢，汪洋有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個山峯，沉浸在湖的中間，真是海內的奇觀了。吾的同年友魏君用晦，做吳縣令，不到三年，因了高高及第，召了做給事中。君的做法，有惠政愛及百姓，百姓拔留他，不能有效，卻是君也不忍棄他的百姓，因此好事的人畫一個吳山圖，拿來贈別，想那縣令的對於百姓，真是重要了。縣令如果賢明的，這地方的山川草木，也受他的恩澤，却有榮耀了。令如果不賢明的，這地方的山川草木，也受他的禍殃，卻有恥辱了。君對於吳地的山川，實在增加他的聲價了。將來吳縣百姓，要揀個勝地在岩石巒巒的中間，築個芻人祭祀，在和尚老子的宮，確是應當。然而君却已經去了，還要再念念不忘在這個山廡。以前蘇子瞻稱韓琦，離開黃州四十餘年，却是想他不忘，竟拿來做思黃州詩。子瞻替黃州人刻在石上，然後知道賢者在他所到的地方，不單使這人家的不忘记罷了，也確有不能自己忘卻在人家呢。君現在去吳縣，已是三年了，有一天和吾同在內廷出示這張圖，展開賞玩，太息長久，因此命吾記他。咳，君的對於吾們吳縣，有情到這樣，怎能夠使吾們百姓能夠忘記他呢！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浮圖釋氏之稱也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名舜滄浪亭地也。魏明亟求余作

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余曰：「昔吳越

有國時，吳越王錢鏐臨安人唐末據湖州梁封為吳越王強武肅傳國四世至宋太祖時入朝國亡廣陵王鎮吳中，治園於子城之西。

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南納土，承造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

遺跡在蘇州府學東南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雲庵也。亭廢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

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為滄浪亭也。歷復為亭下發廢夫古今之變，朝

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合於庵與亭一筆寫得淡然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官館苑園，極一時之感頌。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豈可以見士人之欲垂名於千載，不與斯斯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漸冰索也。一篇曲折。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遊，呼之爲滄浪僧云。

【評語】忽爲大雲庵，忽爲滄浪亭，時時變易，已足喚醒世人。中間一段點綴，憑弔之感，黯然動色；至末一轉言士之垂名不朽者，固自有在，而不在乎亭之猶存也。此意開人智識不淺。

【白話】和尚文瑛住在大雲庵，四面環水，就是蘇子美滄浪亭的地方呢。屢次求吾做滄浪亭記，說道：「以前子美做的記，記亭的勝境，啊，請你記吾所以築亭的緣故。」吾道：「以前吳越有國的時候，廣陵王鎮守吳中，治理園亭，在小城的西南面。他的外戚孫承佑也治理園亭在他的邊頭。到了淮南歸到宋朝，這個園仍舊不荒廢。蘇子美方纔築個滄浪亭。到最後和尚住在這裏，這是滄浪亭所以變做大雲庵呢。有庵到現在二百年來，文瑛尋古時的遺事，恢復子美的建築，在荒涼殘廢埋沒的剩餘下來，這大雲庵所以就是滄浪亭呢。想那古今的變化，朝廷市面常常改變，吾曾經登姑蘇的臺，望五湖的渺茫遠處，羣山的青蒼翠色，太伯虞仲的所建立闔閭夫差的所競爭，子胥種蠡的所經營，現在多沒有了。庵和亭算是什麼呢？雖是這樣錢鏐因了亂世攘竊權位，保有吳越的地方，國富兵強，傳到四代，許多子孫和姻戚，逞了時會奢侈僭位，官館園苑，窮極一時的興感，卻是子美的亭，竟被釋氏的人所欽佩，看直到這樣，可以見得士人的要傳名氣到千載，不和形體漸然同盡的，確自有道理在呢。文瑛讀書喜歡做詩和吾畫交游，名他滄浪僧呢。」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名熒字綸由錦衣經歷上書誅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構其罪賴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先生抗書言嚴嵩父子誤國請戮之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擬已而君纍然攜妻子出家塞上會北敵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誠國以為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願○曠職買君既上憤疆場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日菅一指上數鳴咽歛歔而以其所憂鬱發之於歌詩文章以泄其懷即集中所載諸什是也言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構而君之禍作矣○平諱帥府恨先生切骨願名白盡教中戮于邊君既沒而一時閭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哀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予序之簡首序意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詞一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對士之什竝列之為風疏之為雅不可勝升數聲上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焉耳」○詩不必皆中予嘗按

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夏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上引小并若伯此引屈原

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

馬而作之憤也固矣。作二十二字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

予謹識之。據說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

予故不著。結設有餘說

【評語】先生生平大節，不必待文集始傳，特後之人誦其詩歌文章，益足以發其忠孝之志，不必其有當於中聲也，此序深得此旨，文亦浩瀚蒼涼，讀之凜凜有生氣。

【白話】青霞沈君，從錦衣尉經歷官，上書譏諷宰相，著實恨他，方在極力羅織他的罪孽；幸靠天子仁聖，特地減輕他的罪，徙他到邊疆地方。當這時候，沈君的道諫名聲已經滿天下，知道了。後來沈君上了刑具，攜了妻子，遷家到邊疆地方。恰巧這時北面的敵人屢次到裏面侵犯，卻從帥府下面都是束手，高閉營門，任這敵人的出沒，竟不去飛一枝箭的抵抗，甚且等敵人退了，就去割中國人戰死在疆場的頭，和野裏行人的耳朵，拿來獻功，卻是父的哭他兒子，妻的哭他夫，兄的哭他弟，子的人隨處都是，沒有地方控告呼籲。沈君既然上面憤恨疆場上一天一天的弛懈，卻是下面又痛心一般的將士，每天只知道殘害我們的百姓，拿來蒙蔽國家，呢常常嗚咽歎息，卻拿他所有憂鬱的心思，發揮他在詩歌文章上面，拿來泄他的懷抱，就是文集中所載的許多首詩呢。君本來因直諫被當時人所看重，却是他所做的詩歌文章，又多有譏諷刺稍稍的傳播開來，上下的人都震動恐懼，方纔出死力去煽動構陷，卻是君的禍患因此發生了。君既死，後來那一時治軍在外面的人，所互

相拿來說君諛言的人不多幾時，就犯了罪孽，嚴官歸去，又隔不多時，舊時宰相的仇君的人，也報告罷官。卻是君的人，給事中俞君，那麼就聚集整理他生平所著的若干卷，刻了傳他，他的兒子以敬來請我做個序，放在書的前面。予受了誦讀，並且題他道：「像君的人，豈不是古時志士的一類人麼？孔子刪詩，經從小弁篇怨親，巷伯章的譏刺諷人以下，這定臣寡婦幽人怨士的許多詩，一統列他做國風，疏他做大雅小雅，不能細細計算，豈多是古時中和的樂聲呢？然而孔子不驟然刪去他的，不過哀憐他的，悲傷他的志向，還說道：『發動在情，止在禮義。』說他的人沒有罪，聽他的人能夠拿來做警戒呢！吾曾經挨了次序從春秋到現在，看一般人的言行，屈辱的離騷，疑似在怨恨，伍胥的諛議，疑似在脅迫，賈誼的奏章，疑似在激烈，叔夜的詩，疑似在憤恨，劉蕡的對答，疑似在太過，然而推想孔子刪詩的宗旨，去聚集整理他，也未始必定沒有可以取錄的呢！沈君死亡後，來天下的大人先生，到現在談及沈君的，沒有不酸鼻流涕的，咳！文集中所載的鳴劍籌邊許多篇數的詩，假使教後世的人讀他，也許可以寒賊臣的膽量，並且躍起邊疆上戰士的馬，興起殺敵的憤慨呢！真是這樣了！他日采訪風俗的使者出來，游覽參觀的，怎能漏下他呢！吾謹謹憶他的記他，至於文章詞令的工不工，以及能夠當古時作者的宗旨，合不合，不是所以拿來論沈君大的方面呢！我所以不論及。」

蕭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藺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為信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

也，非欲以窺趙也。情謂非趙之情也，秦非欲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

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子璧

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予

值說以歸挑其怒也。此段言止有子與弗予而說不當，既予而復挑其怒。

無意，價值城使其來者，後璧從怨道亡，完璧歸趙。○勝首一語。

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

謂趙王曰：齊以城或璧而弗予，曲在秦，此言以城或璧而弗予，曲在秦，此言以城或璧而弗予，曲在秦，此言以城或璧而弗予。

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秦王從相如之言，成五日，設九賓，相如入而城弗予，相如

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

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今使大王

弗予城而給璧，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

「璧易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此段代為相如說，誠璧可，今奈何使人懷而逃之，而歸

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僂相如於市，武安君白起十萬衆壓

邯鄲而責璧與信。趙邯鄲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

獲全於璧也，天也。」言相如計璧而獲全無善，若其勁灑閔池，趙王與秦王會灑池，秦王請趙王

趙者，天固曲全之哉。作結

【評語】相如完璧歸趙一節，至今稟稟有生氣，固無待後人之譽議也。然完璧歸趙之後，相如得以無恙，趙國得

以免禍，皆直一時之僥倖耳。故中間特設出一段中正之論，以為千古大臣保國保身萬全之策，勿得視為迂談

而忽之也。

【白話】藺相如完璧歸趙一件事，人家多誇贊他，吾實在不敢以為可信呢。想秦國拿十五個城池的空名，欺騙

趙國，並且硬要那塊玉，這時說要玉的是實情呢，不是要想窺探趙國呢。趙國知道他的實情，就不給他，不待他的發誓，便送給他，得他的實情，卻是怕他，那就送給他，得他的實情，卻不怕他，那就不送給他，這是只要兩句說話就可以解決了，為什麼呢？是怕他，卻還要挑動他的怒呢？並且那秦國要玉，趙國不給他，玉兩方面都沒有什麼曲直呢？送了玉，秦國不給他，城，曲在秦國，秦國拿回城來，卻是玉仍還轉曲在趙國，想便得曲在秦國，那就不如棄了這塊玉，怕拋棄這塊玉，那就不如不送給他，想那秦王既然照了地圖送給城池，又設了九賓，齋戒沐浴的受他的玉，其勢不能不給城。如果送了玉，卻城池不給，相如尚可以到秦王面前說這「臣本來知道大王的不能給城呢，想那塊玉豈不是趙國的玉麼？那十五個城池，是秦國的寶貝呢。現在如果大王因為玉的緣故，失去這十五城十五城的子弟，六家都要埋怨大王，拿來拋棄我們像草芥的一般呢。大王弗給趙城，卻是騙取趙國的玉了，因為一塊玉的緣故，竟失信在天下，臣請求就死在這裏，拿來表明大王的失信。」這樣做去，秦王未必不還那塊玉呢。現在卻怎麼羞跟來的舍人，藏了玉逃回去，卻誇直道在秦國，幸而這時候秦的意思，不要想和趙國絕交罷了，不幸當時秦王動了怒，卻殺相如，在市朝上面，武安言領了十萬大兵，壓節的境界，並且責問那塊玉和失信。一次打勝，相如族滅，二次打勝，卻是那塊玉，到底入秦國了，吾所以說道：「相如的能夠保全這塊玉的，實在有天保佑呢。」至於他瀕池會上用險惡的手段，在虛願手上用柔軟的手段，那是越國越有神妙的手段了，所以能夠保全趙國的緣故，上天真的是成全他麼？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憲及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謂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署。文長每見，則高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冑之士，靡不聽命。行不效，舉頭，而文長以部

下一諧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劉真長與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然竟不偶。一語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一語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崩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一語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噴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弱人之寒起。一語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享人者所敢望也。一語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一語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駭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惡夫。一語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一語蓋勁中媚姿。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者。自有餘態者也。一語閒以其餘旁溢為花鳥。皆超逸有致。一語卒以疑殺其繼。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伴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一語。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探之有聲。或以利鎗。雖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一語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一語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

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數奇不偶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困園。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閒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後生即見知於君臣，則見重於世，身雖不貴，未為不遇也。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贊語亦極

【評語】文長固致奇不偶，然而致身幕府，為天子嘉歎，不可謂不遇矣，而竟抱憤而卒，何其不善全乎？非石公識之殘編短簡中，幾埋沒千古矣。

【白話】徐渭字文長，做山陰的諸生，聲名很好；薛公蕙做浙江考校的時候，奇他的才情，有國士的看待，然而運氣不好，屢次考試常常不得志。中丞胡公宗憲聽見了，請他做個幕客。文長每次見面便著麻布衣服，帶黑色的頭巾，縱橫談論天下事情。胡公大喜，這時候胡公督領邊兵，威望鎮壓東南，著軍服的將士，跪了講話，蛇行匍匐，不敢仰起頭來。卻是文長拿部下一個諸生去驕傲他，一般議論的人，比他做劉真長、杜少陵呢。恰巧胡公得着一隻白鹿，請文長做一張表章，表章上世宗大喜。胡公因此愈加奇他，一切條陳奏章都出他手下。文長自負有雄才大略，喜歡用奇計，談論兵事，都屬中肯。看世上一切的事情，沒有可以合意的，然而終究不遇時。文長既已不得志在官的方面，就此放浪在酒裏，恣情在山水中間，走齊魯燕趙的地方，窮竭游覽北方的沙漠。他所見的山崩海裂，沙起雷行，雨鳴樹倒，幽的山谷，大的都會人物魚鳥，一切可怕可嚇的形狀，一切都發揮在詩上。他胸中還有蓬蓬勃勃不能磨滅的氣概，和英雄失路立脚無門的悲憤，所以他的詩像是動怒，像是嬉笑，像水聲。

在峽中鳴叫，像種子從泥裏出來，像寡婦的夜裏哭泣，像旅客的寒夜起來。雖是他的體格，時常有卑下的；然而巧思獨出，有王者的氣度。不是那作婦人態去奉事人家的所敢比擬呢。文章有卓絕的見識，氣度沈靜，卻是規法嚴正，不拿模仿比擬，損他的才情，不拿議論傷他的格調。韓愈會望的一流人物啊。文長既常常不和時調相合，當時所謂文壇盟主的人，文長都大聲呼叱去罵他，所以他的名望不出浙江。悲傷得很呢。文長喜歡寫字，筆意像馬的奔馳，像他的詩在蒼老有力中間，跳出嫵媚的姿態。歐陽公所說「妍媚女老，自有餘態的呢。」聞或拿他空手來的時候，旁出畫花鳥，都是超然物外，自有風致。到底因為疑心，殺了他的繼室，下獄論死罪。張太史元汴極力排解他，纔得出來。晚年憤恨愈深，假裝顛狂，愈加利害。顯貴的人到門上，或者拒絕不納。時常攜了錢到酒店裏，呼下賤的人和他一同飲酒，或者自己拿了刀斧，擊破他的頭，血流到面上，頭骨都折斷。屢他有聲音的，或者拿了快的錐子，刺他兩隻耳朵，深入一寸多，竟不能死。周望說：「他晚年的詩文愈加奇特。」沒有刻本文集藏在家裏。我的同年有到浙江做官的，託他抄錄，現在沒有到。吾所見的徐文長集，不過殘缺不全的書兩本罷了。然而文長竟因為不能得志在當時，抱了憤恨死亡。石公道：「先生的運蹇不停，就此變做狂疾，狂疾不停，就此下在監獄。古今來文人的牢騷困苦，沒有像先生一樣的呢。」雖是這樣說，胡公是世上少有的豪傑，世宗是個英主。幕中的待遇特別加重，是胡公知道有像先生一樣的。表章上去，人主快活，是人主知道有先生了。不過自身沒有貴顯罷了。先生的詩文崛起一派，掃近代荒蕪污穢的積習。百代以下，自有定論有什麼不過呢。梅客生曾經寄我一封信道：「文長是吾老友，病患比人家奇特。人奇特在詩上。」吾說：「文長沒有地方不奇特的呢。沒有地方不奇特，所以他沒有地方不運蹇呢。悲傷得很啊。」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及手便顯出，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闕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

編墓

嗚呼亦感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草野之無聞者，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以公曰：死或重於生，然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雖縲絏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此而仆之。也。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魏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遠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謀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五人即今之僦。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虞若生

嗟夫！大闢之亂，縲紲而不能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駁精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此言五人之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闢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縲絏，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發案

不身發也。四自也。此言五人之死，雖係於官，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社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罵行，視五人之死，元輕重，固已

如哉！

略此五人不詳

是以藜洲周公，忠義暴衆，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

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

固百世之遇也。五人至之稽顙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

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反發一發故

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

於社稷也。語意作賢士大夫者，罔卿因之吳公，太史又起文公，孟長姚公也。出大類

作誌

【評語】 議論隨敘事而入，感愾淋漓，激昂盡致，當與史公伯夷屈原二傳，並垂不朽。

【白話】 這五個人，實在因爲藜洲周公的被捉激動，在義氣死在這上的呢。到了現在吳郡的賢士大夫，請求在

當道面前就除去魏大監廢祠的地址，拿來葬他，並且立塊碑石，在這墳墓的門前，拿來褒旌他的所爲。咳，也真

是難得了那五個人的死，離開現在，做了墳墓去葬他，這中間的時候，不過十一月罷了；想那十一月的中間，凡

富貴的人和慷慨得意的人，他們生病死的，死了埋沒聲名，不足稱道的，也實在不少了；何況在草野中沒有名

聲的人呢。但是這五個人，光榮赫赫的，是什麼道理呢？吾還記得周公被捉的時候，在丁卯三月的月半，吾社裏

行爲做士人先導的，替他聲名大義，聚積資財，拿來送他的行，哭聲震動天地，逮捕的人提劍上前問：「那一個

是哀憐他的？」衆人才能忍受這氣勢，動手打架把他打倒地上。這時候大中丞做蘇州撫臺的，是魏忌賢的私

人，周公的逮捕就是他指使的，蘇州百姓正在心裏痛恨他，那裏就這這大聲呼叱的時候，大家便鬧起來去驅

逐他，中丞藏在廟所邊頭簷色下面，逃免個死，後來拿吳民的謗亂請朝上發令查辦，按了法律，誅戮五人名，叫

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楊周文元，就是現在高高的在墳墓中間的呢，然而五個人當臨刑的時候，意氣揚揚，飛

騰呼中丞的名字去罵他，談談笑笑，從容的就死，斷頭放在城上，顏色沒有一些變動。有賢士大元，拿出五十金，買五人的頭，藏在太監中間，到底和屍合葬，所以現在的墳墓中，完全是五個人呢。咳，魏太監的亂，大人先生能夠不變他志，問的，泗水這樣的大青幾個人呢，卻是那五個人，生在編氓行伍的中間，素來不聽見詩書的教訓，激昂慷慨在大義上，走到死路上，自己不顧也爲什麼緣故呢？並且假的上論紛紛傳來，牽引同黨的逮捕滿布天下，到底因爲吾吳那的發憤一擊，不敢再有株連窮治的慘事發生。魏太監也伸伸縮縮的怕大義非常的謀略，雖在驟然的發生到了聖人出來，魏太監就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說是五個人的力量呢。從這樣看來，那就現在的膏脣顯位，一旦抵了罪，或者脫空身子逃走，不能容納在遠近地方，並且還有剪了頭髮，閉了門戶，假作顛狂，不知道走向那裏去的，這羞辱的人，卑賤的行，比毀五人的死亡輕重究竟怎樣呢？所以剡洲周公忠義顯白在朝廷，天子贈他美顯的諡法，榮耀在身後，那五人也能夠加上他的墳墓，凡是四方的人，過他墓前，沒有不拜跪並且哭泣的，這真是百代的道選呢！不是這樣，如果這五個人保全他的頭顱，拿來老死在戶牖的下面，拿來盡他的天年，人家多能夠拿奴隸差使他，怎能屈豪傑的一流，捏了手腕的，在墓道上太息發他志士的悲傷呢！所以吾和同社的許多君子，哀這墳墓，空有一塊碑石，因此替他做篇記，也拿來表白生死的大匹夫的有重在國家呢，所說賢士大夫的人，就是閩鄉名因之的吳公大史，字文起的文公和孟長姚公呢。

上海大文書局
加三成

版權所有

仿宋版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七版

止觀古文

角九價實

加酌郵費各省遠送

出版者 上海大文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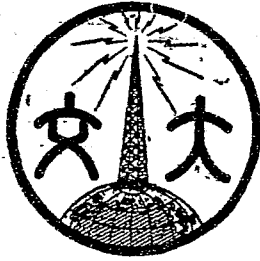
印刷者 上海大文書局

發行者 上海大文書局

上海海甯路甯安里三八號

電話四〇四二三

82
4000000000



BC
94.1
4